旅行雜誌

西南文化專號【下】

西南文化專刊

林森



「仲家」小姐的姿態很大方，輕輕地牽着我過橋。（黃堯）

民國三十二年三月

第十七卷 第三期

桂林出版

CHINA TRAVELER

Vol. 17. No. 3 MARCH 1943.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KWEILIN, CHINA.

信誼化學製藥廠

華西總辦事處
重慶新生路一二七號

本藥廠創立迄今，已垂一十八年，規範宏大，設備精良，萃集醫藥界之英才，從事於科學之研討，先後發行自製靈效藥品，數百餘種，行銷全國及南洋各埠，卓著聲譽，茲例舉其最著者如下：

名目	主治
好力生丸	養肺強身
男女維他賜保命丸針	精神萎頹
力弗肝片針	各種貧血
食母生片粉	胃病腸疾消化不良
新惜花散針	梅毒及密螺旋
胃痛靈片	肝胃氣痛
司泰靈片	頭痛牙痛神經痛及風骨痛
萬可靜片	偏頭痛月經痛及胃痛等
西他新片針	壞血病及各種出血性疾病
愛惜克淋	淋病及各種傳染病
阿米脫痢丸	痢疾腸疾患
濃淡牧熱速針	瘧疾傷寒扁桃體腺等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濬瀹新知

林森

林森

續禹之緒

李根源

廣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廣告

出品

純淨白糖　足力酒精　仕敏土
陶瓷器皿　皮革用具　各式鑽床
刨　床　車　床　各種機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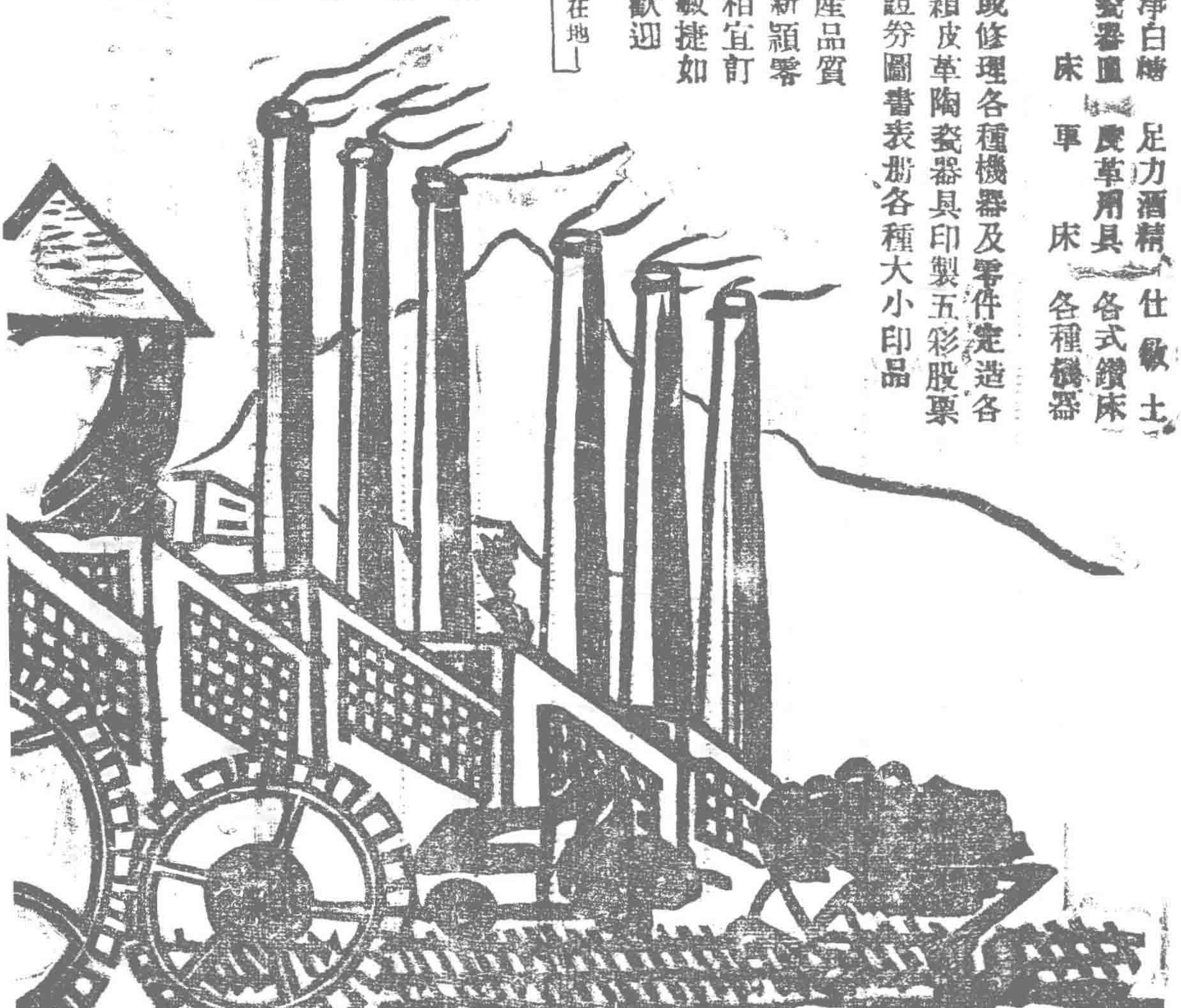
承接

配製或修理各種機器及零件定造各種新穎皮革陶瓷器具印製五彩股票債票證劵圖書表册各種大小印品

本公司各廠產品質料精良式樣新穎零沽批發價格相宜訂購訂製交貨敏捷如蒙光顧無任歡迎

本公司各工廠所在地

貴縣　糖　廠
桂林　仕敏土廠
柳州　酒糖廠
柳州　機械廠
桂林　印刷廠
寶陽　陶瓷廠
柳州　製革廠



總辦事處：桂林風北路42號　電報掛號0190　長途電話9148　自動電話2764　9148
營業處：桂林　中南路60號　柳州　培新路28號　梧州　大中路東園路8號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七卷　第三月號　目次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版

歷史上的入滇通道……鄭天挺……五
夢覺四首……吳宓……八
雲南尋甸縣黑夷作祭禮俗記……馬學良……九
大理的幾種民間傳說……羅莘田……一五
車里水擺夷的社會組織……姚荷生……二五
從文獻上所見的西南夷語……游國恩……三七
西南之農業與改進……胡宏基……六一
苗區小訪（漫畫）……黃堯……六四
蜀道難序……冰心……六六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雲南漢夷雜區經濟……李有義……六七
遊北溫泉雜詩……索以……七六
雲南工合之出品……南潘……七七
昭通之製革業……南潘……七八
雲南之水利及其前途之展望……楊勵明……七九
南嶽重遊（續完）……盛成……八五
憶華嶺……孫錫祺……九九
路南紀遊雜詩……久菴……九七
西南行……劉天行……一〇〇
雲南蛇類的初步調查……成璽　張慶泰……一〇一
大理石的尋求……曾昭掄……一〇九
憶芒市——邊地文化的素描……田汝康……一一二
瀾滄的八祭……得標……一一六
旅訊……編者……一一七

慶豐皮革廠

飛球商標

專製各種機器皮帶

以供全國國防各大工廠

廠址：桂林[illegible]金岩

辦事處：[illegible]路一一九之六號

四七一二三二

歷史上的入滇通道

鄭天挺

古代入滇的東南西三道

歷史上關於入滇道路的記載，最早的是史記西南夷列傳所記：「楚威王（後漢書華陽國志都作楚頃襄王時。）命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千里，以兵威定屬楚。」莊蹻所循而上的江，據通典卷一八七夜郎國注說[illegible]他「[illegible]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且蘭[illegible]，可[illegible]蹻是由湖西經貴州而入滇的。[illegible]道。漢武帝建元六年（西元前一三五）[illegible]，[illegible]西北牂牁江[illegible]，牂牁江[illegible]以行船，於是蒙上書請「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illegible]。[illegible]番禺城下的江，就是現在西江。西江上源[illegible]江，[illegible]江與盤江，盤江有西二源全在雲南境[illegible]右江上源有西洋江[illegible]由廣西邊境百色[illegible]。[illegible]可以認是古代入滇的南道。元封二年（西元前一〇九）漢武帝發巴蜀兵以臨滇，其後命[illegible]的詳細路程雖不得知，但全是由四川南行至雲南道，可以說是古代入滇的西道。大概古代入滇大道不出這三綫。史記西南夷列傳載有「秦時常頞略通五尺道」一個記載，前人解釋五尺道多半說是形容地之險狹，如淳說「道廣五尺」，司馬貞說「謂棧道廣五尺」，顏師古說：「其處險阨故纔廣五尺」，全沒有舉其所在。李泰括地志說「五尺道在郎州」，唐初郎州後改播州（新唐書四十一地理志）就是現在貴州遵義。但通典卷一七六又說五尺道在戎州，戎州就是現在四川宜賓縣。兩說不同，相距甚遠，又無其他證據，不知是否直達雲南。

唐代的南北二路

唐代通雲南多經過四川，大道有南北二路。當時南詔蒙氏先都蒙舍川（今蒙化西北）後都羊苴咩（今大理），交通的中心在現今迤西。樊綽蠻書上說「從石門外出魯望昆川至雲南謂之北路；從黎州清溪關出邛部過會通至雲南謂之南路。」石門在今四川慶符縣南，隋史萬歲南征所開。新唐書卷一五八韋皋傳所說「遣幕府崔佐時由石門趨雲南」即此

四七—一二三三

道。魯望就是現今曲靖。蠻書說過石門外第九程是魯望即蠻漢兩界，曲州靖州廢城皆在；舊雲南通志說靖州故城在南寧縣南十五里，（阮氏雲南通志三十五）南寧民國改稱曲靖。昆川就是現今昆明。蠻書說拓東城鳳伽異所置，其地漢舊昆川。可知唐代入滇的北路是從今四川南谿慶符縣之石門南下，經過曲靖昆明的。新唐書四十二地理志戎州開邊縣注所引貞元十年（西七九四）袁滋劉貞諒使南詔的路，也是這條綫。（余別有唐使南詔路考）

新唐書四十二地理誌嶲州越嶲郡注說「有清溪關」，蠻書說「黎州南一百三十里有清溪峽，乾元二年（西七五九）置關，關外三十里即為嶲州界。」因為關在黎嶲兩州交界處，所以新唐書與蠻書所記不同。就現在來說，就是西康漢源縣南。唐邛部屬嶲州，故城在今西康越嶲縣北。會通河今名老口河，源出西康會理東南入金沙江（阮氏雲南通志二十五）清統志三百五四川寧遠府。）但會通河之名不見於通典兩唐志蠻書南詔野史等書，懷疑是會同之訛，會同城在今西康會理縣北，總之經過會理是無疑的。可知唐代入滇的南路是從四川西部今劃入西康省之漢源縣以南的清溪關南下，經越嶲會理渡金沙江而入雲南，新唐書四十二地理志嶲州越嶲郡注所引貞元十四年（西七九八）劉希昂使南詔的路，同蠻書內自四川成都府至雲南蠻王府州縣館驛江嶺關塞里數所列路程，一切經音義八十一求法高僧傳內從蜀川南出，經越嶲永昌西行入天竺的道，全是這條路。關於蠻書記載可參閱向達先生蠻書校注，見國立北京大學文史專刊

五代及元的通道

五代通雲南的大道，據五代會要所載，後唐天成二年（西九二七）雲南使趙和是從大渡河黎州入中國，這還是唐代的南路。至於宋代，因為書闕有間就不大清楚了。元憲宗二年（壬子，宋淳祐十二年，西一二五二。）忽必烈以皇弟奉命帥師入雲南，次年自臨洮次塔拉，分三道進兵大理。忽必烈由中道，經滿陀城過大渡河，渡金沙江至大理北四百餘里之磨些部界。詳細的路程現在學者還在研究，但他所走的路全是崎嶇的小道。元史說「經行山谷二千餘里，」又說「山徑盤屈，舍騎徒步，（鄭鼎）嘗背負世祖以行，」可以想見其困難。（見卷四世祖本紀又卷一二一兀良合台傳卷一五四鄭鼎傳，鼎傳誤世祖為憲宗，憲宗未嘗至雲南。）忽必烈即位以後，所開的雲南站赤道路，就元史本紀所載，還是從敍州烏蒙走水路，或是從慶符經鹽井到中慶走陸路，（見卷十六至元二十八年本紀，同永樂大典一九四一六至一九四二六站字。）敍州就是宜賓，烏蒙就是昭通，鹽井就是鹽津，中慶就是昆明，這條路就是唐代北路。

明清驛路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西一三八一）命傅友德藍玉沐英分兩路入滇，一路由永寧（四川敍永），趨烏撒（貴州威寧）；一路由辰沅（湘西）趨貴州經普定（安順）普

安攻曲靖（明史一二九傅友德傳）前者雖然由川入滇可是與唐代的南北路又並不盡同，後者大體相當於古代入滇的東道。在當時，由辰沅經貴州入滇並不是通衢大道，而且羣山盤鬱。所以明太祖諭傅友德說關索嶺本非正道，正道乃在西北。（韋漢閣書編，康熙貴州通志引楊士雲請開金沙江書）。關索嶺在今貴州鎮寧縣西，關嶺縣東，（滇黔以關索嶺稱者五，黔之鎮寧滇之尋甸新興澂江江川是也，見阮修雲南通志二十引程封關索嶺辨。）是崖嶺重疊之處。太祖所謂正道在西北，是指唐代由四川入雲南的南路。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雲南既定，太祖命置郵傳通雲南開築道路，各廣十丈，準古法以六十里爲一驛，（明史三一一四川土司傳，其事不限於烏蒙諸部也。）驛站既通，於是自湘西至貴州由貴州入雲南，成了明清兩代的大道。雖然迂迴於萬山之中，可是入滇正道惟此一綫。

到了明朝嘉靖以後，許多官吏以及本省士紳全主張多開通道，大概有三種主張。萬曆時在京滇籍官員王元翰同雲南會試舉人楊提等主張另闢新道，由廣西府（今雲南瀘西縣）入廣南府（今雲南廣南縣）再入粵西田州（今廣西百色）可以水道下留都，陸道達湖廣常德，以爲「不惟寬夷足容九軌，且較之走貴州者捷近數千里。」（王元翰凝翠集）嘉靖時滇宦楊士雲以及雲南巡撫賁亨汪文盛巡按毛鳳韶等則先後主張利用金沙江以通四川馬湖府（阮氏雲南通志四十二引康熙通志）。天啓時雲南巡撫閔洪學又主張滇路粵蜀並開，（阮志四十一）一路從金沙江趨會川（今西康會理）建昌（今西康雅安）入川，一路從田州歸順（今廣西靖西）泗城（今廣西陵雲）安隆（今廣西西隆）分道入粵。一路是唐代的南道，一路相當於古代的南道。事實上，這幾種新道，因種種障礙全沒實行。當時閔洪學赴雲南巡撫任，因爲安氏舉兵，黔道梗阻，是從湖南湘潭走衡（今衡陽）永（今零陵）到廣西又經桂平（今縣下不復註。）蒼梧溯潯江而至南寧，再從養利經龍英土界（今西西龍茗）入雲南，從廣南至臨安（今建水）再入昆明。這條路是他所說的歸順一綫。他從南寧到臨安走了五十多天，而且艱苦備嘗，其交通不便可知，無怪新道難成了（阮志四十一。）

據清會典事例從湖南常德到雲南昆明的驛道所經如下：湖南武陵（今常德）—桃源—沅陵—辰谿—芷江—晃州（晃縣）—貴州玉屏—青溪—鎮遠—施秉—黃平—清平（鑪山）—貴定—貴筑—淸鎮—安平（平壩）—普定（今安順今之普定爲舊定南所，）—鎮寧—永寧（關嶺）—安南—普安——普安廳亦資孔驛（今屬盤縣）—雲南平彝—南寧白水驛（今屬曲靖）—霑益—馬龍—尋甸易隆驛—嵩明楊林驛—昆明。

這同現在的公路所經實在一樣。清代除了入黔驛道而外，又

有入川一道，就是：霑益—宣威—貴州威寧—畢節——四川永寧（敍永）——也同現在的公路所經一樣。

此外清代還有運銅的四道，同運粵鹽的一道。清制雲南省廣南開化兩府辦銷粵鹽，粵鹽全是從百色方面進來，這就是所謂運鹽一道。清代各省鼓鑄制錢的白銅，全仰給於雲南的湯丹廠，湯丹山在會澤西南一百六十里，今屬巧家縣境內，（王昶雲南銅政全書。）當日所產的銅全要設法運至四川瀘州，沿江而下，集中於漢口，因為出產的多，同各省需要的切，所以從出廠至瀘州分了四條運道，以求敏捷：一道由湯丹廠用車運至尋甸，再經貴州威寧而到永寧（敍永）轉瀘州；一道由湯丹廠用馬馱至東川，（會驛）經魯甸奎鄉昭通鎮雄而到永寧轉瀘州，一道由廠車運至尋甸，然後由羅星渡水運到瀘州；一道由廠馬馱至東川，然後由鹽井渡水運到瀘州（阮志七十六）。當日白銅是雲南出境物品大宗，因為輸運的多，所以隨之而往來者也多，雖是運銅的道，也成了交通要道了。

三十一年十月二十日陰曆九月十一日昆明。

夢覺四首（庚辰冬作）

吳宓

序曰：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六）夕，予在牛津接海倫自美國米西根大學電函，許以終身，約為伉儷。其後蹉跎舛誤，卒致離分。忽忽十年，又逢此日，積所感痛，成為四詩。

夢覺十年海外身。滄桑歷刼漸超塵。
惟祈速死完生債，盡祛浮榮識本眞。
空色緣多終識一，誠明得智更依仁。
蝸居敝服奔馳好，羅綺溫馨隔世珍。

朶雲飛降記當時，審約白頭喜可支。
私幸雲萊獲馬麗，強如伯喈贅牛姬。
投林鳥倦棲同樂，飲水魚溫驗可知。
豈意蹉跎成永別，蓬山路斷不勝悲。

南渡西遷問死生。舊遊福地盡刀兵。
歸雲樓燼傷如是，錦樹林深弔玉京。
鳳紙但能通片語，鸞膠敢望續前盟。
悠悠世論非吾計，讀罷楞嚴淚解情。

瓊樓孤處甚高寒。魔國橫流舉事難。
常恐多財為患害，況憎衆口起波瀾。
碩人美賦莊姜女，金石殘編李易安。
念念從君君未曉，老來強恕許心寬。

雲南尋甸縣黑夷作祭禮俗記

馬學良

一 前言

黑夷自稱曰納索普，漢人稱他叫夷邊。三十年[illegible]央研究院史語所派我到雲南尋甸縣調查黑夷語音文字，當時住在鳳儀鄉中心小學，承該校校長李忠誠先生，約我參觀他的家鄉阿世卡村黑夷作祭的典禮，雖然在荒山中飽嘗二日夜風寒之苦，但許多聞所未聞的夷人禮俗，能夠親臨目覩，也就感到苦中的樂趣了。

二 作祭的意義

作祭是黑夷追悼死人的最大典禮，據說死人經過作祭後，在陰間才能走入光明之路，消除疾苦，並且可以安慰生者之悲哀。富足的人家在人死後，就擇定吉日作祭；貧寒之家，也有延遲數年，節衣縮食，積蓄一筆作祭費，才能舉行的。因爲夷人注重孝道，死去的先人，如果不能爲他作祭，便終日疾首蹙額，哀毀不已，必須籌得巨資，甚至毀家蕩產行這個祭禮，子孫們方感殁存俱安，少慰孝思。據我調查的結果，這個祭禮原來受一個有力的神話所支配，使他們不得不走入迷信之路。

三 作祭的神話根據與古歌謠

相傳三國時候，各部落的酋長叛亂。有個名叫莫盧安遞的農夫，僅生一子，年方三歲零三月，就奉酋長阿基的征調命令。莫盧安遞的妻子不忍幼子從軍，便星夜跑到酋長阿基跟前先後繳納金銀絹帛僕婢牲畜等，請求免役；無奈酋長堅不允可。這時莫盧安遞之妻只得忍痛叫他的兒子去服兵役，臨別的時候，囑咐他的兒子說：「兒啊！你去當兵到了三年零三月之日，定要回來；若不回來也要帶信來，免得爲母的掛念。」他的兒子便遵命拜辭從軍去了。

光陰荏苒，轉瞬已滿三年零三月，眼見和她兒子同去的伴侶都相繼返里了，惟有她的兒子音信杳然。這時老媪日夜焦思，倚閭候望，不見蹤影；於是她便跑去問歸來的同伴，也沒有消息，可憐的老媪從此失望了，悲悽的跑到鄰舍家託附道：「如果我的兒子回來，你們告訴他，就說你的媽媽望你不還，到山上找水飲，找草吃去了。」說畢，便去深山中墜崖死了。

老嫗死了不久，她的兒子回來了，走到房對面，遠望鄰舍屋中炊煙裊裊，自己的房子却沒有炊烟；走到村中，鄰舍家鷄鳴狗吠，自己家裏雞犬無蹤；走進屋裏，柱上生青菌，鍋竈長青苔，祖靈牌也織滿了蛛網。喊聲母親，不見回應，滿目淒涼，不禁號哭着去問村鄰，方知慈母已死！這時他哀毁不已，哭着去叢山巉崖中去尋找他的母親的尸首。他站在崖頭喊一聲「媽」，崖對面聽得應聲，但終不見他母親的蹤影。後來他暈倒在崖石上，夢見他母親對他說：「兒呀！娘的全身已變，只有頭上及腋下的毛髮和三個趾甲尚未變化，你可以把這崖上的三叢尖刀艸取回，把崖腰那叢未被牛羊麂鹿嚙食過的尖刀草，紮成草俑，作衣服給他穿，斂以棺木，請畢摩（夷族司祭的巫師）唸經，宰牛羊祭供，如此就可安慰你想念我的孝思了。

他醒後便依照他母親的話去作，果然不再思念他死去的母親，從此便形成夷人作祭的禮俗了。現在夷族還流傳着關於作祭的一首古歌謠，作祭時由幾位老人歌誦，就是歌誦[illegible]神話。現在也一併譯錄如下：

莫盧阿達子，生三年三月，征兵到彼身；莫盧阿達母進謁阿基王，「阿基酋長呀，金銀一千兩，可否抵兵役？」阿基酋長道：「金銀如冷石，不能抵兵役。」「阿基酋長呀，綢緞一千疋，可否抵兵役？」阿基酋長道：「綢緞如腐葉，不能抵兵役。」「阿基酋長呀，牛羊一千頭，可否免兵役？」阿基酋長道：「牛羊如浮雲，不能抵兵役。」「阿基酋長呀，僕婢一千名，可否免兵役，」阿基酋長道：「僕婢增羞恥，僕婢竊議人，不能抵兵役。」莫盧阿達母，惆悵無所施，轉回家裏來，「小兒啊小兒，酋長阿基王，金銀也不要，綢緞也不要，牛羊也不要，僕婢也不要，定要兒當兵，」莫盧阿達母，「小兒啊小兒，三年三月後，兒不親轉來，也須帶家書，」莫盧阿達子，行三年三月，既不親返轉，又不把信傳；莫盧阿達母，思兒心悲傷，雪山伴鶴去，飢食山間草，渴飲黃泉水。（此數句喻死，夷人謂人死後登大雪山伴鶴仙遊。）小子轉家來，行至房對面，別家烟裊裊，己家無炊烟；別家狗狂吠，己家無犬吠；來到己家中，柱上出青菌，竈塘生蘚苔，門楣繞蛛網；跑到上村去，「請問大祖母，得見吾母否？」上村祖母道「不曾見爾母，爾母去放猪，伊豬失了蹤，尋覓猪去了，」跑到中村去，「請問二祖母，得見吾母否？」中村祖母道：「不曾見爾母，爾母樵柴去，伊刀失了蹤，尋覓刀去了，」跑到下村去。「請問大祖母，得見吾母否？」下村祖母道：「不曾見爾母，方爾當兵去，三年三月後，若不親轉來，允許帶家書；三年曾三月，不見親返轉，何不把書傳？爾母思兒悲，飲黃泉去了；爾若思爾母，崖上呼三聲，崖下卽得應；崖下呼三聲，崖中卽得應。」莫盧阿達子，跑向崖間呼，伊母回應道：「小兒啊小兒，娘首已變完，三根髮不變；娘足已變完，三趾甲不變；小兒啊小兒，爾若思念我，崖

頭那叢草，麋鹿所嚙食；崖下那叢草，牛馬所嚙食；崖中那叢草，兒去割下來，製衣給他穿，製褲給他着，兒若思念母，椎牛祭奠他，黑猪祭奠他。剎羊祭奠他作馬給他騎，從此慰孝思，永不忘爾母。」

這首古歌已詳盡的說明了作祭的原因，以下再分述作祭的各種儀式。

四　作祭前的種種準備

在作祭的前幾日，在村外的荒地上，選定祭場，建立青棚，砍火把松枝等，並派人通知死者的後家母族，由後家規定祭儀，主持喪事，這是夷族至今猶注重母系的一個例證。

作祭的前夜，先舉行家祭，由畢摩領導吹着比利，（一種類似喇叭的樂器）到死者墳地中割取一叢尖刀草，在墓前殺鷄誦唸家祭經；這時畢摩高呼死者名字三聲，意爲叫死者之靈魂附於草上，據謂草搖動時，即死者靈魂附貼之時，即由長子負草歸來，由畢摩紮成草人，衣以服飾，並以竹篾製成小棺材，把草人斂入其中，方殺雞誦祭，至深夜方止。

五　作祭的景況

1　祭場一瞥

作祭的祭場，多在村外選擇一所曠地，正中用青葉建一大祭棚，祭棚的上方，建立後家與畢摩所住的青棚各一，旁邊是廚房及賓客的青棚。

2　入祭場的情形

作祭的早晨，吹着比利，由家屬親友等引導棺柩由家中抬入祭場，並用一匹馬馱着死者的全套衣履，表示此爲死者靈魂所騎之馬。當靈柩入場之時，燃放火炮三響，人馬靈柩繞祭棚三匝方行入內。靈柩設於棚中的木架上，柩旁由畢摩插白柴青枝，意爲隔離外間鬼神入內分享祭儀。柩四角插四棵小青松，前置一陰間打狗棒。柩下方地面舖以松毛，爲孝子守靈柩之處。靈柩前面置一小供桌，上置升斗，內盛鹽與米，每當宰牲祭獻時，必以鮮血塗鹽上，以示敬獻之意。關於用升斗之意義，據謂爲陰陽交接鬼神聚合之處。安置妥當，便殺豬祭祀。

3　親友獻祭情形

黃昏時，來祭獻的親友，吹着比利，陸續入場。每到一場，先由主家吹着比利至場外迎接。入場後，炮聲樂聲喧嚷全場，如同趕山會般的熱鬧。先繞祭棚三匝，然後入棚獻祭叩拜。所帶的祭禮，多爲雞羊酒肉糧食等。

4　後家入場獻祭的情形

是晚大家所瞩望的是後家的蒞臨，他們往往在末後入場。當

後家來到祭場附近，主家就號哭往迎，所有的鼓吹手都一齊奏起哀樂，炮聲鑼聲更比迎接親友時還要熱鬧。後家繞祭棚三匝後，步入祭棚。孝子們伏跪在靈柩的兩側，慟哭失聲，表示見了死者的親人，益感悲傷，直至後家殷殷撫慰方止。

5 祭場夜景

親友到齊後，黑暗的祭場中，燃起熊熊的柴火，親友們圍火跳笑。富裕的主家，有雇用四五十幫的鼓吹手，奏着各種小調。時近子夜，就舉行火把禮，由親友各執火把，領導着孝子到主人家中去取各色祭饌，如米、鹽、酒、肉、蕎、葱、蒜、烟草等，並置孝布二疋，牽着一隻綿羊，再回到祭場，繞場三匝，火焰像萬點烟火，在黑暗中燦爛飛躍，表示追悼死者的舞踏。這時行列在祭棚外繞行，像一條火蛇似的蟠踞着進入祭棚。由畢摩把牽來的羊拉在靈柩前面，為生祭，同時唸追悼經。唸畢端着由家中取來的祭饌，喚着比利，去後家棚中，將祭禮陳列在後家面前，並斟酒一杯，把烟葱蒜肉等掐一點置酒中，然後遞給後家一段火把，表示讓他為死者照着享祭的路，並把孝布送給後家披戴。此時所供之祭禮，如果不豐滿，便要受後家的叱責了。

迎接後家到祭棚後，便在祭棚左方由後家燃起一柱大火把，表示後家用火把照耀死者之路；然後由孝子陪同後家向火把上灑酒跪拜，鼓吹手列成一排，奏着祭樂，畢摩喃喃的唸着經，在光明的火把下，樂聲炮聲響成一片。

6 誦經追悼

火把禮後，便由畢摩用鐵手鐲一對，套在一把銅勺上搖動着，誦唸人生一世經，孝子們跪伏在靈柩旁面。這時全場肅穆寂靜，畢摩搖動着鏗鏘的金器，含着悲切的聲調，誦唸下面發人哀思的幾本經文，茲將夜祭所唸的幾種經文，約舉數節如下：

人生一世經，該經為追悼人生一世之事跡，如「爾生方一歲，只會呱呱泣；爾生二歲時，只會拍手嬉；爾生三歲時，始辨父母手；爾生四歲時，會去鄰舍遊；爾生五歲時，隨娘去舅家；爾生六歲時，會說夷漢話；爾生七歲時，會讀夷漢書；爾生八歲時，父母為婚娶；爾生九歲時，成人理家務。」

慟泣亡人經，是子孫懷想亡者的一段經，語調懷切，如：「父靈見慟泣，見泣無奈何；見父手澤物，念父不見父；不見父號泣，不泣何可已；父不能見子，子亦難見父；眼淚潸潸下。莫哭切莫哭，孝思不在哭，設祭弔爾父；……逝者在今朝，今朝騎馬去；……騎上驊騮馬，約邀伴侶；爾去魂不去，爾去福不去，靈魂歸來兮，福祿歸來兮！」

此外如「東方已黎明，阿爹何長眠；」「阿爹遊逝後，子女無所依；」「見人有父母，獨念已爺娘，蒼蒼者青天，吁嗟無母人！」等一字一淚的詞句，孝子們往往被感動得泣不成聲，甚至在場祭弔的親友們也被這悲哀的氣氛籠罩着，不禁也啼噓不能自已了。

此種儀式完畢，東方漸漸放白，祭場的人們都帶着悲哀與疲倦的神情，隨着鼓吹手奏起哀樂，到孝子家去取一頭肥猪酒米等帶回祭場，作為朝祭的祭品。

7　朝祭

朝祭的儀式很簡單，先把猪牽到靈柩前，由畢摩唸過生祭經後，再殺了尸祭，這時由孝子送給畢摩酒米勞資等，表示酬謝的意思。

8　開路

朝祭以後，大家用過早餐，便各臥在舖松毛的綠草地上，迎着暖曦，休息一夜的勞累，直到午間方才起來舉行開路禮。開路的意義傳說人死後去到陰間，往往迷失途徑，受魔鬼阻難，不得超度，走入光明之路，所以要用畢摩指示陰路，開路經把一個人受教的程序分作三次：「幼年受母教，成年受師教，死後畢摩教。」畢摩所教者為陰間之事，可見畢摩是教導死者的老師了。

在舉行開路儀式之前，先由畢摩在祭棚旁邊用白柴青樹枝插成望鄉台之形，並在末端插竹籤十雙，尖端插飯團及生肺，後面八條插作×形的白柴，上面放置猪羊腿肋骨等，這些物品據說是為死者在陰間買路及飼狗之用；前方放置一升米，上置一塊鹽，並有一條竹根以備作靈心之用；（詳下文）最前端設一竹製弓箭，箭頭對準所插白柴中間之小路。佈置妥當，便把靈柩由祭棚中請出，放在所插儀式之前方，孝子們跪在兩旁，畢摩就誦唸開路經。經宣為指示死者在陰間所經過之地方，及一路應行之事，唸時並向致祭親友身上撒米粒，據說身上接受米粒較多之人，為表示豐足之兆。唸畢由死者之女婿或後家跪着射弓上所備之箭，向前方直射，傳說此箭可射退陰間阻路之一切惡魔。唸畢將紙紮的金童玉女人馬夫役等排列供祭，由畢摩拿一枝新筆蘸着混入雄雞冠上的血的墨，用一個面鏡照着紙人紙馬點畫耳目口鼻之竅空，名為「開光」；然後便開始發柩，這時由一老媼捧着一碗米，米上放置一個雞蛋，口裏喃喃的唸着，並用竹帚在柩底下一掃，表示不要被靈柩帶去生魂的意思，名為「喊魂。」

靈柩到了墓地，先由孝子們向後家敬酒，然後將靈柩及紙製人馬等，排在一處，由後家燃火焚化，跪拜而返。

9　設靈位

發柩的次日，便要設靈位。由畢摩用紅綠線紮山竹根一節，及綿羊毛少許盛入一個小布袋中，附在用竹子編成的一個小籠籠中，作為亡者的靈位。作靈位的意義固然是「永言孝思」，主要的意義則在嘉惠後裔，故儆藥經有「作靈位佑嗣子；嗣大清音，孫裔永昌盛。」等祝語。

至於靈位用竹根的意義，是根據一個有趣的神話來的；傳說古代洪水滔天時，世界上的人全數淹死了，惟有黑夷的祖人篤阿

木奉太白星君的指示，叫他挖一化桃筒躲在裏面，隨水漂流，得以脫險；當洪水退落以後，化桃筒掛在比古阿斥崖上，進退維谷，後來他攀扶着周圍的山竹，才得下來，因此山竹是救他脫難的恩物。自此後裔感念山竹救祖之恩，故與祖妣一同供奉，用綿羊毛的意義，是根據作齋經「祖裔如綿羊」一語來的，象徵後裔如綿羊之馴善昌盛。作靈位的方法，在餵藥經上有詳明的記載：「人若一節處，（指骨骼）用三節竹作；竹若爲三節，人則作六節；人若六節處，用九節竹作。……」此種作法在祿勸縣的黑夷還是遵經製作，所以他們的靈位是用線捆了幾十根的山竹條作成的；至於上述僅用山竹根作靈位的黑夷，疑爲簡化方法，至於用山竹的意義，則是同出一源的。

10　餵藥與打掃

餵藥的意義，據說死者帶病死亡，子孫們怕先人到陰間後，仍受病累，於心不安，所以把靈位設置後，便由畢摩根據死者之病症備藥唸經。架一小竹槽，由死者的子女跪着，用一小勺舀藥注入竹槽中流出，意爲餵給死者，從此無病。餵藥經上所載的藥材，無非是草木蟲魚鳥獸等的枝葉肝胆，醫治何病，如：「天空老鷹胆，綠鷹的膝胃，醫療目眩症；雲際鳶鷹胆，綠鷹紅鷹膝，可作健身藥；南方大蟒胆，綠蟒紅蟒胃，可作瘦羸藥；北方老虎胆，綠虎紅虎胃，可作昏暈藥；……胡椒醫傷風，生薑醫腹瀉，……」藥草的名稱很多，以上只是幾個例子而已。

餵藥以後，便由畢摩在各屋中唸經打掃，意爲驅除屋內惡魔邪氣，從此清吉，以免重喪，作祭大典至此方告結束。

至於作祭所用的牲畜，視貧富而定，祭經紀作祭之犧牲「椎牛如蟻堆，椎羊如白綢，椎猪如黑魚。」所費可知。不過現在已經不能如此祭獻了。但夷人注重孝道，至今仍有毀家作祭而不惜的。

三十一年雙十節寫竟於昆明

介紹馬學良君

馬君學良是羅莘田、李方桂兩位先生的高足，現任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前年曾在格南尾則調查撒尼語言，作成撒尼語語法一書，李方桂先生稱爲前此所未有。今年春又從李莊來滇，在尋甸、祿勸兩縣住了將近一年，從當地畢摩翻譯夷文經典多種。青年學者中精通夷文夷語的，他和高君華年可以算是「同門二秀」了。這篇文章對於夷家作祭的禮俗記載很詳，可供研究文化人類學的專家參考。

——編者

大理的幾種民間傳說

羅莘田

今年春天到大理旅行，從書本上和口頭上得到一些傳說的材料。承秦吾兄爲旅行雜誌索稿，特爲理出，以就正於讀者。

（一）觀音降羅剎

相傳大理古時候是澤國，洪水一直淹到山腰。人民住在山上靠着打野獸採果實來過生活。後來黑龍和黃龍打仗，把下關那裏打倒了，洪水一下兒落下去，才顯出這一片壩子來。在隋末唐初的時候，爲羅剎所據。羅剎譯言邪龍，性情暴虐，喜歡剜人眼食人肉，百姓受害，困苦不堪。貞觀三年癸丑（？）觀音大士從西天來，至蒼山五台峯下化作一個老人，到附近村子裏探訪羅剎和羅剎「希老」張敬的事實。人民一見老人愷悌慈祥的樣子都很敬愛他，把羅剎虐害人民的情況從頭到尾的訴說了一遍。老人很和藹的安慰他們，告訴他們羅剎多行不義漸漸要惡貫滿盈，大家只要靜心期待着，不久就可以過安樂的日子了。

後來觀音大士探知羅剎的希老張敬是阿育王後代張仁果的苗裔，爲人仁而不智，知道羅剎的暴虐，却沒法子規諫他，不過當時同羅剎往來最密的只有張敬一個人，觀音打算靠他介紹去接近羅剎，於是就化作一個梵僧住在張敬的家裏。過了十幾天，由張敬薦他見羅剎，羅剎一見梵僧心生敬愛，款待甚恭，問他喜歡什麼東西。梵僧但求一塊安靜的地方可以結茅靜修，地方的大小僅夠袈裟一展，犬跳四步就行了。羅剎慨然許之。梵僧即請立劵，並當衆宣誓。一切手續都辦妥當，梵僧當將袈裟一鋪，覆滿蒼洱之境；白犬四跳，佔盡兩關之地。羅剎一見大驚，後悔不迭。這時有五百青兵和天龍八部在雲端擁護，大作鑒證，羅剎枉自悔恨，也無可如何。乃善告梵僧曰：「我國土人民都屬你管了！鬧得我們父子連住的地方都沒有了，可怎麼好呢？」梵僧說：「這倒好辦。我另外有一個天堂勝境可以給大王住。」於是他在上陽溪澗內硺鑿出一洞，化爲金樓寶殿，白玉爲階，黃金爲地，化螺螄爲人眼，化水爲酒，化沙爲食，美味珍饈，陳設器具，種種俱備。羅剎到這裏面一看，覺得比舊時的國土還好，居然樂而忘返，並要求梵僧把他的眷屬搬來。梵僧等他

四七一二四三

的窖腸搬進去以後，大顯神通，用一塊大石頭塞住洞門，自己化作黃蜂飛出來。又叫鐵匠李子行拿鐵汁澆它，並且造了一個塔，鎮在洞上，叫他父子永遠不能出來。現在大理上陽溪蒼山山麓的羅刹閣，就是這段傳說的遺蹟。

觀音降羅刹以後，又授記細孥羅為大理國王。時張樂進求為雲南詔酋長，具九鼎犧牲，請細孥羅詣鐵柱廟祭天卜吉，忽有金縠鳥，一名金漢王，飛在細孥羅右肩，連鳴「天命細孥羅」三次，衆皆懽服。細孥羅遂登位，稱奇王，遂遣貢朝唐，子孫累世封王，傳至舜化貞，共十三代，凡二百三十七年（王崧本南詔野史作二百四十七年，註云：「蒙自唐高宗永徽四年癸丑至昭宗天復二年壬戌實二百五十年，滇載記作三百十年，亦誤」）。

這段傳說，除去起首的一小節錄自當地人的口說外，大部分見於白國因由（第一章到第六章）。白國因由是清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大理聖元寺主持寂裕刊行的，現在寺版還存在廟裏。據寂裕的跋語，此書蓋本於僰古通「逐段緣由原係僰語，但僰字難認，故譯僰音為漢語，俾閱者一見了然，雖未見僰古通而大概不外於斯。」案僰古通亦稱「古通」，或白古通玄峯年運志，也有人管它叫做白古記或白史，楊愼的滇載記就是從它删正而成的，李元陽的雲南通志引它的地方也很多，大概當時確有其書。其中的記載當然不能當做信史，可是從民間傳說裏卻反映出不少歷史上的暗示。就拿這段故事來說，咱們一看就知道它神話的意味多，歷史的意味少；傳說的成分多，事實的成分少。可是假定咱們能夠不拘泥字句去活看，便可得到許多有趣味的啓示：（一）可以看出大理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大理古稱「靈鷲山」，亦名「妙香國」，從這種移山倒海的借名，就可見出這地方接受印度文化之早。說到白國和蒙氏的祖先，也有人推溯到西天摩揭國的阿育王。據南詔野史「南詔歷代源流」條引白古記說：

三皇之後，西天摩揭國阿育王第三子驃苴低（案白國因由作次子驃信苴）娶大蒙虧為妻，生低蒙苴（滇載記作低牟苴），苴生九子，名九龍（滇載記作九隆）氏：五子蒙苴篤生十三子，七聖五賢，蒙氏之祖；八子蒙苴頌，白子國仁果之祖（此據胡蔚本，王崧本作「白崖張樂進求之祖。」）

這裏把白子國和蒙氏推溯到同一祖先，固然和白國因由不同，可是白國因由卷首說到白子國的來源，佛教的色彩更為濃厚。據它說：阿育王聽他老師優婆毱多的話，認為白國是釋迦如來為法勇菩薩時，觀音為常提菩薩時，修行的地方，遂封仲子驃信苴於白國，號神明天子，即五百神王。傳至十七代孫仁果，漢諸葛亮入滇，賜子姓張，至三十六代孫張樂進求朝覲，上封雲（雲下疑脫南字）鎮守將軍。我們明白這種崇奉佛教，嚮慕印度的心理，那麽，推溯

四七—二四四

大理的開闢和蒙氏的建國而抬出一位觀音大士來是沒有什麼奇怪的。（二）可以看出古代對於龍的崇拜。在漢族和許多鄰近部族的神話裏有許多關於龍的傳說，最近聞一多先生所講「伏羲的傳說」已經引證了不少，這裏不能一一列舉。這個故事的開始就說到黑龍和黃龍打仗的話，又所謂羅剎其實就是邪龍，蒙氏建國始祖細奴羅據說也是黃龍之子（詳下文）。那麼，所謂觀音降羅剎的傳說，裏面隱含着以黑龍或邪龍作圖騰的部族和以黃龍作圖騰的部族互相爭霸的事實。後來黃龍一支戰勝了，爲安撫黑龍或邪龍的部族才造出這個神話來。所謂金殼鳥遍鳴「天命細奴羅」三次也正是蒙氏造出來的「篝火狐鳴」的把戲。在初民社會裏要想得到人民的信服，非玩這一套伎倆不可。（三）觀音大士的降臨大理何以在貞觀三年癸丑呢？這是爲和蒙奇王細奴羅建國年月銜接的緣故。案貞觀三年（六二九）的干支應該是己丑，不是癸丑，而在這以後的第一個癸丑恰好是唐高宗永徽四年（六五三），也就是細奴羅建蒙國受唐封的一年，這在張道宗記古滇說和王崧本南詔野史都無異詞。（惟胡蔚本南詔野史謂細奴羅於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己酉代張氏立國，自稱奇嘉王，建號大蒙國，又稱南詔）。造傳說的人本來爲給蒙氏建國找出一個「天命細奴羅」的根據來，事實因造端原是永徽四年癸丑。要想推得早一點，所以倒溯二十四年假託是貞觀三年，可惜無意中把貞的干支「癸丑」寫出來，不覺得就露出馬腳來了！

由這三個觀點看，咱們對於故事的發展便可以瞭解許多。可是清康熙二十九年黃元治所修大理府志卷三十雜異志裏記載「神制羅剎」的傳說道：

> 俗傳大理舊爲澤國，邪龍居之，是爲羅剎，好食人。有老僧自西方來，托言欲求片地藏修。羅剎問所欲，僧曰：「但欲吾袈裟一展，犬一跳之地。」羅剎許諾。僧曰：「合立符劵。」遂就水岸上書劵石間。於是袈裟一展，犬一跳，已盡其地。羅剎欲背盟，僧以神力制之曰：「別有勝地居汝。」因於蒼山上陽溪神化金屋一區，羅剎喜，移其屬入焉，而山閉矣。僧乃鑿河尾洩水，是爲天生橋。至今人以洱水赤文島爲大士地劵云。

此段所記和白國因由詳略不同，黃志纂修的年月比白國因由的刊行較早，大概也是從白古通一類的書轉載下來的。黃氏對於這些「怪誕詭僻之事」認爲「智者守其理，愚者溺所聞，溺而不返，則百端邪說遂乘人心之所溺者，而愈造其理之所必無，君子所以滋懼也。」可是他持之不堅，態度頗爲模稜。他在這一段傳說的後面自註道：

> 俗以大士洩水，未有居民，故雙鶴引之。然相傳大士以唐永徽四年始現身大理，而楪榆縣則自漢時已置，若謂至唐始有居民，則蒙氏取河蠻太和城大釐城，又於何所哉？鶴拓事

或在古初，這條孽龍作祟，大士制之，使不敢為民害，則有然矣。

我覺得對於民間傳說應該透過它的背後去看，萬不可拘執故事的本身去考究先後，爭論信否。像黃氏這種疑信參半，兩面都不徹底的態度，是不足為訓的。

（二）南詔始祖的感生說

在帝政時代，一般老百姓覺得皇帝是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的。皇帝本身，尤其是開國皇帝，也總想把自己烘托得不是「常人」，甚至於不是「人」，才覺得可以高居人上。於是就發生了歷史上的「感生」說。咱們只要一翻開每個朝代的「太祖高皇帝」本紀大半就可以找到這一類的記載。先從荒渺難稽的遠古來看：

黃帝母曰附寶，之郊野，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於壽丘。

顓頊母曰昌僕，亦謂之女樞，河圖云：瑤光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於幽房之宮，生顓頊。

舜父瞽叟姓嬀，妻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故姓姚。

（以上並見史記五帝本紀正義。）

禹，帝王紀云：父鯀妻脩己，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名文命，字密（史記夏本紀正義。）

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史記殷本紀）。

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史記周本紀）。

大業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史記秦本紀）。

這都是戰國以前的例。至於漢以後，更多得不勝舉了。為節省題外的篇幅，姑舉漢朝為例：

漢高祖之母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史記高祖本紀。）

這種傳說在中國歷史上既然還普遍流行着，何況那宗教情緒較濃的初民社會呢？剛纔最後舉的一個例提到龍，恰好底下我所要講的南詔和大理的始祖感生說都和龍有關係。

據白國因由上說：金齒龍泉寺下有易羅叢村。村女名茉莉羌，貌端美異常。有蒙迦獨娶為妻。後蒙迦獨因捕魚溺死江中。茉莉羌往尋之，見江中有木一根逆流而上，遂驚迷若夢，見一美貌男子與

之語，既醒，痛哭而回。後常往龍泉池洗菜浣衣，於池邊又見前日夢中男子。是夜忽至房中，因而懷孕。父母責之，茉莉姚訴其故。父母相語曰：此乃池中黃龍也。後生九子。九子既皆長大，一夜黃龍又至茉莉姚家，見其子，與子相戲。茉莉姚因多子爲累，擬將諸子送還黃龍。黃龍囑其送至初會之池側邑蕉竹林茂密處。一日茉莉姚如約送往，八子皆駕雲而起，茉莉姚攜幼子仰望雲中，見八子皆現龍形。蒙迦亦化爲黃龍，帥其八子俯視茉莉姚大吼三聲，山川震動，竟飄然而去。茉莉姚攜其幼子歸，取名細奴羅。

細奴羅幼時即舉止異衆。其母見隣居不可與共處，移居哀牢山下。又有蒙隣名三和者圖謀之。有僕波細負幼子避難東邊，開南城居之。及長躬耕養母，娶蒙歲爲妻，生子羅晟。[illegible]腳。一日細奴羅父子往大巍山下耕田，觀音至其家化齋，因授記細奴羅使爲白國王事已見前（節取白國因由第七章至第九章）

這段傳說完全從哀牢沙壹的故事演變出來的。後漢書卷一百十六西南夷列傳說：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於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爲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爲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爲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爲妻。後漸相滋長。

常璩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永昌郡下記載這故事便和後漢書稍有出入：

永昌郡古哀牢國。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婦人名曰沙壺，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魚自給。忽於水中觸有一沈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爲龍，出謂沙壺曰：若爲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驚走，惟一小子不能去，陪龍坐，龍就而舐之。沙壺與言語，以龍與陪坐，因名曰元隆，猶漢言陪坐也。沙壺將元隆居龍山下。元隆長大才武，後九兄曰：元隆能與龍言，而黠有智，天之貴也。共推以爲王。時哀牢山下復有一夫一婦產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

在這裏面，「沙壹」變成「沙壺」，「九隆」變成「元隆」，也許是傳寫的錯誤。到了元張道宗記古滇說，明楊愼的滇載和記阮元聲的南詔野史裏，故事的內容就變相多了。記古滇說云：

哀牢國永昌郡人蒙迦獨娶摩梨羌，名沙壹，居哀牢山。蒙迦獨捕魚，死哀牢山下水中，沙壹往哭，忽見一木浮來，坐其上，平穩不動，遂常浣絮其上，若有感，因生九子，是爲九隆。後又產一子，即習農樂。

滇載記云：

滇域未通中國之先，有低牟苴者，居永昌哀牢之山麓，有婦曰沙壹，浣絮水中，觸沈木，若有感，是生九男，曰九隆族。種類滋長，支裔疊衍，竊據土地，散居溪谷，分爲九十九部。……蒙氏始興，曰細奴羅，九隆五族牟苴篤之三十六世孫也。代張氏立國，號曰封民。蒙氏僞稱南詔，實唐貞觀三年也。

南詔野史云：

按哀牢夷傳，古傳有婦名沙壺，因捕魚觸一沈木，感而生十子。後木化爲龍，九子驚走，一子背坐，名曰九隆。又云：哀牢有一婦名奴波息，生十女，九隆兄弟各娶之，立爲十姓，曰董、洪、段、施、何、王、張、楊、李、趙。九隆死，子孫繁衍，各居一方，而南詔出焉，故南詔爲其國譜也。（王崧本「南詔歷代源流」條。）

歸納兩種傳記載來看，我們可以指出這個故事的幾種演變：（一）在後漢書和華陽國志裏沙壹本來是沒有丈夫的，到記古滇說裏便有蒙迦獨作她的丈夫，到滇載記裏便有低牟苴作她的丈夫，而且和白古記「阿育王第三子驃苴低娶大蒙虛爲妻，生低蒙苴，苴生九子，是爲九龍氏」的傳說發生關係。加上蒙迦獨就可牽扯到南詔，加上低牟苴就連白國的血緣也找到了。（二）照後漢書和華陽國志「九隆」原爲「背坐」或「陪坐」的意義，記古滇說和滇載記都以九爲數字，所以改「十子」爲「九子」，以還就九龍氏之說。但記古滇說要和南詔拉上關係，所以在九子之外又添上一個習農樂。（三）記古滇說以習農樂爲蒙迦獨和沙壹直接所生，滇載記以細奴羅爲低牟苴和沙壹的三十七世孫，兩者的世次相差很遠。（四）記古滇說所謂「蒙迦獨娶摩梨羌名沙壹，」似乎拿摩梨羌當作沙壹的族名。（五）南詔野史的記載大致和後漢書華陽國志相同，只有奴波息的名字和董、洪、段、施、何、王、張、楊、李、趙十姓是從前各書裏所沒有的。

照這樣推尋下來，可以看出這個故事越演變越和白國因由接近了，只有「天命細努羅」的祥異還沒加上去。黃元治大理府志雜異志恰好塡補了這個空當兒：

哀牢夷蒙迦獨捕魚溺死，妻沙壹往江上哭之。觸沈木，若有感而娠，生十子。後沙壹至水涯，沈木化爲龍，作人語曰：爾爲我生子安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少子背龍而坐，龍舐其背。蠻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遂名曰九隆。哀牢山有夫婦，生十女，九隆兄弟皆娶之。自是種人滋長，散居谿谷，分爲九十九部。後有細農羅者，九隆裔也，當唐貞觀年耕於巍山，數有祥異。會白國主張樂進求以諸葛亮所立鐵柱歲久剝泐，重鑄之，因社會祭柱。有大鳥飛細農羅肩上，久之不去。衆駭異，謂天意有屬，張樂進求因以國讓之，遂立爲奇王，是爲南詔。

到了這裏，白國因由所記的故事幾乎完成了，不過其中還有

一個很大的漏洞。細孥羅的建國受封，記古滇說和王崧本南詔野史都說是唐高宗永徽四年，但張道宗自己却把後漢時代的沙壹當作他的母親，時代懸隔，豈不自相矛盾？關於這一點楊愼和黃元治把細孥羅的世次推後，總算可以彌縫了，可是還不如白國因由索性根據同一「母題」（motif）另造故事更較妥當。在本節開始所引的故事裏，哀牢山變成「金齒龍泉寺下的易羅叢村」，一沙壹「變成茉莉娩」，九隆變成九條龍，既然沒有時代的限制，那麼，就把幼子當作細孥羅也就不至於發生問題了。全篇故事裏除去開首的「金齒」兩個字和第七章末尾所說的「移居哀牢山下」及「永昌城西有九龍岡」以外，絲毫沒有牽涉到哀牢的話。

咱們由這裏可以悟出傳說的流變性，可以了然傳說和歷史不同。反過來說，歷史上許多衝突矛盾的記載也未嘗不可以用傳說或神話的觀點去解釋它。明白這一點，那麼，引道宗楊愼黃元治把南詔的感龍誕生說附會到哀牢的沙壹身上去，已經多事，若再因爲這個附會硬把南詔和哀牢拉上血統，那就更展轉曲解了。關於這一層，凌純聲先生在唐代烏蠻白蠻考，包鷺賓先生在民家非白國後裔考裏已經有詳細的辨正，這裏恕不多談。

感龍誕生的傳說並不限於哀牢有，也不限於南詔有，就近取譬來說，像前文所舉的漢高祖，後文所述的段思平，豈不都是從一個「母題」孳衍出來的？況且專就南詔而論，感龍誕生的傳說也不限於細孥羅一人。舊唐書南詔傳謂細奴邏之父名蒙舍龍，「蒙舍龍者，蓋謂蒙舍之龍耳」（用包鷺賓語）。胡蔚本南詔野史把蒙迦獨改作龍迦獨也就是這個意思。又南詔野史「景莊皇帝世隆」條云：

> 按成王（昭成王晟豐祐）妃乃漁家女，浴於江，金龍與交，生世隆。七歲開掌，中有「通番打漢」四字。唐武宗發兵四十萬取西南，自建昌入。世隆迎於古宗，殺唐兵二十萬，於交界處立銅柱。先是唐懼世隆（案原作「隆舜」，據下文隆舜條「父爲唐患」句校改）爲患，妻以公主，察其所爲。公主以年庚送唐，武宗命太史推之，知其爲龍也（據王崧本）。

由此看來，世隆也可以和他的建國始祖細孥羅先後媲美了。

（三）大理始祖的感生說

感龍誕生的傳說既然從哀牢流轉到南詔，那麼，大理國的段氏要想把他的建國始祖造成一個奉天承運的眞龍天子，也非得依樣葫蘆地抄襲這一套把戲不可。南詔野史「大理國」條記段思平之生云：

> 其母因過江水汎，觸浮木，若有感，而娠，生思平，並其弟思良（據胡蔚本。）

大理喜洲鎭鳳陽村（土名晨登村）三聖靈宮內有明景泰

四七—二四九

元年庚午（一五五〇）的三靈廟記碑記載這個傳說尤其詳細，錄上面說：

院塝有一長者之嗣豐礴，其園種一李樹，結一大顆，墜地，現一女子，姿禀非凡。長者愛育，號曰白姐阿妹。蒙清平官段寶瓏（包鷺賓疑即新唐書南蠻傳之段琨寶，見民家非白國後裔考十四十五兩頁）娉爲夫人。浴濯霞移江，見木一段逆流觸阿妹足，知元祖重光（按碑文上半蒙詔閣羅鳳之子死後顯靈，追封元祖重光鼎祚皇帝）化爲龍，感而有孕。將段木培於廟庭之右，吐木蓮二枝，生思平思胄（案原碑如此作，不知何字。諸書皆作思良）。號先帝先王。思平丁酉立位，國號大理，建靈會寺，追封母白天應景星懿慈聖母。重塑三靈廟，世傳三十五代，凡三百九十一載（案南詔野史「晉天福二年（九三七）段思平開國至宋理宗寶祐元年（一二五三）元世祖滅段氏，段氏據雲南共二十二主三百十六年。」王崧註「案自後晉高祖天福二年丁酉至宋理宗淳祐十三年癸丑改元寶祐共三百十六年。滇載記作三百五十年誤。大理志作三百十五年，并除見滅之年不計耳。」計自思平至興智凡二十四傳，自段寶至段明又十一傳，則碑文所謂三十五代不誤，惟自寶祐元年至明洪武十五年壬戌（一三八二）段氏亡，應爲一百二十九年，並前三百十六年計之共爲四百四十五年，碑文所謂三百九十一載，不知何據。）

照這段記載來看，不單整個的傳說和細努羅的誕生出於同一「母題」，甚至把段氏的血統也和蒙氏拉上關係了。

（四）猴兒換太子

在三靈廟記上面另外還載着一個有趣的故事說：

按白史自唐天寶壬辰（七五二）蒙詔閣羅鳳神武王時肇興神迹，至靈至聖。其一靈乃吐蕃之酋長，二靈乃唐之大將，三靈乃蒙詔神武王偏妃之子也。厥誕生時，中宮嫉出，陰謀以猴兒易而廢棄，埋於太和城之道傍。密遣侍女夙夜覘之。塚生一葦而暢茂。羣牯往復，有一犢牯先來愛護，一旦斑犢忽食之。女遂報於中宮。宰犢剖腹，出一男子，被戴金盔甲，執劍慢指，騰空而北往吐蕃。後率兵伐太和，至德源城，蒙詔乞和而歸。後同二將復舉兵，至摩用，大戰弗克，回至喜臉，赤佛堂前三將殞命。乃托夢院塝耆老曰：若立廟祀享，能通水利，除災害。遂定星擇日，不月而廟宇成焉。由是雨暘時若，五穀豐稔，每於四月十九日闔郡祈告。然累奉諭考柯王追封，號元祖重光鼎祚皇帝，聖德與邦皇帝，鎮子福景靈帝。

一件事記古滇說，滇載記，南詔野史，白國因由等書都沒有記

載，所謂白史、大概也就是白古通。案南詔野史閣羅鳳的兒子叫做鳳伽異，曾與段儉魏敗唐將鮮於仲通兵於洱河，又築省城，破曲靖，未立而死，另外就沒有什麼事蹟了。這個傳說和狸貓換太子的故事出於同一「母題」。狸貓換太子的故事在元人所作金水橋陳琳抱粧盒雜劇裏只說：宋真宗的李美人生了太子後，劉皇后怕奪了她的寵，秘遣宮女寇承御將太子誆出西宮，害死後丟在金水橋下。承御抱太子至金水橋側，不忍下此毒手。正躊躇間，恰好穿宮內使陳琳奉敕抱黃封粧盒過此，欲到後花園採取時新果品，給楚王趙德芳上壽。二人遂設計藏太子在粧盒裏，救之出宮，隱藏於楚王府。十年後，太子繼真宗登極，是卽宋仁宗。這時寇承御已被劉皇后拷斃了，仁宗詢陳琳，備得其情，乃奉李美人為純聖皇太后，封陳琳為保定公，追封寇承御為忠烈夫人。這個故事演變到龍圖公案和石玉崑原本三俠五義裏，便加入拿狸貓剝皮掉換太子，誣李妃產生妖怪一段。再變到海派的胡鬧戲，越發亂七八糟不知所云了。論故事的時代是猴兒換太子在前，可是論他們發生的先後，也許狸貓換太子的傳說已經深入民間，這段故事才模仿着孳衍出來的。這一點還得等繼續獲得新材料來證實。

（五）望夫雲

這是一段很香豔的傳說。據黃元治大理府志卷卅雜異志云：

俗傳昔有人貧困，遇蒼山神授以異術，忽生肉翅，能飛。一日至南詔宮，攝其女入玉局峯為夫婦，凡飲食器用皆能致之。後問女，安否？女曰：太寒耳。其人聞河東高僧有七寶袈裟，飛取之。及還，僧覺，以法力制之，遂溺死水中。女望夫不至，憂鬱死，精氣化為雲，倏起倏落，若探望之狀。此雲起，洱河卽有雲應之，颶風大作，舟不敢行，人皆呼為望夫雲，又呼為無渡雲。

又闕宗麟大理縣志稿卷三十二雜志部，古蹟類，也記載這個故事說：

俗傳蒙氏時有怪，攝宮中女，居於玉局峯巔。女所欲飲食，怪給之不絕。因山高餒冷，女苦之，與索衣。怪慰之曰：河東高僧有一袈裟，夏涼冬暖，可立致。遂夜至洱河之東羅荃寺，竊袈裟出。僧覺之，以咒厭怪，溺死寺西水中，化一大石坪，俗稱石騾子。女望之不歸，遂鬱死，精氣化為雲，名望夫雲。每每歲冬雲現，卽大風狂激，有不將海中之石吹出不止之勢。航渡者皆苦之。非情非理不經之談也。

這段傳說姑且不管它有沒有情理，單就故事的本身說，却頗有文學的韻味，所以文人墨客往往喜歡形諸吟詠。例如邑人沙琛頗風類日望夫雲起七古云：

纏車圜轉絲抽水，雌龍夢斷褰窩靡。俯身東望喔天雞，曈曨日射貝宮紫。見藍噴氣雲颭呼，直撇蒼山見海底。黃姑織女

河東西，盈盈咫尺廿分攜？嗔癡小婢情悽迷，望夫雲起青天低。一聲響應石龍子，揚沙走礫無端倪。點蒼濛濛青弄色，冰封雪洹藏花谿。園林桃李滿空飛，星斗朱旛遮不得。嗐嗐危巢望歲氛，知風知雨不知雲。吹花擘桃曾何惜，懊惱停舟欲濟人。（大理縣志稿卷三十，藝文部）

又趙廷玉詠望夫雲七律云：

一縷浮雲幾度秋，堅心常注海中漚。浪滄濤打蛟龍窟，綽約神明水月樓。捲地難平千古恨，迴峯又鎖百重愁。可憐夫婿無消息，空抱情根護石頭。（同上）

最近臚越趙誠伯欲譜此事為望夫雲傳奇，儲將風流，頗有騷人的情致。

如果分析故事的來源，咱們可以說：「河東高僧有七寶袈裟」和「河東高僧有一袈裟，夏涼冬暖」云云，是從「飲光迦葉守佛衣以俟彌勒」的佛教故事演變來的（事見白國因由卷首和李元陽雞足山記）。現在雞足山上的傳衣寺和袈裟殿，都和迦葉傳衣的掌故有關。至於望夫雲起何以緊跟着就颳風大作呢？這從氣象上也可以得到解釋。因為在蒼山頂上如果有雲作探望之狀，那就可以表現隔山的冷空氣漸漸侵過來了，兩方面空氣的冷熱既然不平衡，當然會因交流而起大風。這種現象，常在洱海弄舟的漁夫或梢公都可以憑經驗知道它的因果關係，正如常人知道「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一樣。不過他們只能知道當然而不能知道所以然，勉強要找到一種解釋，在初民就會充斥着汎靈的（Animistic）思想，自然而然就構成這種怪異的傳說了。

（六）餘論

除去這幾椿故事以外，像火把節傳說裏關於鄧賧詔妻阿南和寧北妃經歷的故事，都是很有趣的，因為在本誌第十六卷第十一期裏已經有游國恩先生一篇詳細考證，這裏就不再贅敍了。總之，我們研究民間故事和傳說，應該注意它發生的背景反映的事實，和孳衍的轉變，然後才不至於沾滯拘泥被故事給束縛住。像上文所引黃元治絳論觀音現身大理的年月先後那一段話，就是不能瞭解傳說性質的一個例。至於他對於「龍子九隆」所提出的疑問，那就更可笑了。他說：

咸龍生子，古今有之。然豈能一乳生十子乎？或是沙壹先後生十子，獨九隆一人是龍種耳。故曰少子也。否則哀牢十女，亦豈觸龍而產於一乳，遂年紀之相匹乎？（大理府志卷三十雜異志「龍子九隆」條自註）

像這樣的懷疑，我覺得還不如老老實實地保持「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態度比較好得多！

三十一年十二月六日寫於昆明青園。

車里水擺夷的社會組織

（關於車里的史地情況當另期介紹）

姚和生

家族組織

在人類社會中，自從獲得農耕方法營定居生活時就有了由夫婦和其子女所組成的家族。所以家族在人類社會最先出現，而且直到現在還是社會組織的基本單位。據一般人類學家的意見，社會組織的進化是從家族發展到氏族，最後才有政治組織——政府——的產生。根據這個進化的程序來看擺夷的社會的情形，也許更容易了解些而能得一具體的印象。

（甲）婚姻制度

一、兩性亂交的遺蹟：家族的成立，肇端於男女的結合，而夫婦的結合方式，又因時因地因種族而異的，在沒有達到固定的一夫一妻制以前，據巴霍芬（Bachafen）和摩根（Lewis Morgan）一流人研究的結論，是經過兩性亂交的時代的，這種兩性亂交的遺蹟，還普遍地存在各民族之中。無例外地，在水擺夷社會裏，也常常看到這些遺蹟。關於夷族古代的歷史有一個「女子與狗」的神話，可見古代的母權極重，這是兩性亂交時代祇知有母不知有父的必然結果。同時被認為是自由性交的遺蹟的所謂「貴人權」，在夷族社會裏事實上也還存在，雖然在理論上沒有根據。所謂「貴人權」，就是貴人可以任意蹂躪任何女性，女人也應當把處女的貞潔供獻給貴人。這裏提到的貴人，是兼指政治的和宗教的領袖。在十二版納內，宣慰或該猛的土司祇要愛上了任何一個婦女就可以抬來侍寢的，女子自己或她的家庭並不認為這是恥辱，反覺得是莫大的光榮。有時貴人們也肯屈尊到女子家中去。得到了這個消息，女子的父母兄弟就早早地避開，就是有了丈夫的美婦，也不能避免這種遭際的。和土司來往的婦女，其他青年男子，絕不敢再走近她們的身邊，除非土司明白表示了他不再愛這個女郎了。當一個寨子（夷語曰蠻）有盛大的集會，去請宣慰

或土司光臨時，必得把全寨中最美麗的姑娘獻出來招待。除了貴族外，僧侶是夷族婦女最歡迎的人物。她們認為和僧侶交接就同西遊記上的妖精吃了唐僧肉一樣。許多少女因此都願意把她們的處女之花，送給年青的和尚，在夷族社會裏女子們「約拍」（玩和尚）和男子們約騷（玩姑娘）是一樣的普遍。

沙爾費勒克在家族進化論中說過許多民族都失掉了「性的自由」的享樂，但是人們保存着那個曖昧的印象，堅持着那個回憶，於是「有許多亂交的節日，就是當兩性絕對自由亂交之實行的時期，在古代和近代許多民族中，曾經是而且現在還是成為節期的，這個節期是紀念往古之兩性的自由時期。在婓尼基（Phcnicie）多數的城市中，對於亞斯他爾得（Cistarté）女郎的夜祭節，男子們和女子們相互的交換衣服，自由的做一切放縱之事。印度吳得婆爾（Oudaypour）人民中，卡爾來伐爾（Carnaval）的節日是延長到好幾天的，當這個節日的幾日，最無秩序和無恥的放縱，是在這個社會中之各階級都存在的。」（見許楚生譯本）水擺夷也許是受了漢族的影響，把這種節日取消了，不過他們緬甸境內的兄弟姊妹們仍舊保存這個節日。據車里縣科長單玉瑞君——他曾在水擺夷（車里）旱擺夷（景谷）和艮子（緬甸的擺夷）境內居留過二三十年——告訴我，在猛谷的每年四月，有一天叫做變狗節，到了這一天，人民都非常地高興，大家都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女子更戴上他們寶貴的首飾。早飯後，男男女女帶着飯盒酒鍋一齊跑到山上。除了自己的丈夫或妻外，他（或她）們向別的異性追逐，高歌，狂飲，盡情的淫亂，放縱的享樂，直到日落西山，才放歌而回。除了這個節日，已婚的婦人是不能隨便和別的男子發生關係的。無疑地，這是失去了性的自由後，對於過去的快樂生活的一種紀念。

二、性的放浪：現在水擺夷的性生活，仍舊是非常自由和放縱的，及笄的女郎，幾乎沒有一個是完璧，縱一次花燭之夜，也許總已經和一打的男子發生過關係了。家長既不干涉子女的性行動，且加上四季如春的氣候，性的放縱自然無法避免。橄欖壩的助理員黃君說：該猛中的婦女常有一年內換二三個丈夫的。四五月間雨水下地，正是播種稻子需要男工的時候，她們便招贅一個丈夫，稻子收割後，便又離婚，重過她的浪漫生活。這大概是母系社會中女子自由選擇男子自由同居之暫時的婚姻的遺蹟。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現在的擺夷的婚姻，正脫離兩性亂交時代而慢慢地進到一夫一妻的制度。

三、婚配的方式：獲得配偶的方法，貴族和平民是不同的。貴族的小姐因為階級的限制，不得和人民結婚，而一猛內又祇有土司一家是貴族，因此不能不和別猛的貴族通婚，在這種情勢之下，當然要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例如宣慰的女兒，到了破瓜之期，宜

尉便便行文到各猛的土司詢問他們是否有達到結婚年齡的子弟，在這些貴族子弟中宣慰選定了未來的駙馬，再通知該猛的土司。土司當然不敢而且不願推辭的，因爲和宣慰做親家，也是很光榮的事。有時知道了宣慰的女兒已經成人，土司也可以來爲自己貴胄子弟求婚。這種婚姻方式，自然很容易造出怨偶。現在宣慰的二小姐就是其中之一，她不滿意自己的丈夫和夫家，終年留在宣慰府不肯囘去，在娘家她交接了一批粉面少年，入幕之賓，不少於面首三十罷！

平民的婚姻則完全是自由戀愛的結果。青年男女有絕對的自由去追求異性，去選擇配偶，尊長絕不加干涉。有一次我們在佛海某寨子休息的時候，一位同伴和主人開玩笑說：「波挑（夷語老人家，）你的姑娘嫁給我好不好？」老人用生硬的漢話囘答：「曉不得呢！要姑娘自己說，老人不好管的。」同時社會也給青年許多談愛情的機會。上山打柴，入河捕魚，或者夏天的晚上點着火把到田野裏捕蛙捉蟬，青年男女總是結伴成羣而去，一方面工作，一方面當然忘不了談情。在一切盛大的集會中，如花少女都盛裝豔服而來，綠髮年少可以任意找他所喜歡的人說笑。新年的丟包，冬夜的紡紗，（見後）更不知造成多少美滿的姻緣。就是各處的街期，老嫗的（趕街的）也過半數是年輕的女子，藉此可以多見些人物，也許湊巧遇着合意的主顧。多德說：「……（女子的家中）希望她早點結婚並且給他許多的機會。我曾注意到那些最美麗的姑娘是最常去趕街的……她在街上會到許多人，當她回家以前……」又說「青年男子可以到她家裏來會她，和着夷琴唱起動人的情歌，這些歌辭有的很不純潔也不高尚，但是在她面前還保持着相當的道德。」愛情成熟，再請出一位形式上的媒人，舉行簡單的結婚儀式後就成爲正式的夫婦了。

四、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和民國以前的漢人一樣，官僚和富豪階級往往擁有幾個妻子。例如宣慰有一妻二妾，橄欖壩的土司和佛海的土司各有一妻一妾。土司以下的頭人，雖然不是貴族，也可以討妾的。我們在橄欖壩曼播海村時，住在一位大叭（大頭人）的家裏，主人已經老了，還擁有一個少艾的小妻。一般平民則行着嚴格的一夫一妻制。雖然法律上並不禁止平民娶妾，祗要他們有力量有金錢，可以隨意娶幾個女子。不過事實上却有許多的限制。因爲女子握着經濟的實權和從婦居制，男子要想討妾，妻子不答應是沒有辦法的，而且不但要太太贊同，還要得到岳父母的同意，這當然是絕對不可能的。加之夷女對於性的方面是當仁不讓的，也許因此激起太太的怒氣，出去找幾個面首來對抗也是常有的事。實際上他們也不一定需要討妾，出去偸情，也很容易。而且離婚也很簡便，如果他實在愛上了別一個女人，他可以和前妻離婚，再同情人結合。至於土司階級爲什麼要多妻呢？很難得到好的解釋。當

然不會因爲過量的性慾，因爲他們隨時可以和心愛的任何女人發生關係，不必爲了性的動機去討妾。也不會爲了家務太繁，要多討幾位太太來分擔，如吉庫尤族或朵克奇族的酋長一樣，擺夷土司的家中實在沒有什麽麻煩的事情，日常一些瑣屑雜務，自有僕役及人民聽候使喚。家中卽使祇有一位太太，她也就夠清閒了，在別一些民族中討妾的另一個普遍的動機就是爲求子嗣，第一位太太沒有生育，不妨再討一位試試看。可是這也不能應用來解釋擺夷土司多妻制。因爲就我們所知，許多土司都是已有了子女後才討妾的，所以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性的佔有慾。土司結了婚後，仍舊是尋花問柳，追求漂亮的姑娘，遇着合意的人兒，未免情愛纏綿。不過夷姑確是水性楊花，總喜歡偷偷摸摸，要使他不和別的男子接近，最妥當的辦法，只有討來藏之金屋了。

土司的許多妻子地位上並不平等的，正室有她的特殊的地位，小妻之與正室差不多是主僕的關係，要聽任正室的使喚；當然仗着夫婿的寵愛而侵犯正室也是司空見慣的。

五、亂倫與內婚：各民族在選擇配偶時都受到某種限制，這種限制大概是根據血統的遠近。限制的範圍因民族而異，但是絕對禁止親子、兄妹或姊弟的配合，這是全世界一致，沒有例外的。擺夷對於亂倫的恐怖也是非常強烈。無論法律上或道德上都嚴厲擯斥親子或兄妹的結合。對於另一種亂倫的方式，如翁媳姦或子蒸父妾，社會上也加以道德的制裁。宣慰使和父妾通姦，雙宿雙飛儼然夫婦，但是自其父死後妾下堂回娘家，宣慰使至今總不敢把她娶回家來。宣慰的妻妾都沒有生子，而這位父妾却替他生了個兒子，宣慰很想立這個兒子做他的承繼人，可是議會和人民絕對不肯承認，所以這孩子在社會上的地位到現在還沒有確定呢。

擺夷雖然堅絕阻止亂倫，但並沒有把這種禁忌擴展到親戚中去。行輩不等的親戚的結合是常有的事，甚至堂兄妹的結婚，據說也是可以的。李拂一君說：「配合不拘行輩，不避血統，有子娶姊，而父納其妹，父子爲大小姨夫者。有舅納其甥女，甥娶其姑姨者，有堂兄弟姊妹互婚者，其血統之紊亂蓋達於極點。」（車里）這種亂婚的情形，大概是從前盛行內婚制的遺蹟。這是很可能的事實：一則因爲土司們的階級觀念，他們總是世代互相連婚，而貴族又如此的少，血統和行輩的紊亂當然不能避免。二則夷人的天性安土重遷，尤其是婦女，她們簡直不願意離開本猛甚或自己的寨子。或許因爲這種情形，產生了內婚的限制，在古代也許有明白的強迫的規定，後來這規定慢慢地被忘却了。還有一個內婚制的遺蹟就是猛遮和頂眞兩個壩子的居民互相禁止通婚，雖然他們相距是如此的近。關於這一點，有一個政治性的傳說：「相傳在很古的時候，猛遮的土司娶了頂眞土司的姑娘。有一天他忽然想併吞頂眞土司的土地。祕密地傳令給他的人民，叫他們夜間去襲擊頂眞

城。但是不幸得很，這消息給他的太太知道了，她便偷偷地寫了張字條，放在河面上，順流漂到頂眞，頂眞的人民得到這張報告，忙來獻給土司，於是他便從容佈置，叫人民埋伏在城的四周，夜間猛遮兵來襲，被殺得大敗而回。當他們臨退的時候，恨恨地發誓道，此後絕不再娶頂眞姑娘了，除非這路傍的兩座小山長得合攏起來。」這個傳說也許是歷史的事實。不過假定本來就有內婚的限制，後來有人造出這個傳說來解釋限制的理由，也是很可能的。

六、早婚：在亞熱帶的十二版納，居民的發育自然比溫帶早一點，而且謀生容易，性的關係又不受限制，所以十五六歲就做爸爸媽媽，在寨裏並不算罕見。同時他們又不知節制，儘量地沈醉於肉慾的享樂。這種早婚制度和性的放縱，大大地戕傷了他們的體力和智力。擺夷體力之羸弱，文化之不能進步，這恐怕是很重要的原因。

（乙）家族之成立與從婦居制

男女經過結婚的儀式成為正式的夫婦，家庭於是成立，後來生兒育女，家族也逐漸擴大。最初成立的小家族並不是獨立的，而是岳家家族的一部份。因為一般平民的婚姻，男子總是贅在女子的家中。女婿可以終身居在岳家。也可以另外成立小家庭，或者把妻子帶到自己的家裏，但無論如何總得在岳家先住三年或一年或三月，最少也得住三天。男子離開岳家獨立生活時，仍有供養岳母的責任，因為母親總是隨着女兒走的。「如果泰婦沒有女兒，她老來祇能過孤寂的生活。」（見多任泰族）「……當她結婚後，並不為了丈夫而離開自己的家。男子反得犧牲他的家庭到岳家來為他們服務。幾年後這對青年夫婦可以自立門戶，倘若別的姑娘也結婚了，家中容納不下這許多人口的時候。」（同上）這種結婚初期的從婦居制，也許是在很古的時候，女家需要男子的勞力，作為討妻子的代價。

由於從婦居制，社會上便生出幾點特殊的現象；第一是母女關係異常的密切。母親依賴女兒和女婿的孝養，女兒以母親為最親密的伴侶，母家為永久的歸宿。女子的私蓄不藏在自己身邊，卻藏在母親那裏，一旦丈夫死了或者和丈夫離了婚，她便跑回娘家和母親同居。第二是家庭的中心不是父親，而是妻子的外祖母，母親，姨母等。「母親在家務上和經濟上有着比父親更大的權力，她掌着家中的錢袋，丈夫祇能與她商量重要的銀錢出納，……」（泰族）女婿在岳家永遠處在賓位。如果離婚，他祇有回到幼年的家裏去。第三是離婚的可能性增加和多妻制的可能性減少。

（丙）家族之鬆散

家族並不是一個很鞏固的組織，很容易就拆散。即使在文化

很高的民族中，女兒出嫁後，便隨丈夫他去，兒子討了媳婦，也另立門戶，親子的關係便慢慢地疏淡了。在夷族社會中，除了上述情形外，離婚實在是促家族分離的最重要的因素。因爲宗教上和道德上並不以離婚爲不正當，而且擺夷浪漫成性，總抱着「少不風流老奈何」的思想；如果年紀輕輕地就牢守着一夫一婦，未免辜負大好春光。多換幾個丈夫（妻子）實在是及時行樂。橄欖壩的女子，一生至少也要嫁十個八個丈夫才算有面子呢！法律上並沒有限定什麼是可以作爲離婚的理由。因此離婚的藉口隨時都有。夫或妻有外遇被證實後，結果總是離婚，就是夫婦意見不合發生口角，也可以成爲離婚的正當理由。離婚的手段也很簡單，由提出離婚的一方，殺鷄宰猪，最隆重的是宰一條牛，邀請本村的頭人和以前的媒人證婚人來大吃一頓，就能生效。從此男婚女嫁，各不相涉了。不過實際上也有許多限制離婚的條件，第一在我看來一條猪或一條牛不是很大的担負，但在一貧如洗的夷人，也是不容易籌措的了。第二生了兒女後，親子的愛總是很深的，沒有一方願意捨棄自己的子女，因此使夫婦的關係較穩定地維持下去。

（丁）家族中兩性的分工

夷族婦女經濟上能夠獨立，地位上也和男子平等。她們的工作和男子的工作比起來，可以說分配得相當均勻。不像漢人，男子在外奔波，女子藏在金屋當作古玩一樣。也不像阿卡人，男子們終日坐在家裏打瞌睡，女子在外面牛馬似的勞動。在農事方面，擺夷族男子耕田修溝渠，女子撒種插秧。在商業方面，婦女做小菜飯食和水菓，男子則到遠方販運布疋雜貨等從事較大規模的經營。在工藝方面，婦女從事紡紗織布，男子則修葺房屋，製造傢具如凳桌之類。在日常生活方面，婦女處理家務，如舂米、挑水、照料嬰兒。男子則到田野裏放牧牲口。總之一切需要在外奔走需要更大的體力的工作都由男子担負。而繁瑣和細膩的工作就落到女子肩上。夫婦之間是互相依靠維持生活的，但是每一方在必要時也能單獨謀自己的生活。

（戊）家族的稱呼

夫曰「婺，」妻曰「密，」父曰「包，」母曰「免，」子曰「儂在，」女曰「儂因，」一對夫婦生了子女以後，常不用自己的本名，他們互稱爲「某某的爹」和「某某的媽，」（別人也常常這樣稱他們。）譬如兒子叫「岩森，」那麼父親便被稱爲『包岩森』母親被稱爲「免岩森，」和我們稱「阿三的爸，」『阿三的媽』一樣。這種依兒女爲父母稱呼的風俗，第一個把牠概念化了而且解釋的是泰勒。他給起了一個希臘式的名字叫 Teknonymy。他推論這是從婿居制及岳婿禁忌兩種風俗的結果。這種解釋並不完全

正確。尤其應用到擺夷社會。我想這種制度的起源，也許和漢人相似，覺得夫妻間直率地稱爲「丈夫」或「老婆」有點害羞，直呼名子又似乎太不客氣，還是喊「阿三的爸」「阿三的媽」更自然一點。或者如羅維（Robert Peinrich Lowie）之解釋荷匹族，這是因爲語彙中各種姻親的名目特別貧乏。夷族中的姻親名目也很不完全。甚至「岳母」「岳父」都沒有，而稱岳父爲包密，岳母爲兇密，其意即「妻的父」及「妻的母」也。

（己）私生子的地位

在文化甚高的諸民族中，貞操觀念和父權確定後，私生子照例是被人唾棄的。但夷人對待私生子的態度，完全兩樣，祇要經過某種儀式，私生子在社會上和別的孩子能受到同等的待遇。各猛的情形我沒有能詳細調查，但在車里、一個閨女生了私生子後，她祇要買一條猪送到本村的頭人家裏。頭人便召集全村的居民帶着猪到江邊去。把猪綁在樹上，人羣裏走出一個人來用木棒插到猪的生殖器內，同時喃喃祝告，「願姑娘們多多生子，你們早早升天，我們多多喫肉。」然後把猪宰了，平均分送寨中各家，於是這私生子便被認爲是寨子裏的一員。生過兒女的閨女出嫁後，她的丈夫仍得承認這些孩子是自己的兒女。車里街頭有一個洗衣夷女，叫做衣康，她已經有了三個孩子，但是人們不知道誰是他們的父親。然而這些孩子們也並沒有受到別人的歧視。殺嬰（私生子的普通命運）的可怕的罪惡，在這裏是絕對不會發生的。

（庚）生殖力的低落

十二版納氣候溫和，土地肥沃，自然產物很豐富，人民可以不勞而食。而且千百年來沒有受到外族殘酷的侵凌。在這種和平富庶環境中，以生物學眼光着來，最適宜於生物的繁殖。然而事實却完全相反，直到最近，這裏仍舊是地廣人稀。夷人的家族非常的小，普通所謂「五口之家，」在這裏都很少見，平均每對夫婦，不過有兩個兒子，換言之，僅僅夠維持現有的人口的數目而已。影響人口的因素很多，如可怕的瘧氣和土司間不斷地衝突，每年都掠奪了不少的生命，然而最重要的還是生殖力的低弱，造成生殖力低弱的原因，至少有三點值得提出：第一是性的放縱，就人類一般的經驗，女子和男子交接過度，往往影響她的生殖能力。雖然這種說法沒有可信的科學根據。第二是墮胎，喜歡風流的少女，當然不願懷孩子而消耗她寶貴的時光，更不願受生產的痛苦。因此墮胎之風很流行，墮胎的藥物學也特別發達。常墮胎的女子，以後生育是很困難的。而且到年齡老大，做了風流性，嫁作商人婦時，生殖力已經降低了。第三常患瘧疾諸地方的人民易致不生產。這意見是馬克拿馬拉（Macnamana）提出的，達爾文在其名著「物種原始

」中曾經引用過。

寨的組織

（甲）寨子代替了氏族

一個民族的正常發展，總是由家族進到氏族。所謂氏族，據羅維的定義：「氏族是單方的親屬羣(Unilateral Kinship group)牠的計算親屬是從母親或父親而完全蔑視其他一親的。倘若一個部族是組織成父系氏族的，每個兒童都屬於父親的氏族。以父親的姓爲姓。」但是這種組織在夷族社會中並不存在。比家族更大而且是一切活動的單位的組織是寨子（——泰語曰蠻，相當於漢人的村莊——）一個寨子裏的全體居民，可以享受這寨子裏的一切權利，也要分担一切的義務。田地不屬於一個家族而屬於整個的寨子。居民困苦相助，疾病相望，關係的密切和一個氏族差不多。

（乙）沒有姓氏的民族

另一個證據說明氏族不存在的就是他們沒有姓氏。所以既不能從母姓，也衹法從父姓。和未沐漢族文化以前的日本人一樣，從他們的名字上，決看不出他們的血統關係來。他們的命名也有一個規律，並且也有階級性的。貴族的子弟在沒有承襲職位時，大概總是叫召什麼，如召香召欠等。承了官職後，就以官職爲名，如召猛海，召猛龍。召是主人（即官）的意思，平民不能隨便用的，他們的名子總有「岩」的音，如岩叫，岩生，岩將……因此雷同的名字非常之多。女子的命名也是如此，階級分得很嚴，例如宣慰的二小姐叫摩貧，意即銀公主，土司和大頭人的女兒則稱爲能什麼，如能香（寶小姐，）能不懂嗎（不懂嗎是一種花，）能蘇利達（？：小姐。）女孩兒以稱爲能爲大榮幸，所以土司的親戚的女兒也沐恩澤稱能什麼了。平民的女兒則叫衣什麼如衣香（寶姑娘，）衣改我（玉姑娘，）衣坊姆（金姑娘，）衣陽（？姑娘）……你走到任何一個寨子，總會遇到岩叫先生、岩將先生，以及寶姑娘、金姑娘、爲了分別這些雷同的名字起見，往往在名字上加上他（或她）所居的寨名，如糯聽的岩睡，糯很的金姑娘……

一個男子，一生要換三個名字，初出世時，有一個乳名。到了七八歲。便送到廟中當小和尚，這時由佛爺代起一個法號。學成還俗，又另外起個官名。我有一位擺夷朋友，他現在縣政府做翻譯官。他的小名叫做糾習，其意和我們叫小孩爲阿貓阿狗差不多，法號叫酬堪翁，而官名則叫召欠。

宣慰和所有的土司都以刀爲姓，是和漢人來往才取用的，據說就是把召字除了口字得來。因爲召字不見於百字姓，否則他們就姓召了。

（丙）土地寨有制度

（一）原始共產社會：　凡是到過十二版納的人，回去最稱道的，總是夷人的原始共產制度，這實在是一種膚淺的觀察和似是而非的結論。實際上他們雖對某種貨財可以共產，但就別種財產而論，他們也承認各人的私有權。而且共產的原則並沒有運用到較大的政治單位如整個十二版納或一猛，僅實行於範圍較小的組織（一個寨子。）所以祇可以說是集體所有權制（尤其在土地方面）真正的共產制度是不存在的。

（二）土地寨有：　名義上十二版納的一切土地屬於宣慰而一猛的田地屬於該猛的土司。實際上土司祇有時可以任意處理荒地，已墾的田地他是不能過問的。這種熟地分屬於各個寨子。每寨所佔的耕地面積大小也不等。由寨中最大的頭人平均分配給寨中的居民。耕種和收穫的時節全寨的人民互相幫助，新穀登場每戶取去他應得的數量。如果寨中的居民遷移他處或別寨的人民遷入本寨時，土地就得從新分配。舉例來說：今有甲乙兩寨，甲寨有居民十戶，田一百一十畝，那麼每戶可分得十一畝。乙寨有居民十一戶，田二百二十畝，每戶可分得二十畝。今乙寨中某君要遷入甲寨，他先得備一份禮物送給甲寨的頭人並且說明他的遷來的意思。得到頭人同意，他就可以擇日遷來，這時頭人通知全寨居民，每家出一人來助他造房子同時大家湊了六十挑穀子送給他暫時維持生活。甲寨和乙寨的頭人於是從新分配本寨的田地，甲寨現在每戶僅有十畝，乙寨每戶反增加到二十二畝了。

因爲政治，地力和其他的影響整個寨子遷移到別處去是常有的事。他們在新環境裏另外開闢了許多田地，聽任原來的田荒蕪下去。不過這塊熟荒的主權仍舊屬於該寨的。假使有人想要耕種這片田地，他先要宴請該寨的重要頭人，得到他們允許後，主權才算讓渡過來。

土地的買賣，在這裏似乎沒有發生過。

這種土地共有制度，據羅維的意見是一個後起的發展，不是一個早期的產物。巴登保威爾（Boden Powell）在印度研究的結果，他認爲這制度「不是原始的，而是由從前的村落創建人或受封人（或其他）的單獨所有權所產生，共同所有權是對於某創建人的（按照祖傳的股分）共同繼承的結果」。

（三）公田：　土司除了向人民徵收戶捐和糧外，他自己還有私田。這些田地大概總是位於人民的田地之中，由人民代爲耕種，產物完全歸諸土司，這很有點像古代的井田制度。

土司的田地固然要比較肥沃，同時也看環境和需要才圈定的。例如在要利用河流的水灌溉的區域，在別處下流的居民常與上流的居民發生衝突，甚至流血的械鬥，但是夷人却巧妙地消滅

這種糾紛的因素，土司在河流的下流選定了他的私田。因此據有上流的田的居民便不敢把水道阻塞了。

（丁）私有產和財產的傳授

財產的集體所有權僅限於稻田，別種財產却完全是私有的，而且這種私有權的界限非常嚴明。一個家族開闢了一片園藝地後，他們便是這塊地的主人，沒有得到他們的允許，別人不能隨便採取一棵菜或一隻果子。否則，就犯了侵害別人財產的罪，如果是本寨的人，他們可以請求頭人給以相當的懲罰，如果是外來的人，可以把他捉住，責他賠償，甚至加以無情的毆打。

動產方面，純粹的個人所有權更明確地規定了，一個家庭中的炊具，牲畜，銀錢，器具等是絕對私有的，家族以外的不能隨意取用，或者據為己有，而且動產的所有權往往基於個人的努力，就是一個家庭中的每一個分子——男人，女子甚至小孩——都各有其私產。除了貨幣的儲蓄外，婦人保有她的紡織器具，小孩有他們自己喂養的雞鴨和其他。當我們住在橄欖壩蠻海村時。有一次向主人買雞，他的小妻，媳婦，和女兒各捉了自己的雞送來，向誰買雞，錢就得交給誰。我們臨走時又給他的媳婦和女兒每人各一元，因為換下的衣服是媳婦洗的，而每日的用水則是他的女兒挑來的。

無形的財產如醫藥的智識以及法術咒語等也是絕對的私人所有，這些財產大概總是親子相傳，別人如果要想學習，一定要致送一筆相當的錢給這位醫生或法師，才能學習到這些神秘的智識。

土地既然是集體所有的，那麼一個人死後，他生前分得的田地自然不能直接傳給他的子孫，仍需收歸公有，讓寨中的頭人從新分配。至於園藝地和動產則遵照遺囑來支配。他們沒有一定的財產繼承法，既不一定把全部財產傳給嫡長子，也不一定把遺產平均分給所有的子女。（——如我們漢族。——）好在他們的子女都能獨立營生，不一定依靠他的遺產。而且他的遺產也實在微薄得可憐，一家夷人雖不說是貧無立錐，倒確是四壁蕭然，從家中的衣飾炊具臥具以至抹布一一列在單上，也不會滿一張打字紙罷。貨幣更不用說了，有一二百元的人家也是有名的富翁。所以子女並不會為爭奪遺產而打官司，他們的歷祖歷宗也就不去費心思制定什麼遺產繼承法了！土司們死後，遺產大概平均給所有的兒子。前任宣慰有九個兒子，他死了後長子承襲宣尉和府第，動產則由九個兒弟平均分配。據說每人也不過祇分得五六千銀元罷了！（照戰前官定比率，每銀元一元只會得法幣半元。）

社會的階級

一切原始的民族，社會中階級之分都是很複雜很嚴格的，有—

臘羅馬的奴隸制度，印度的四種階級，中國古代也把人分爲王公大夫士……許多不同的階級。近代資本主義的國家雖然在法律上沒有規定階級的存在。可是隱隱中仍形成許多對立的階級，如軍閥階級，官僚階級，資本家階級，地主階級，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這些階級互相壓迫和反抗，造成目前世界的不安。可是在夷族社會卻看不到這許多階級，他們整個種族中祇簡單地分爲兩個階級，一個是尊貴的土司階級，他們是世襲的統治者；一個是一切的民衆，他們的財產職業都相差無幾。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上都可以說是處於平等的地位。不過土司和平民這兩個階級的分野卻非常嚴格，人民在厭惡痛恨他們的兇暴的土司時雖然可以揭竿而起，把他殺死或放逐。但平民決不能坐上土司的寶座，仍得要找土司的子弟親戚或他猛土司的子弟來繼承的，就是名義上也不能假借，祇有世襲的土司才能稱爲名，別的頭人和平民是絕不能這樣稱呼的。正如陛下祇能用來尊稱皇帝，沒有通融的餘地。

婦女的地位

菲理曼 (Mr. Freeman) 在他的大著東洋的自由國 (The Oriental Land of the Free) 中曾經指出羅夷婦女在他們社會裏佔着很高的地位，他並對這點也常常特別的提到：「她的出生是很受歡迎的，因爲將來可以贅進一個女婿來……她和她的兄弟有同樣的權利，自由出去遊玩和穿着華麗的衣服，……母親在家庭上和經濟上有比父親更大的權力……」就我個人的觀察，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縱使不比男子優越一點，至少也和他們相等，尤其是一般少女。她們是社會上光明的使者，快樂的泉源，到處受到別人的尊敬和愛護，我們如果說少女是夷族社會的中心也沒有什麼不妥。在古代社會裏母權是很重的，從他們的神話中可以看出。現在雖然社會已經進到父權時代，可是母親的權威沒有完全消滅，女性也不會變成了男子的奴隸。

在經濟上男女的平等是很明顯的，女子不但處理家務，並且能從事男子的工作，她們也耕田打柴經商，除了供給自己外，在必要時還能供養她的丈夫或家族。她們既不倚賴男子而生活，當然也不肯受男子不平等的待遇。車里縣政府附近有一夷女，常替人家洗衣服的收入可以維持她自己和她的三個孩子，所以她不一定要嫁人，還是度那種自由自在的浪漫生活。我曾認識一位姓趙的漢人，他在車里縣娶了一位夷人太太，但是他沒有力量供給他的太太一個銅元。這位夷姑就各處趕街經營小買賣賺點錢來維持自己，有時當趙某太困窘，還能給點些微的援助。

在政治方面男子在表面上佔有優越的勢力。實際上女子的潛勢力也很不小。婦女同樣地能參預政治，甚且握有政治的實力。例如南嶠縣現在還有一位女性老叭（地位約當於鄉長。）據說她

事的才幹並不比男子遜色。前任宣慰刀宗良的太太在這車緬泰交界的區域也是鼎鼎大名的人物。她是景棟宣撫使（現劃給緬甸）的妹妹，名叫召能溫提（召能即太太，溫提意卽降福。）她很有才幹，目光也很遠大。她曾勸宣慰練新兵、辦學校、學漢文。可是這位統治者，一點不能了解，不肯採納施行。她很生氣，便運用她的潛勢力把宣慰迫得流亡到猛宋，多年不敢回來，後來她覺得久留在此一個人也做不出什麼事業，就悄然回到景棟永不再來了，此後她往來暹緬一帶經商，成為腰纏萬貫的大賈，當她鮮衣駿馬馳過街上時，誰不注意稱羨呢！近年車里又發生過一件嚴重的事，很可看出婦女在政治上勢力之大。大概是四五年前，大猛籠士司和他的太太因為意見不合發生口角，士司不勝，便忿而出亡，聲稱要削髮為僧。有些擁護士司的人民就揭竿而起，預備武裝送太太大歸，這位太太也不甘示弱，召集了她的親信，嚴陣以待，形勢相當嚴重，幸得縣政府接到消息很快便設法把太太騙到車里來，從事調解，一場干戈，才化為玉帛。

在心理上婦女也從沒有自覺比男子卑下。無論在那方面她總把自己看作和男子完全平等。如果丈夫在外面沾花惹草，她就想我為什麼不能有外遇呢，於是就出去結交幾個男朋友。佛海士司的前妻，就是因此離異的。一般平民的妻子有了愛人，即使給丈夫碰見了，也不能責打她，也不能責罵她，最多不過離婚而已。

然而在宗教上，婦女和男子卻不能完全平等，男子可以做和尚，女子卻不能做尼姑，因此不能受到教育，也就不認識文字了，廟中有盛大的集會的時候，女子只能坐在下方或坐在外面。有一次某寨送子弟為僧的晚上，有一個所謂「趕擺」的盛典，我曾經到那座緬寺（漢人稱夷人的廟為緬寺）去參觀，殿上團團地坐滿了男子。肥雞醇酒，歌聲笳韻，一片歡樂之氣。廟外面的路上走廊上則密密地排着旁觀而已。賣酒的，賣花生香煙的，還有他們的情人，和想揩油的男士擠來擠去，熱鬧的情形也不減於寺內。把這蠻煙瘴雨的小村，頓時點綴成西方極樂的世界。

重慶文匯貿易行

營業要目

化學儀器　化學藥品

測繪儀器　各種文具

地址　重慶保安路特二〇號

電報掛號　第九〇[illegible]號

從文獻上所見的西南夷語

游國恩

往讀續雲南通志稿，見其南蠻志所纂方言，自天象以至蟲魚，凡名物動狀諸詞及尋常日用短語，近二千條，亦云備矣。但所據者，不過樊氏蠻書、檀氏爨雅、師氏滇繫及南詔野史、東川、廣南、開化、麗江、師宗等府州志數種書耳。其間採摭，爨雅及諸府州志爲最多。蠻書野史亦不過寥寥數條，殊未能盡。滇繫則止摘其緬書而已。以種人言，尚不及滇中夷族十之二三。竊思有以補之。乃略考羣書，凡有涉及滇夷方言者，輒隨手記之簡端，得七十餘條；略以類從而存之，名曰『夷語拾遺。』——拾遺者，拾通志方言之遺闕。自是翻檢所及，頗有軼出滇雲夷種之外者，漸及緬越占城眞臘等處。蓋範圍寖廣，採掇遂多，不忍捐棄，附而存之，合之得如干條。年來息影窮山，見聞狹陋，不賢識小，聊以自娛，補苴罅漏，俟諸異時。

凡昔人所輯，若華夷譯語，西番譯語，夷語音義，滇南雜志中方言，苗防備覽中苗民風俗考；及諸方志中搜羅較備者，如安順府志，雲南新平祿勸等縣志；近人著述如苗荒小紀，嶺表紀蠻，西南夷族考察記諸書，雖頗記方言，讀者宜自得之，故不復迻錄云。

辛巳仲秋識於史城寓廬

（一）天文類

天——川蠻謂之「園」

按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六十九川四彭水縣老鷹砦山條下云：「摩園山在洪度驛西。蠻人呼天爲「園」。以出高極天，因名。」

雨——黔苗謂之「夠婁。」

按見田雯黔書卷一。

霧——滇蠻謂之「雺。」

按讀史方輿紀要卷百一十四雲南嵩明州軟雺山條下云：「蠻語霧爲「雺。」」

晴　黔苗謂之「汝艮。」

按見黔書卷一。

日午——黔苗謂之「大弄。」

按見黔書卷一。又[illegible]書卷二「大小相見坡」條，所謂「趕場大弄不停梭」也。

清氣——川蠻謂之「綽紐。」

按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三四川鎮雄軍民府烏通山條下云：「綽紐山蠻語清氣曰『綽紐』，謂此山清氣鬱然可愛。」

涼——川蠻謂之「雄。」

按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三四川烏通山條下云：「落砌雄山，蠻語涼曰『雄』，謂其高聳清涼也。」

（二）地理類

地——烏蠻謂之「濛。」

按見樊綽蠻書「風俗」第八。

山——白蠻謂之「和。」

按見蠻書「風俗」第八。又按新唐書南詔傳「夷語山坡陀爲『和』。」與蠻書合。又讀史方輿紀要卷百一十七太和城條下及卷百一十八涉木和驛條下並同。

川——白蠻謂之「睒。」

按見蠻書「風俗」第八。考新唐書南詔傳謂州爲「瞼，」而則本南詔野史並作「瞼，」蓋緣「州」「川」二字形近而誤，致混爲一。今以蠻書及新唐書合觀之，則川之爲「睒，」與州之爲「瞼」判然矣。

海——滇蠻謂之「惠。」

按讀史方輿紀要卷百一十五雲南建水州建水條下云：「元志，建水城每秋夏之間，潦水漲溢如海。夷謂海爲『惠，』大爲『劇，』故以『惠劇』名城。」

水——黔苗謂之「甕，」滇蠻謂之「矣，」又謂之「濮。」

按黔苗謂水曰「甕，」見黔書一。又讀史方輿紀要卷百一十四雲南亦佐縣矣屑山條下云：「夷語水曰『矣。』」又澂[illegible]州易籠廢縣條下云：「蠻語謂水爲『濮。』」又訛「濮」爲「易，」故曰易籠也。」

山頂——白蠻謂之「葱路。」

按見蠻書「風俗」第八。

陡坡——滇之土人謂之「溯。」

按讀史方輿紀要卷百一十六雲南鎮南州沙橋驛條下及同卷姚州七浉條下並同。

谷——白蠻謂之「浪。」

按見蠻書「風俗」第八。

林麓——滇蠻謂之「蕩欣。」

按讀史方輿紀要卷百一十五雲南石屏州條下云：「古蠻夷

四七一二六六

地。蠻曰「篛欣。」」注云：「猶漢言林麓也。」」

田畝—白蠻謂之「雙。」

按蠻書「風俗」篇云：「田曰「雙，」漢五畝也。」新唐書南詔傳亦云「凡田五畝曰「雙。」上官授田四十雙，上戶三十雙，以是而差。」然則「雙」非田畝之稱也。又按邵遠鐘漢繫「雜載」門云：「田四畝謂之一「雙。」蓋西域語，如卷之末曷也。金玉庭鐘詩寺僧乞與山前地，招客先開四十雙。滇西近天竺，故其方言云爾。今按兩說未知孰是。

石—川蠻謂之「硌。」

按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三四川烏通山條下云：「硌砌谿山，蠻語石曰「硌。」」

板石—石耶洞土人謂之「巴慣。」

按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三四川石耶洞長官司巴慣山條下云：「山崖多板石，土人呼板石為「巴慣」。」又按石耶洞長官司，本四川酉陽地。

砂石—川蠻謂之「諾。」

按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三鎮雄軍民府四川納沖河條下云：「托諾河蠻語砂石曰「諾。」以此河畔有砂石，故名。」

火—黔苗謂之「歹，」又謂之「沱。」

按並見蠻書卷一。

中國—真臘謂之「備世。」

按見周達觀真臘風土記。

東—滇蠻謂之「邵。」

按讀史方輿紀要卷百一十四雲南嵩明州金城條下云：「邵甸縣本名東甸，蠻語東為「邵。」」

北—安南謂之「朔。」

按周去非嶺外代答卷四「風土」門云：「交趾謂北為「朔。」」

州—南詔謂之「瞼。」

按新唐書南詔傳「南詔有十瞼。夷語「瞼」若「州。」曰雲南瞼，白厓瞼亦曰勃弄瞼；品澹瞼，邆川瞼，蒙舍瞼，大釐瞼亦曰史瞼；苴咩瞼亦曰陽瞼；蒙秦瞼，太和瞼，越川瞼」按今本南詔野史據之，而微有不同。別本野史「瞼」並誤作「睒。」說見前。

里—廣南夷謂之「牛。」

按湧幢小品卷三十云：「廣南諸夷謂里為「牛。」凡幾十幾里則曰「幾十幾牛」。」

(三) 人事類

君王—洱蠻謂之「詔，」東女國謂之「賓就，」麗川夷（一名白夷）

謂之「法，」緬人謂之「卜剌浪，」擺家夷謂之「天旺」，南詔謂之「驃信，」又謂之「震旦。」其自稱曰「元，」稱臣下曰「昶。」

按蠻書「名類」篇云：「茫蠻部落並是開南雜種。「茫」是其君之號，蠻呼「茫詔。」」舊唐書南蠻傳：「東女國，西羌之別種，女王號爲「賓就。」」【按又見新唐書西域傳，考太平廣記四百八十一引神異記曰：「東女國戶口兵萬人，散山谷，號曰「賓就。」」是直以戶口兵爲「賓就」矣。然以兩唐書證之，其下蓋奪「女王」二字。】麓川夷謂君曰「法，」緬人謂君曰「卜剌浪，」並見毛奇齡蠻司合誌，滇繫十之一「屬夷繫」云：「老撾夷，其國人稱至尊必曰「天旺，」蓋春秋「天王」之意。」新唐書南詔傳：「元和三年，異牟尋死，子尋閣勸立，自稱「驃信。」夷語君也。」玉谿編事載南詔以十二月十六日爲星四節日，遊於避風臺。驃信賦詩，有句云：「自我居震旦。」又云：「元昶同一心。」注云：「謂天子爲「震旦，」謂「朕」曰「元，」謂「卿」曰「昶。」」【按「元」「昶」之稱亦見新唐書】。

后妃——后南詔謂之『信麼』，又謂之「九麼。」妃謂之「進武。」緬人謂王后曰「米澇剌。」

按新唐書南詔傳：「南詔王母曰「信麼，」亦曰「九麼，」妃曰「進武。」」南詔野史本之。緬人謂王后爲「米澇剌，」見蠻司合誌。

酋長——南蠻曰「精夫，」滇之玀玀曰「撒頗，」桂之猺人曰「布伯，」老撾或謂之「招木弄，」或謂之「招木牛，」或謂之「招木化。」孟艮【一作孟揩】蠻謂之「怕詔，」孟密蠻謂之「陶猛。」僰夷或謂之「昭華，」或謂之「昭孟，」【一作「明孟。」】或謂之「昭祿，」【一作「昭錄」】或謂之「昭綱，」「昭百，」「昭哈斯，」「昭准；」又謂之「火頭」。雲龍蠻謂之「頭人；」黎州蠻謂之「都鬼主；」黔苗謂之「海折陌耕。」其黑羅羅謂之「頭目，」其等不一，或曰「更苴，」或曰「慕魁，」或曰「勺魁，」或曰「罵色，」或曰「黑乍。」黔之水西蠻亦曰「頭目，」又曰「馬。」

按後漢書南蠻傳：「名渠帥曰「精夫。」」滇繫十之二「屬夷繫」云「玀玀部夷稱酋必曰「撒頗，」夷言主人也。」鄺露赤雅卷上云：「土目稱其酋曰「布伯。」」【按此指廣西猺人言。】「招木弄，」「招木牛，」「招木化」並見明史土司傳。而讀史方輿紀要卷百一十九老撾軍民宣慰司下引通攷云：「酋長有三等大曰「招木弄，」次曰「招木牛，」又次曰「招木化；」而襲宣慰者，則「招木弄」也。」又同卷孟艮禦夷府下注引通考云：「酋無姓，號「怕詔。」」——「怕詔」者，夷之尊

稱也。」又同卷孟密宣撫司下注引通考云：「天順中，宣慰司罕擺使其陶猛思歪領之。「陶猛，」猶言頭目也。」蠻司合誌云：「蠻俗稱宣慰爲「昭華，」總領爲「昭孟，」把事諸目爲「昭祿，」「昭綱，」「昭百，」「昭哈斯，」「昭准，」以次臣屬。」又李元陽萬歷雲南通志，倪蛻滇小記，師範滇繫，檀萃滇海虞衡志並稱僰夷稱宣慰曰「昭華，」其屬有「叨孟」「昭錄」「昭綱，」遞相管轄。「叨孟」總統政事，軍民多至數十萬。「昭錄」亦萬餘人，「昭綱」千人。而滇繫釋之曰：「「昭華，」言主人也。」【見十之二屬夷】蠻司合誌又云：「「火頭，」漢言渠魁也。」雲龍蠻謂酋長曰「頭人，」見王鳳文雲龍記往。黎州蠻謂酋長曰「都鬼主，」見陸次雲峒谿纖志【按蠻夷稱酋曰「鬼主，」本屢見新唐書文獻通考等書。此云「部」者，蓋「都統」「都元帥」之類耳。】黔苗謂頭人曰「海折陌耕，」見黔書卷一。又同書同卷云：「黑羅羅部之長曰「頭目，」其等有九，曰「九扯。」最貴者曰「更苴，」次則「慕魁，」「勺魁，」「罵色，」以至「黑乍，」皆有職守。」水西蠻謂酋長曰「頭目，」又曰「馬，」見讀史方輿紀要卷百二十三水西宣慰考。

酋長妻——滇之玀玀及黔之黑羅羅並謂之「耐得，」廣西諸猺謂之「媚娘。」

按南詔野史卷下云：「猓玀部長妻曰「耐得。」」滇繫十之二「屬夷繫」則云：「酋長正妻曰「耐得。」」黔書卷一云：「黑羅羅其酋長之妻曰「耐得。」」李宗昉黔記卷三亦云：「猓羅在大定府屬有黑白二種。黑者爲大姓，其俗尙鬼，又名「黑鬼，」羅鬼女官，即猓羅正妻，稱曰「耐德。」」「媚娘」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而陸次雲峒谿纖志及閔叙粵述皆本之。

官吏——廣西蔞語謂之「溝主，」其士官謂之「主戶。」東女國之女官謂之「高霸。」麼些謂之「木瓜，」人稱之曰「弗哈。」孟猜蠻謂之「司祿刁猛。」黔苗謂之「貿。」

按嶺外代答卷四「風土」門云：「廣西之蔞語稱官爲「溝主。」」【「蔞語」者，嶺外代答卷三「五民」條云：「士人，自昔駱越種類也。居於村落，容貌鄙野，以唇舌爲音聲，殊不可曉，謂之「蔞語。」」】桂海虞衡志云：「羈縻州洞，隸邕州左右江者，有知州，權州，監州，知縣，知洞，其次有問發遣權發遣之屬，謂之「主戶。」」【按百粵風土記引作「戶主。」】舊唐書南蠻傳：「東女國有女官，曰「高霸，」平議國事。」而新唐書西域傳云：「官曰「高霸黎，」猶言宰相也。」【按太平廣記四百八十一引神異記亦無「黎」字。】余慶遠維西見聞記云：「麼些三五百戶，或百餘戶，或數十戶一頭目，建設時，地大物衆者爲「

土千總，」「土把總，」爲「頭人，」次爲「鄉約，」次爲「火頭，」皆各子其民。子繼弟及，世守莫易，稱爲「木瓜，」猶華言官也。若「稱爲「那哈，」猶華言主也。」滇繫十之一「爨夷類」云：「孟摘蠻，其官師曰「司祿刁猛。」」黔苗謂官曰「賈，」見黔書卷一。

官稱—南詔之官或曰「坦綽，」或曰「布燮，」或曰「九贊，」或曰「酋望，」或曰「正酋望，」或曰「員外酋望，」或曰「大將軍，」或曰「員外，」或曰「爽酋，」或曰「彌勤，」或曰「勤齊，」或曰「兵獳司，」或曰「演習，」或曰「演覽，」或曰「繕齊，」或曰「繕覽，」或曰「澹酋，」或曰「澹覽，」或曰「幕攜，」或曰「幕覽，」或曰「陀酋，」或曰「陀西。」眞臘之官或曰「巴丁，」或曰「暗丁，」或曰「廝辣的。」

按新唐書南詔傳：「南詔官曰「坦綽，」曰「布燮，」曰「九贊，」謂之「清平官。」所以決國事輕重，猶唐宰相也。」又按太平廣記四百八十三，「謂詞臣爲清平官。」曰「酋望，」曰「正酋望，」曰「員外酋望，」曰「大將軍，」曰「員外，」猶試官也。曰「爽酋，」曰「彌勤，」曰「勤齊，」掌賦稅。曰「兵獳司，」掌機密。大府主將曰「演習，」副曰「演覽；」中府主將曰「繕齊，」副曰「繕覽；」下府主將曰「澹酋，」副曰「澹覽；」小府主將曰「幕攜，」副曰「幕覽。」府有「陀酋，」若管記；有「陀西，」若「判官。」」又按南詔野史「官制」條本之，而不盡。」眞臘風土記云：金傘柄以上官皆呼爲「巴丁，」或呼「暗丁；」銀傘柄者呼爲廝辣的。」

滇官吏—滇官，黔苗謂之「大老黃；」滇吏士，黔苗謂之「小老黃。」

按並見黔記卷一。

管兵頭目—黔苗謂之「揀色。」

按見黔書卷一。

鄉村鎮守官—眞臘謂之「買節。」

按見眞臘風土記。

書辦—黔苗謂之「募施。」

按見黔書卷一。

村正—山獠謂之「郎火，」其次謂之「火。」

按桂海虞衡志云：「獠在右江溪峒之外，俗謂之山獠。無年甲姓名。一村中推有智力者曰「郎火，」餘但曰「火。」」按又見嶺外代答卷十「蠻俗」門，峒谿纖志，粵述皆襲之。

紳耆—苗人謂之「鄉公，」粵西猺獞謂之「賽老。」

按峒谿纖志云「苗人論事是非者謂之「鄉公。」」粵述云：「凡里中是非曲直，俱向「賽老」論說，此老一一評之，如甲乙俱服，即如決斷；不服，然後訟之於官。」按此卽廣輿記所稱「到老」「都老」者是也。

以上君長

百姓—南詔謂之「佴柔，」粵西左右江夷人謂之「提陀。」民之強壯者曰「田子，」或曰「田丁，」亦曰「馬前牌。」

按太平廣記四百八十三引玉谿編事載，南詔星回節日，清平官趙叔達詩曰：「下令佴柔洽。」注云：「佴柔，百姓也。」桂海虞衡志云：「羈縻州洞隸邕州左右江者，其民皆稱「提陀，」猶言百姓也。」【按峒谿纖志亦云：「獠人之百姓謂之「提陀。」」本此。赤雅卷上云：「隄陀，可以溺唾人也。」殆近詭說。】又云：「民戶強壯可教勸者謂之「田子」「田丁，」亦曰「馬前牌，」總謂之「洞丁。」」【按百粵風土記及粵述皆本之。】

種姓—南中夷人或謂之「昆，」或謂之「叟，」或謂之「耆老，」或謂之「遑耶，」或謂之「自有耶，」或謂之「百世遑耶。」

按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云：「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夷中有桀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與夷為姓曰「遑耶，」諸姓為「自有耶，」與夷至厚者謂之「百世遑耶。」」【按檀萃滇海虞衡志卷十三以此為白人所稱。】

儒士—眞臘謂之「班詰。」

按眞臘風土記「三教」條云：「為儒者呼為「班詰。」」又「語言」條云：「呼秀才為「班詰。」」

僧侶—眞臘謂之「苧姑。」

按見眞臘風土記。

道士—眞臘謂之「八思。」

按見眞臘風土記。

兵勇—爨夷謂之「普刺，」或謂之「昔刺。」孟獲蠻謂之「昔蟄，」南詔王之親兵曰「朱弩佉苴，」其民兵曰「白衣。」玀玀之勇士曰「苴可。」粵西左右江土官之精兵曰「內甲。」

按滇繫十之二「屬夷繫」云：「爨夷軍民不定籍，每三五人充軍一人。正軍謂之「普刺，」猶中國胄壯士。」而李元陽雲南通志，倪蛻滇小記及滇海虞衡志卷十三又並作「昔刺，」未知孰是。【按「普」「昔」形近，或有一誤。】又滇繫十之二「屬夷繫」云：「孟獲蠻卒伍曰「昔蟄。」」新唐書南詔傳：「王之親兵「朱弩佉苴。」」——「佉苴，」韋帶也【按南詔野史本之】南詔野史卷上云：「民兵號「白衣。」」又卷下云：「玀玀勇士曰「苴可。」」粵述云：「兩江谿洞土官，其兵精者為「內甲，」華言「親丁」也。」

巫師—玀玀謂之「大覡皤，」或謂之「拜禡，」又謂之「白馬。」麼些謂之「多巴。」獞謂之「瑤眡。」黔之花苗謂之「鬼師；」猓玀謂之「大奚婆。」

按南詔野史卷下云：「猓玀信鬼尚巫，巫有「大覡皤」「拜禡」「白馬」之號。」維西見聞記云：「麼些病，不醫藥，延其巫曰

「多巴」禳祝，皆謁資以酬。」赤雅卷上云：「瑤覡者，巫也。」

按此獞人語。餘並見黔書卷一。

僕人——廣西蔞語謂之「齋捽。」左右江土官謂之「家奴，」亦曰「家丁。」猗老謂之「奴狗。」黔苗謂之「陶貢。」

按嶺外代答卷四「風土」門云：「廣西之蔞語稱僕使曰「齋捽。」」桂海虞衡志云「羈縻州洞隸邕州左右江者，其「主戶」攻剽山獠及博買嫁娶所得生口男女相配，給田使耕，教以武技。世世隸屬，謂之「家奴，」亦曰「家丁。」」猗老謂僕傭曰「奴狗，」見峒谿纖志「陶貢」見黔書卷一。

婢女——廣西獞之土目謂女奴曰「獋婢。」滇臘謂宮婢曰「陳家闌。」

按「獋婢」見赤雅卷上。「陳家闌」見滇臘風土記。

寡婦——僰夷謂未亡人曰「鬼妻。」阿猖謂之「聊毛。」

按滇小記，僰夷喪，召拜禡誦經三日；以簟裹而舁之山。妻不更嫁，命曰「鬼妻。」〔按睽車志粵西夫死，謂之「鬼妻，」人無娶者。〕是「鬼妻」之名甚早，且不僅僰夷有之。「聊毛」見雲龍記往阿猖傳。

獨男——擺夷謂之「固固。」

按見雲龍記往擺夷傳。

獨女——擺夷謂之「結媽。」

按見雲龍記往擺夷傳。

童男——猺人謂未冠者曰「裸漢。」狪獞猞狚苗諸夷謂之「羅漢，」黔之清江黑苗亦謂之「羅漢。」

按王士性桂海續志云：「西南諸夷俗惟猺最陋。衣僅齊腰，袖極短。年十八歲以上，謂之「裸漢。」」廣西懷遠縣志云：「懷遠之夷，有猺狪獞三種，又有猞狚苗三種，其情不甚相遠。喜作「羅漢，」——「羅漢」者，惡少之稱也。凡娶妻，不由媒妁，男與女答歌通宵。凡答歌，「羅漢」首插雉羽，椎髻，裹以木疏。著半邊花袖衫，有褌無裙。衫最短，褲最長。男女各徒跣，一女子自擇一男子對歌。」赤雅卷上亦云：「貴少賤老，染髮剃鬚。喜作「羅漢。」「羅漢」者，惡少之稱也。」峒谿纖志又云：「苗童之未娶者曰「羅漢。」」黔記卷三亦云：「清江黑苗未婚男子稱曰「羅漢。」」

童女——苗人謂之「觀音，」黔之清江黑苗謂之「老倍，」擺夷謂之「阿苴。」

按峒谿纖志云：「苗女之未嫁者曰「觀音。」」黔記卷三云：「清江黑苗未婚女子，稱曰「老倍。」」雲龍記往擺夷傳云：「「阿苴，」華言姑娘也。」

孩童——苗人謂之「馬郎。」黔苗謂之「的。」

按峒谿纖志云「苗人幼穉謂之「馬郎。」」而黔之青猺家

謂所私者亦曰「馬郎。」見黔記卷三。黃猶稱童男爲「羅漢

」也。黔苗謂孩童爲「的，」見黔書卷一。

伴儅——黔苗謂之「必蘇。」

按見黔書卷一。

神人——阿猖謂之『呵彌。』

按見雲龍記往阿猖傳。

菩薩——擺夷謂之「曷來。」

以上色目

父——黔苗謂之「拔，」又謂之「罷，」又謂之「包，」又謂之「索，」又謂之「阿孛。」獞謂之『扶。』滇臘謂之「巴驢。」

按黔苗稱父爲「拔，」爲「罷，」爲「包，」爲「索，」並見黔書卷一。又同書卷二載山歌云：「阿蒙阿索門前立。」按「阿蒙」母也，見下。「阿孛」見黔記卷四。獞人稱父曰『扶』，見南寧府志。滇臘稱父曰『巴驢，』見滇臘風土記。【按叔伯亦稱「巴驢。」】

母——廣西蔞語謂之「米饢。」黔苗謂之「蒙，」又謂之「明，」又謂之「蔑，」又謂之『咪。』滇臘謂之「米。」

按「米囊」之爲母，見嶺外代答卷四「風土」門。「蒙」「明」「蔑」「咪」之爲母，並見黔書卷一。又按滇臘風土記，凡姑姨嬸姆及鄰人之尊年者皆謂之「米，」非以之尊稱母

也。

兄——黔苗謂之「皮，」擺夷謂之「兔莫，」滇臘謂之「邦。」

按「皮」之爲兄，見黔書卷一，「兔莫」之爲兄，見雲龍記往擺夷傳，「邦」之爲兄，見滇臘風土記。【按姊亦曰『邦。』】

弟——滇臘謂之「溫補。」

按見滇臘風土記。

妻——粵西左右江夷謂之「媚娘。」

按桂海虞衡志云：「羈縻州洞邕州左右江酋豪，或娶數妻，皆曰「媚娘。」」【按峒谿纖志粵述等書皆本之。】

女——滇南龍氏土司謂之『以納。』

按陳鼎滇黔土司婚禮記云：「峒主呼女爲「以納。」」

祖母——廣西蔞語謂之「低。」

按見嶺外代答卷四「風土」門。

舅——滇臘謂之「吃賴。」

按見滇臘風土記。

姑夫——滇臘謂之「孛賴。」

按見滇臘風土記。

壻——龍土司謂之「柘察。」南方士人之僭壻曰「師郎。」

按滇黔土司婚禮記云：「「柘察」者，苗語也。洞主呼壻爲「柘察。」」太平廣記四百八十三引投荒雜錄云：「南方士人

以女配僧，呼之爲「師郎。」

以上親屬

求偶—獠人歌以求偶，謂之「博新雙。」

按桂海續志云：「西南諸夷俗，惟獠最陋。田事畢，則十餘人爲羣，越村偕其村之幼婦偶歌，謂之「博新雙。」」

情歌—麼些謂男女相悅之歌曰「阿合子。」猺獞諸夷謂之「浪花歌。」

按繼西見聞記云：「麼些聞，則歌男女相悅之詞，曰「阿合子。」悉此體，音商以哀。彼此唱和，往往奔合於山澗叢林中。」又廣西懷遠縣志云：「懷遠之夷，有猺獞獠狪苗。凡娶妻，不由媒妁。男與女答歌通宵。正月與八月答歌於女子之家，合卺而退。惟三月則答歌於山上，謂之「浪花歌。」」峒谿纖志亦云：「谿峒蠻獠男女相歌於正月朔，三月三，八月十五，而三月謂之「浪花歌，」尤無禁忌。」

擇配—苗人及黔之車寨苗俱謂之「跳月。」

按峒谿纖志云：「苗人之婚禮曰「跳月。」」「此特其擇配之手續耳。非婚禮之謂也。黔記卷三云：「黔之車寨苗未婚者於曠野爲月場，以絃女歌，相悅者，自爲配合，亦名「跳月。」」此跳月之義也。又考峒谿纖志載，龍家苗立本於野，謂之鬼竿。春時，男女旋躍其下，以擇配偶。而黔記卷三又載，白狆家每孟春，擇平壩，豎大木一，空其中，名曰「巴槽。」男子各執竹片擊「巴槽，」其聲響似鼓，名曰「打蠻，」又曰「鬧耍。」男女抱腰相戲，父母在旁觀之，以爲樂。漢人通苗語者，亦與焉。此皆「跳月」之類，而俗稱不同。

情人—峒官選峒中之少好者伴其女，謂之「天姬隊。」粵西猺人謂之「野郎，」又謂之「苦郎。」黔之白狆家謂之「外郎。」

按赤雅卷上云：「峒女於春秋時，布花果笙簫於名山，五絲刺同心結，百紐鴛鴦囊。選峒中之少好者，伴峒官之女，名曰「天姬隊。」」陸祚蕃粵西偶記云：「女子既嫁，旋回母家，不與丈夫相見。另招男子同宿，粵西猺人名曰「野郎，」亦曰「苦郎。」」又黔記卷三云：「白狆家」未婚苗女，多與漢人往來，名曰「外郎。」俟女正配有夫，酬以苗布一二匹，謂曰「斷郎錢，」即不得再往。」

野合—獠人謂之「插青。」

按峒谿纖志云：「獠人入山野合，於路口插松竹，以斷往來，謂之「插青。」」考雲南通志滇蠻諸書，滇中諸蠻多有此習，亦名「插青。」

育嬴—邕州蠻居其新壻曰「入寮。」

按嶺外代答卷十「蠻俗」門云：「邕州溪峒嫁娶，壻來就親，女家於所居五里之外，結草屋百餘間與居，謂之「入

寮。」」〔按亦雅卷上亦載之，以爲獞之峒官事。亦雅又云：「半年，妻與壻歸。盛兵陳樂，馬上飛鎗走毬，鳴鐃角伎，名曰「出寮舞。」」〕

邁盟——羅鬼謂之「奉堂。」

按峒谿纖志云：「羅鬼之俗，新婦見舅姑，不拜，裸而邁盥，謂之「奉堂。」」

送嫁——黔之六洞夷人謂之「送親。」

按黔記卷三云：「六洞夷人未婚男女，剪衣換帶爲憑。卜吉嫁之，鄰近女子執藍布傘往送，名曰「送親。」」

歸寧——黔之狑家苗謂之「回親。」

按黔記卷三云：「狑家苗每仲冬，男女相聚歌舞。所歡者約而奔之。及生子後，方歸母家，名曰「回親。」」

婚後宴樂——粵西獞人謂之「作星。」

按粵述云：「獞娶妻數年，延師巫，結花樓祀聖母，親族男婦，數百千人，歌舞號叫，三四日夜乃畢，謂之「作星。」」

婚後財禮——黔之八寨黑苗謂之「頭錢，」或曰「鬼頭錢。」

按黔記卷三云：「八寨黑苗女出嫁三日，卽歸母家。或一年半載，外氏向壻索「頭錢。」倘壻無力措辦，則將女改適。有壻女皆死者，向其子索之，名曰「鬼頭錢。」」

以上婚姻

喪祭——黔苗謂之「白號。」

按見黔書卷一。

喪樂——苗人謂之「鬧屍，」又謂之「唱齋。」黔之蔡家苗謂之「作夏。」

按峒谿纖志云：「苗人親死，則聚親族，笑呼歌舞，謂之「鬧屍。」又曰「唱齋。」」又按黔書卷一云：「蔡家苗喪禮殺牛宰牲，吹蘆笙，羅聚跳舞，命曰「作夏。」」

臘祭——苗人謂之「殺草。」

按峒谿纖志云：「祭用巫，設女媧伏羲位。」

宗祠——黔之樓居黑苗謂之「鬼堂。」

按黔記卷三云：「樓居黑苗在八寨丹江台拱，祖祠，曰「鬼堂。」」

木主——黔之打牙犵狫謂之「家親殿。」

按黔書卷一云：「打牙犵狫殮以棺而不葬，置崖穴間，高者絕地千尺；或臨大河，不施蔽蓋。樹木主於側，曰「家親殿。」」

汲水浴屍——獞人謂之「買水。」

按峒谿纖志云：「獞人親死，慟哭水濱；投錢於河，汲水而還，用之浴屍，謂之「買水。」否則以爲不孝。」

神廟藏薦——黔之貗人謂之「旁甑。」

按黔記卷三云：「貗人所祀之神，名曰「緩發」〔按「緩發」即「

四七一二七五

槃瓠』之音轉。】所藏之書，名曰「旁甎。」

以上喪祭

(四) 禽獸類

虎——南詔謂之「波羅。」滇之土人謂之「羅。」

按玉谿編事載，南詔星回節淸平官趙叔達詩曰：波羅毘勇猜。』注云：「波羅，虎也。」又見太平廣記四百八十三引。考蠻書「物產」篇云：「蠻王並淸平官禮衣悉服錦繡，皆上綴波羅皮。」注云：「南蠻呼大蟲爲波羅密。」新唐書南蠻傳亦云：「有功加錦；又有功，加金波羅。——「金波羅，」虎皮也。」諸書並合。陳繼儒虎薈又作「波盧。」〔按蠻書「風俗」篇作「草羅，」又小異。〕讀史方輿紀要卷百一十六雲南祿谷寨長官司納羅山條下云：「山深險，多虎豹，土人呼虎爲「羅。」」

野馬——南詔謂之「毘勇。」

按見玉谿編事引。已見前。又見太平廣記四百八十三引。

馬——黔苗謂之「麻」又謂之「米，」又謂之「虐。」滇臘謂之「卜賽。」

按見黔書卷一及滇臘風土記。

牛——白蠻謂之「舍，」黔苗謂之「擬，」又謂之「訛。」獞人謂之「懷魯巴。」滇臘謂之「箇。」

按白蠻謂牛爲「舍，」見蠻書「風俗」第八。黔苗謂牛爲「擬，」又爲「訛，」並見黔書卷一。獞人謂曰「懷魯巴，」見南寧府志。滇臘謂曰「箇，」見滇臘風土記。

豬——黔苗謂之「拜，」又謂之「巴。」滇臘謂之「直盧。」

按見黔書卷一及滇臘風土記。

狗——黔苗謂之「磨，」滇之江川土人謂之「屈。」

按黔苗謂狗曰「磨，」見黔書卷一。又按讀史方輿紀要卷百一十五雲南江川縣蟠坤山條下云：「屈顙嶺山志云，「土人謂犬爲「屈，」惜爲「顙，」常有獵是山而不獲者，因名。」」

犀——白蠻謂之「矣。」

按見蠻書『風俗』第八。【原注云：「「矣」讀如「咸。」」】

橐駝——雲南蠻謂之「肉屏。」

按元梁王女阿禚公主以其夫段功爲梁王所殺，悲憤作詩，有句云：『肉屏獨坐細思量。』南詔野史及蠻司合誌並云：「肉屏，駱駝也。」〔按柯劭忞新元史列女傳載此詩，而不著其義。〕

鹿——白蠻謂之「識，」川蠻謂之「砌。」

按白蠻謂鹿爲「識，」見蠻書「風俗」第八。又按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三四川烏通山條下云：「洛砌雄山，蠻語鹿曰「砌。」」【參閱地理類「不」條。】

雞——黔苗謂之「介，」又謂之「㚇。」【按『㚇』讀如「卞，」見

四七—二七六

【參閱續黔書卷五「俗字」條】眞臘謂之「頭。」

按見黔書卷一及眞臘風土記。

（五）草木類

松——川蠻謂之「托。」

按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三四川綿州涪條下云：「托諾河，蠻語松曰「托」。」【參閱地理類「砂石」條】

竹——烏蠻謂之「翦。」

按見蠻書「風俗」第八。

藥——川蠻謂之「雍。」

按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一「四川寺衣水條下雍消水引州志云：「蠻語藥曰「雍，」毒曰「消。」是水可以愈疾而甘美如漿也。」

剛生草——雲南蠻謂之「押不蘆。」

按阿蓋公主詩有「押不蘆花何處採」之句，南詔野史及蠻司合誌並云：「押不蘆，剛生草也。」【按新元史不著譯義。】

（六）飲食類

飲食——阿猖謂之「作作。」

按見黔龍記仡阿猖傳。

米——麼些謂之「扁米，」黔苗謂之「賓。」

按維西見聞記云：「麼些穀將熟，取其青者蒸而舂䑋，曰「扁米，」」黔苗謂米曰「賓，」見黔書卷一。

飯——白蠻謂之「喻，」獠謂之「毫，」猺人社日以飯相遺，曰「青精飯。」

按白蠻謂飯曰「喻，」見蠻書「風俗」第八。獠謂飯曰「毫，」見南寧府志，又按赤雅卷下云：「猺人社日，以南天燭染飯，競相遺送，名曰「青精飯。」杜詩：「豈無青精飯，令我顏色好！」」

鹽——白蠻謂之「賓。」烏蠻謂之「响。」獠謂之「鹵。」

按見蠻書「風俗」第八及南寧府志。

酒——獠謂之「醪。」眞臘謂之「朋牙四，」或謂之「包稜角。」

按獠謂酒曰「醪，」見南寧府志，又按眞臘風土記云：「酒有四等，其次者，土人呼為「朋牙四。」以樹葉為之。——「朋牙四」者，乃一等樹葉之名也。又其次以米或以剩飯為之，名曰「包稜角。」蓋包稜角者米也。」

蘗——川蠻謂之「泔。」

按見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一。【參閱草木類「藥」條。】

酥酪——古宗謂之「儼侶，」或謂之「貉粑。」

按南詔野史卷下云：「古宗取牛羊乳酥調油茶而食，名曰「

餓䬪。」」滇小記云：「古宗以青稞燕麥為麵，水和作團而食之，是曰「糌粑，」即乾糗餱糧也。」維西見聞記亦云：「青稞質類䅟麥，而莖葉類黍，七月種，六月穫。夷人炒而舂麵，入酥，為「糌粑。」」

羹臛—蠻夷以牛羊之臟作羹，曰「不乃。」

按朱輔溪蠻叢笑云：『「不乃羹，」牛羊臟略擺洗，羹以饗客，臭不可近。食之既，則大喜。嶺表錄異曰：交趾重「不乃羹，」先鼻飲其汁。「不乃」者，反切「擺」也。』考今本劉恂嶺表錄異卷上云：『交趾之人，重「不乃羹。」羹以羊鹿雞豬肉和骨，同一釜煮之，令極肥濃；漉去肉，進蔥薑，調以五味。貯以盆器，置之盤中。羹中有觜銀杓，可受一升。即揖讓，多自主人先舉，即滿斟一杓，內觜入鼻，仰首徐傾之。飲盡傳杓，如酒巡行之。喫羹了，然後續以諸饌，謂之「不乃會。」交趾人或經營事務，彌縫權要，但備此會，無不諧者。』其記製羹及食法甚詳，故備錄之。峒谿纖志亦載『「不乃羹，」』則襲溪蠻叢笑之文也。

蜜鼠—獠人以蜜飼胎鼠而啖之，曰『蜜聲唧』。

按張鷟朝野僉載云：『嶺南獠民，好為「蜜唧。」取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飣之筵上，囁囁而行，以筯夾取咬之，唧唧作聲，故曰「蜜聲唧。」』按又見太平廣記四百八十三引。

豬肘—黔書謂之「胖。」〔原注：「讀上聲。」〕

按見黔記卷一。

魚——蠻謂之「娵隅。」

按世說新語排調篇載，郝隆為桓公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娵隅。」」

葷粥—苗人謂之「醅。」

按峒谿纖志云：「苗人粥雜魚肉，蚼蟲叢嘬，以為珍品，謂之曰「醅。」」

早飯—黔苗謂之「艮捱。」

按見黔書卷一，

中飯—黔苗謂之「艮材。」

按見黔書卷一。

晚飯—黔苗謂之「艮喬。」

按見黔書卷一。

牛糞—南州人以牛腸中細糞滑飽，謂之「聖齏。」

按嶺表錄異卷上云：「容南土風，好食水牛肉，言其脆美。或炰或炙，盡此一牛。既飽，即以鹽酪薑桂，調齏而啜之。——齏是牛腸胃中已化草，名曰「聖齏。」腹遂不脹。」又按太平廣記四百八十三引玉堂閒話云：「南州人謂細糞為「聖齏。」」

（七）居處類

居室——㖼五謂之「掌房。」扯蘇謂之「閃片房。」山猺謂之「寮。」獞謂之「欄，」又謂之「麻欄子。」猺謂之「干闌，」古城夷亦謂之「干闌。」蜒謂之「水欄。」黔之八寨黑苗謂之「馬郎房。」

按南詔野史卷下云：「㖼五扯樓閣水面居，上人下畜，名曰「掌房。」」滇小記云：「扯蘇居山巔，木片覆屋，俗呼「閃片房。」」」溪蠻叢笑云：「山猺穴居野處，雖有屋以庇風雨，不過剪毛叉木而已。名「打寮。」」【按「打寮」猶言「架屋。」】桂海續志云：「獞，居室無問貧富，俱架樓，名曰「欄。」上人下畜，不嫌臭穢。」廣西永福縣志亦云：「南丹溪洞之人，呼為獞。其居，架木為欄，下畜畜穢。」又赤雅卷上云：「獞丁伐木為櫓，人棲其上，牛羊犬豕畜其下，謂之「麻欄子。」」峒谿纖志粵述並同。魏書卷一百一云：「獠者，蓋南蠻之別種。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闌。」」【按北史卷九十五作「干闌。」】張爕東西洋考卷二云：「古城之居處為閣，名曰「干闌」」」考朱國禎湧幢小品卷三十云：「「闌干」之名，起於北魏。南蠻中依樹積木以居，名曰「閣干。」」入唐此二字成雅語矣。」則「干闌」亦可謂之「闌干。」田汝成炎徼紀聞云：「蜒人瀕海而居，以舟為宅；或編蓬水滸，謂之「水欄。」」黔記卷三云：「八寨黑苗各寨野外均造一房，名曰「馬郎房」，未婚之女，晚來相聚其所歡悅者。」

城——烏蠻謂之「弄，」濮蠻謂之「籠。」

按烏蠻謂城曰「弄，」見蠻書「風俗」第八。又按讀史方輿紀要卷百一十四雲南宜良縣條下云：「蠻酋羅氏築城，號「羅裒籠。」」夷語謂城為「籠」也。又同書卷百一十五寧州西沙城條下及卷百一十六廣西州易龍驛條下說並同。

官署——南詔府署或謂之「爽，」或謂之「託。」

按新唐書南詔傳云：「「幕爽」主兵，「琮爽」主戶籍，「慈爽」主禮，「罰爽」主刑，「勸爽」主官人，「厥爽」主工館，「萬爽」主財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賈，皆清平官酋望大將軍兼之。——「爽，」猶言「省」也。「督爽，」總三省也。「乞託」主馬，「祿託」主牛，「巨託」主倉廩，亦清平官酋望大將軍兼之。」【按南詔野史「官制」條本之，但次第不同。又「琮」作「宗，」「勸」作「功，」「工館」作「工作，」「乞託」作「氣託。」「氣」「乞」聲之近，「功」「勸」形之譌。】

府第——眞臘謂之「南棚。」

按見眞臘風土記。

霸衣—黑蠻謂之「森木。」

按見異域風土記。

（八）服飾類

接籬—西爨蠻謂之「莩綏。」

按段成式酉陽雜俎「境異」篇云：「蛟中夷風不改武宗蠻好著芒心接籬，名曰「莩綏。」」按又見太平廣記四百八十二引。

纏胸—老撾夷以布纏胸，謂之「打抄子。」

按南詔野史卷下云：「老撾短衣無袴，用雜色布一疋，從腋下兜繞，圍納胸前，名「打抄子。」」

纏頭—廣南黎洞以巾纏頭，謂之「冒白。」

按屈輝清滇繫志云：「廣南黎洞皆以巾纏頭，故曰「冒白。」」又見董斯張吹景集引。

臂衣—獞謂之「線褔。」

按赤雅卷上云：「凡有攻掠，鬻鬼誓衆，乃描湿長峒官把酒，賜緣熊綠鬃錦鞋瓶瓶，綠熊臙脂鑄鞋盞門，欲其絕塵而鬥也。「線褔，」臂衣也；「瓶瓶，」戰屐也。」「按此述獞事。」

戎屐—獞謂之「瓶瓶。」

按見上文。

腰帶—白蠻謂之「佉苴。」

按見蠻書「風俗」第八。「按又見男條。」

兜肚—黔之八寨黑苗謂之「遮肚。」

按黔記卷三云：「八寨黑苗女子，胸前繡繡一方護之，謂之「遮肚。」」

骨簪—獞猺苗以牛骨簪曰「蘭冠。」

按廣西獞猺隘志云：「猺獞獞狫猁苗凡等歌舉女則贈男以花帶，男則贈女以「蘭冠。」」——蘭冠者，牛骨扁簪也。」

錦被—雙白蠻謂之「踏襄彩。」

按阿禮古詩有一說「一生踏襄彩」之句。南詔野史及雲南合誌並云：「踏襄彩，錦被也。」

文布—瓊州夷人謂五色斑布曰「城了，」或曰「文綉，」或曰「鳥蟲。」

按南州異物志云：「五色斑布爲絲布吉貝木所作。外徼人以斑布文最繁縟多巧者名曰「城了，」其次小粗者名曰「文綉，」又次粗者名曰「鳥蟲。」」

銅鼓文布—蠻人謂之「點蠟幔。」

按溪蠻叢笑云：「溪洞愛銅鼓，甚於金玉。模取鼓文，以蠟刻印布入靛缸漬染，名「點蠟幔。」」

帛—白蠻謂之「幕。」

按蠻書「風俗」篇云：「帛曰「冪，」漢四尺五寸也。」然則「冪」非帛名。

（九）器物類

肩輿——安南謂之「抵鵶，」大泥謂之「阮甕。」

按嶺外代答卷十「蠻俗」門云：「自安南及占城真臘皆有肩輿。以布為之，制如布囊，以一長竿舉之，上施長蓋，以木葉飾之，如中州之轎頂也。二人舉一長竿，又二人策行，安南名曰「抵鵶。」」「阮甕」見東西洋考卷三。

艇——真臘謂之新「拏，」或謂之「皮闌。」

按真臘風土記云：「船亦用鐵釘，上以茭葉蓋覆，卻以檳榔木破片壓之，此船名為「新拏。」小舟却以一巨木鑿成槽，以火熏軟，用木撐開，腹大兩頭尖，無蓬，可載數人，止以櫂划之，名為「皮闌。」」

笮——夷語謂之「溜筒江。」

按續西見聞記云：「滇南以金沙浪滄江為天塹，水湍急，舟不可渡，乃設溜索。其法，對岸植石，横江架竹纜。江陽自上而下，江陰自下而上，一段通往來之渡。渡則攜一竹片，如瓦而竅，兩旁有孔，繫繩，入箇縛於纜，竹筒於纜，如梭擲而渡之。或止可繫一纜，兩岸高懸，中墜而低，往來渡皆於此。墜低處，則以手挽纜，遙引而上。渡物則人前物後，引而渡焉。史記所謂「笮」也。笮非一處。以夷語譯之，每遇笮，皆曰「溜筒江。」」

革囊——其宗謂之「餛飩。」

按續西見聞記云：「「餛飩，」即元史所載「革囊」也。不去毛而逢剝製皮，紮三足，一足嘘氣其中，令飽脹，紮之，騎以渡水，本蒙古渡水之法，曰「皮餛飩。」元世祖至其宗，革囊渡江。夷人仿而習之，至今沿其制。」

弓——白蠻謂之「瞬弓，」烏滸人謂之「弧弓。」

按蠻書「物產」篇云：「野桑木，永昌巴西諸山谷有之。生於石上，及時日擇可為弓材者，先截其上，然後中割之，兩向，屈令至地，候木性定，斷取為弓。不施筋漆，而勁利過於筋弓。蠻中謂之「瞬弓。」」按新唐書南蠻傳作「瞑弓。」」南州異物志云：「烏滸人有竹，皮厚寸餘，破以作弓，長四尺，名曰「弧弓。」」

弩——猺之驪靑南平蠻或謂之「加木，」或謂之「石木，」或謂之「黃速鱗。」猺人苗人及黔之九股黑苗俱謂之「偏架弩。」

按嶺外代答卷六「器用」門云：「蠻弩，溪峒南丹弩材絕佳：「加木」上也；「石木」次也；「黃速鱗」又其次也。」桂海虞衡志云：「猺人弩，又名「偏架弩。」無箭槽，偏架而射也。」廣西隆林縣志亦云：「高山猺俗用弩，名「偏架弩。」」疑林與黎

楡爲之。其箭甚毒，中人輒死。」又按「偏架弩」苗人及黔之九股黑苗亦皆有之，見峒谿纖志及黔書卷一。而峒谿纖志云：「其弓似中國，獵人射生弩而差大。苗人以毒蛇含其矢鏃，而燒其尾，毒氣聚於鏃尖，中者必死。治法：先掘土坑，用火燒溫，將人納其中，以磁片劃碎其體。久之，逐有小蛇迸出，方得無患。」其說頗荒誕，蓋得之傳聞，不足信也。〔按嶺外代答又云：「余嘗聞吃館小弩之利，材之良，因見蠻弩，卽「吃館」之大者耳。」按「吃館」亦「偏架」之類也。〕

箭——箭之美者，白蠻謂之「綠婆摩求，」又曰「虧雲孚，」又曰「鐸鼓」，又曰「鐸摩那。」又曰「同鐸。」

按蠻書「物產」篇云：「朱笴出麗水，裝以金穹鐵簜，所指無不洞也。南詔尤所寶重。以名字呼者有六。」〔按今惟有上列五名，闕其一。〕

槊——南蠻謂毒槊曰「鳥鐸刃。」

按酉陽雜俎「物異」篇云：「南蠻有毒槊，無刃，狀如朽鐵。中人，無血而死。言從天雨下，入地丈餘，祭地方掘出。蠻中呼「鳥鐸刃。」」

印章——古宗麽些等夷謂之「信子。」

按維西見聞記云：「鐵章，大小方圓不一，大不徑寸，厚二分，刻古宗字佛經。頭目土官用刻地街。上用木柄，長寸餘，大與章齊；中爲孔，繫組而佩之。刻於古宗，而麽些那馬巴苴皆有之。上及下，色用赤；下舂上，色用黑，通曰「信子。」」

契券——粵西猺謂之「打木格。」

按粤述云：「猺人刻木爲齒，與人交易，謂之「打木格。」」

粉筆——眞臘謂之「梭。」

按見眞臘風土記。

臼——黔之八番謂之「椎塘。」

按黔書卷一云：「八番刳木作臼，曰「椎塘。」」

酒壺——黔苗謂之「棒棒。」

按黔記卷一云：酒一壺曰「一棒，」故呼酒壺曰「棒棒。」

樂器——猺人之樂狀如古簫者謂「盧沙。」

按嶺外代答卷七『樂器』門云：「猺人之樂有「盧沙。」「盧沙」之制，狀如古簫，編竹爲之，縱一橫八。以一吹八，伊嚘其聲。」考桂海虞衡志以爲縱八管橫一管。未知孰是。

虎柵——滇蠻謂之「羅藏。」

按讀史方輿紀要卷百一十五雲南河陽縣羅藏山條下云：「蠻語虎柵爲「羅藏。」昔有虎自碧雞渡滇池爲民害，土人造柵取之，因名也。」

貝——滇夷謂之「肥。」貝一枚謂之「莊，」四莊謂之「手，」四手謂之「苗，」又謂之「緡；」五苗謂之「索，」又謂之「齊。」

按李元陽雲南通志地理志「全省土風」條云：「交易用貝，一枚曰「莊」四莊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索，」「索」」蠻司合誌湧幢小品並同。小品卷三十云：「貝之爲「索，」猶錢之爲「緡」也。」又滇繫「雜載」云：「滇中用貝，今已漸少。而近邊夷婦嘗蓄之以爲飾，俗曰「吧。」其用，以一枚爲一「妝，」四妝爲一「首，」四首爲一「緡，」亦謂之「苗；」五緡爲一「卉，」——「卉」卽「索」也。一索值銀六釐，而市小物，可得數十種，故夷民便之。按金泉刀貝，古所通用。說文，「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秦乃廢貝行泉。漢書，王莽時有大貝小貝之名，謂之貨貝。貨殖傳曰：「貝五種：大貝，牡貝，公貝，小貝，不成貝。」滇之所用，皆小貝不成貝耳。秦變法時，莊蹻王滇，未必奉行，侵尋南詔段高，猶仍用舊俗，明時嘗盛行。」

（十）數目類

一——黔苗謂之「序，」眞臘謂之「梅。」

按見黔書卷一及眞臘風土記。

二——黔苗謂之「瘦，」眞臘謂之「別。」

按見黔書卷一及眞臘風土記。

三——滇蠻謂之「敕，」黔苗謂之「大，」眞臘謂之「卑。」

按讀史方輿紀要卷百一十四雲南嵩明州敕雲山條下云：「「州東四十里，[illegible]征烏蒙，得四女歸，經此，四女登山嘆望，忽山嶺霧起，結爲三峯。蠻語三爲「敕。」」餘見黔書卷一及眞臘風土記。

四——黔苗謂之「布，」眞臘謂之「般。」

按見黔書卷一及眞臘風土記。

五——川蠻謂之「我，」黔苗謂之「目，」眞臘謂之「孛監。」

按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三四川烏蒙軍民府鐃鏂山條下云：「我朱山有五峯橫列。蠻語五爲「我，」橫爲「朱」也。」餘見黔書卷一及眞臘風土記。

六——黔苗謂之「遒，」眞臘謂之「孛監梅。」

按見黔書卷一及眞臘風土記。

七——黔苗謂之「窈，」眞臘謂之「孛監別。」

按見黔書卷一及眞臘風土記。

八——黔苗謂之「遶，」眞臘謂之「孛監卑。」

按見黔書卷一及眞臘風土記。

九——黔苗謂之「梭，」眞賴謂之「孛監般。」

按見黔書卷一及眞臘風土記。

十——黔苗謂之「完，」眞臘謂之「答。」

按見黔書卷一及眞臘風土記。

（十一）形容類

富——白蠻謂之「加。」

按見蠻書「風俗」第八。

高——白蠻謂之「閣，」黔之施秉士人謂之「岑。」

按白蠻謂高曰「閣，」見蠻書「風俗」第八。又按讀史方輿紀要卷百二十二貴州岑鞏山條下云：「土人謂高爲「岑。」」

大——滇蠻謂之「隴。」

按見讀史方輿紀要卷百一十五。【參閱地理類『海』條。】

深——白蠻謂之「諾。」

按見蠻書「風俗」第八。

橫——川蠻謂之「未。」

按見讀史方輿紀要七十三。參閱數目類「五」條。

俊——白蠻謂之「苴。」

按見蠻書「風俗」第八。

平坦——川蠻謂之「村富。」

按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三四川烏蒙軍民府鐵鎖山條下云：

「村俗山，其山四望平坦，蠻語謂平坦爲「村富。」」

陡峻——川蠻謂之「撒逢。」

按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三四川烏蒙軍民府博特山條下云：

「撒逢山，其山懸崖陡峻。蠻語陡峻爲「撒逢。」」

險——烏蠻謂之「惻。」

按見蠻書「風俗」第八。

（十二）動態類

坐——黔苗謂之「壤，」又謂之「歹雞。」

按並見黔書卷一。黔苗謂坐爲「歹雞，」又見閩書卷二大小相見坡條，所謂「歹雞彼嶺嶺前嶺」是也。

立——川蠻謂之「通。」

按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三四川鎮雄軍民府烏通山條下云：

「蠻語立曰「通。」」

行——黔苗謂之「拜。」

按見黔書卷一。

看——黔苗謂之「晛。」

按陳鼎黔遊記云：「山洞諸苗男女，見喜韓鮮衣奴馬僕從，呼嘯而過，輒大聲呼曰：「晛漢郎」——「晛」者，覘也；「漢郎」者，漢官也。」

撐——黔苗謂之「張。」

按見黔書卷一。

舞——白黔謂之「伽倚。」

按見蠻書「風俗」第八。

打——黔苗謂之「敵。」

按見黔書卷一。

詩——烏蠻謂之「歌。」

按見蠻書「風俗」第八。

虎——滇之土人謂之「納。」

按讀史方輿紀要卷百一十六納樓山條下云「土人呼虎為「納。」」參閱禽獸類「虎」條。

附短語二十七則

織布——黔苗謂之「陶打。」 按見黔書卷一。

舂米——黔苗謂之「大送。」

按見黔書卷一。

喫飯——黔苗謂之努介，又謂之「儂，」又謂之「固脈。」猺謂之「艮，」蠻語謂之「報崖。」

按前三事並見黔書卷一。黔苗謂食飯爲「固脈，」又見同書卷二大小相見坡條，所謂「固麥呵麥好自由」是也。注云：「固麥，」喫飯也。」按「固麥」即「固脈」也。南寧府志云：「猺謂食曰「艮。」」「嶺外代答卷四「風土」門云：「廣西之蠻語稱喫飯爲「報崖。」」」

睡覺——猺獠臥於火烘之木板，履轉其上，曰「骨浪。」

按溪蠻叢笑云：「猺獠睡不以牀，冬不覆被。用三叉木支闆板，燃火炙背。板焦則易，蓋以板之易得也。以屐轉之意名「骨浪。」」

喝茶——黔苗謂之「呵巴，」又謂之「固高。」

按並見黔書卷一。

飲酒——粵夷謂之「打甕，」黔苗謂之勳怨，又謂之「啊交，」又謂之「固悖，」又謂之「艮撈。」

按嶺外代答卷十「蠻俗」門云：「溪峒及邕欽廉村落間，每觴客，先布席於地，以糟甕置賓主間，別設一水盂副之。以杓酌水入糟。插一竹管，管長二尺。賓主共管吸飲，名曰「打甕。」」——南人謂甕為「甕。」」餘並見黔書卷一。「交啊」

又見同書卷二大小相見坡條。

食肉——黔苗謂之「努擬，」又謂之「固窩。」

按並見黔書卷一。

吸煙——黔苗謂之「啊邀，」又謂之「艮完。」

按並見黔書卷一。

畜豕——黔苗謂之「嗚嘉。」

按見黔苗卷一。

放牛——黔苗謂之「商訛。」

按見黔書卷一。

畜牲——獠夷謂之「葵莽。」

按見雲龍記往擺夷傳。

經商—黔苗謂之『果介直。』

按見黔苗卷一。

行路—黔苗謂之『果癸。』

按黔書卷二載山歌云：『果癸人來路不遙。』注曰：『「果癸，」行路也。』又黔記卷四引鄭一柱相見坡詩有云：『山前果癸人不休。』注曰：『行路謂之「果癸。」』

趕集—黔苗謂之『猛己，』又謂之『拜其，』又謂之『拜謁。』

按並見黔書卷一。

送客—黔苗謂之『句業。』

按見黔書卷一。

上墳—黔苗謂之『砍墒里。』

按見黔書卷一。

作樂—黔之生苗紅苗謂之『調鼓，』播州苗謂之『水曲。』

按黔書卷一云：『生苗紅苗擊鼓歌舞，名曰「調鼓。」』峒谿纖志云：『播州苗所歌，十數叠連袂而舞，以足頓地節歌，名曰「水曲。」』

踏歌—粵西山子猺謂之『會閬。』

按粵西偶記云：『山子風俗，最尙踏歌。濃粧倚服，越陌度阡，男女雜遝，深林叢竹間，一唱百和，雲爲之不流，名曰「會閬。」自稻事畢，至明春之花朝，皆「會閬」之期也。』

跳舞—猺人祀神之舞曰『踏搖，』亦曰『跼猺。』

按嶺外代答卷十『蠻俗』門云：『猺人每歲十月旦，舉峒祭都貝大王，於其廟前會男女之無室家者。男女各羣，連袂而舞，謂之「踏搖。」』按『踏搖』當是舞容，赤雅卷上又作『跼猺。』『都貝』不知何神，蓋亦夷語也。

陪坐—哀牢夷謂之『九隆。』

按華陽國志南中志云：『永昌郡古哀牢國。其先有一婦人，名沙壺，依哀牢山以居，以捕魚自給。忽於水中觸有一沈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爲龍，出謂沙壺曰：「若爲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驚走，惟一小子不能去，陪龍坐，龍就而舐之。沙壺鳥言語，以龍與陪坐，因名曰「九隆。」猶漢言「陪坐」也。』按後漢書『西南夷』哀牢傳亦載此事。『沙壺』作『沙壹，』『陪坐』作『背坐。』云『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子曰「九隆。」』與此小異。

征稅—番謂之『天巴，』僰夷謂之『取差發。』

按湧幢小品卷三十云：『洮河邊外番族封貢後，常抄掠諸番。番不能支，俯首屈服，歲有輸納，名曰「天巴。」』李元陽雲南通志羈縻志云：『僰夷每秋冬，遣親信往各甸，計房屋征金銀，謂之「取差發。」』

禮佛—眞臘謂之「三罷。」

按眞臘風土記云：「凡國主出入，必迎小金塔金佛在其前。觀者皆當跪地頂禮，名爲「三罷。」」

款僧—南方土人謂之「除齋。」

按太平廣記四百八十三引投荒雜錄云：「南方土人請僧設食，翌日，宰羊豕以噉之，目曰「除齋。」」

禳災—西番誦經以禱，曰「撒勝。」

按滇繫十之二「屬夷繫」云：「西番有緬字經，以葉書之。祀神逐鬼，取而誦，爲「撒勝。」」

耍刀—苗人謂之「跳雞模。」

按峒谿纖志云：「苗人擲刀空中，接之以手，曰「跳雞模。」」

打刼—獞人路刼曰「伏草，」水刼曰「勾紅。」

按廣西平樂府志云：「獞在山，三五爲羣，要人於路，曰「伏草。」在江，突衝而出，鑿船取貨，飄以求贖，曰「勾紅。」」按「勾紅」又見粵述。

械鬥—山猺械鬥曰「對刀，」謝人助鬥曰「洗面。」

按溪蠻叢笑云：「夸性好殺，一語不合，便刺以刃。百十年必報，乃已，名「讎殺。」甲與乙有隙，兩相鬥敵，背牌護身，遠以標槍，槍盡，挺刃而前，名「對刀，」借人助相讎，殺以牛酒往謝，名「洗面。」」

立誓—猺人謂之「款，」或謂之「華款。」

按嶺外代答卷十「蠻俗」門云：「史有「款塞」之語，亦曰「納款。」——「款」者，誓也。蠻夷效順，以其中心情實發爲誓詞，故曰「款」也。乾道丁亥，靜江猺人犯邊，范石湖檄余白事帥府，與閭團結邊民之事。猺人計窮，出而歸命。乃詣帥府納款，其詞曰：「某等旣充山職，今當鈐束男姓，男行把棒，女行把麻，任從出入，不得生事。若生事者，上有太陽，下有地宿，其翻背者，生男成驢，生女成豬，舉家絕滅。不得翻面說好，背面說惡；不得偷寒送暖，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同一邊。一點一齊，同殺盜賊。不用此款，並依山例。——「山例」者，殺之也。」」又按湧幢小品卷三十云：「五開銅鼓等處，俗獷悍。其不逞，羣而歃血立盟，推其豪爲之魁，號曰「華款。」」

養爛—黔苗謂之「邑。」〔原注：「讀「怕」平聲。」〕

按見黔記卷一。

轉生—占城夷謂之「阿羅和。」

按東西洋考卷二云：「山牛不任耕耨，殺以祭鬼。令巫祝之曰：「阿羅和！」教他早脫生也。」

相對—川蠻謂之「博特。」

按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三四川烏蒙軍民府博特山條下云：「府東南五十里，有兩峯對峙。蠻語相對爲「博特。」」

猓蠻謂之「吐嚕」。

按阿禮公主詩有「吐嚕吐嚕段阿奴」之句，南詔野史及蠻司合誌並云：「吐嚕，無知也。」【按新元史不著詩義。】

可惜——滇之江川土人謂之「賴」。

按見讀史方輿紀要卷百一十五。【參閱禽獸類「狗」條。】

不得——黔苗謂之「雅道」。 按見黔書卷一。

不好——黔苗謂之「雅務」。

按見黔語卷一。又見同書卷二大小相見坡條，所謂「雅務小坡毯大坡」是也。注云：「「雅務」，不好，難行也」。

無廉恥——黔苗謂之「落勿渾」。 按見黔遊記。

去貧身——傜朧謂之「陣毯」。

按傜朧風土記云：「寇女命僧道去其貧身，名曰「陣毯」」。

與你有宿緣——黔苗謂之「爭莫離」。 按見黔遊記。

右西南夷語二百餘條，大抵屬於黔滇桂人者居多，黔桂川各省次之，滇域以外西南諸地區又次之。乃數年來檢閱西南邊陲瑣碎書籍隨手記錄者，瑣碎飽飣，漫無統紀，不足以言著述。其所摘拾，皆錄自通志稿中所錄，惟「元」及「酬得」「直可」「三倍」，續志錄之，而不著其錯。「虎」一條，續志僅據蠻書野史，而不引新唐書及王□□其□志，雖有而所採方言種屬未備者，並補錄之。又諸夷略中頗雜雅言者：「主戶」「田丁」「家奴」「師郎」「鬼妻」「扁米」「青稞飯」「蜜蜂糖」「醪」「鹵」「道冠」「浪花漱」「天姬隊」「弧弓」「取羔羜」「蕃刀」「洗面」「伏羌」「勾紅」「除齋」「朔」等數十條，並與漢語不異。或緣與華夏同化，或以其聲之備合，而譯者竟以漢義當之，未可知也。又諸書中若深竇蠻笑所載之「椎結」即史記西南夷傳之「魋結」；桂海虞衡志及嶺外代答「蠻俗」門所載之「出來」，則以其時州峒土官歸朝受撫，故有此稱。又黑羅羅謂招贅為「上門」【見滇海虞衡志卷十三】苗人謂閏爲曰「閏年」；「【見蘭谿續志】清江苗與漢人通商往來者，亦曰「同年」【見黔記卷三】及他省人客黔娶妻生子，名「轉窩子」「門斗子」【見黔記卷一】之類，疑其本為漢語，而後漢蠻傳謂南蠻相呼為「徒徒」，無可附麗，故並略之，非有所遺也。至博物志卷三載南方有落頭蟲，其頭能飛，其種人常有所祭祀，號曰「蟲落」。【按酉陽雜俎前集四續博物志十，太平廣記四百八十二並述之。】神異經東南荒經稱：東南方有人焉，以鬼為飯【按太平廣記四百八十二引作「食」】，以露【按廣記引作「霧」】為漿，名曰「尺郭」，一名「食邪」，一名「赤黃父」【按廣記引無「赤」】字云云，事涉荒唐，絕無徵驗，若此之類，概略而弗著。

壬午十月十五日補識於昆明之龍泉寓廬

四七一二八八

西南之農業與改進

胡宏恭

當此國人高唱開發西北之時，余胡為不注重西北而專注於西南乎？良以西南之緯度，氣候，土質，物產之優越，倍於西北；加之余生平足跡所經，多在四川貴州雲南三省，今日一般專家，每以開發西南當先注重礦業及林業，而對農業每視為不足輕重。其故由於西南各省多山，農業無法擴興。余獨以為不然，茲將余足跡所經，調查所得，將西南各省農業概況，述之於左：

A 地形：四川多高原及盆地，最著名者，為重慶山地區，川北廣元劍閣山地區，成都盆地區，松潘草原區，西康打箭爐山地區，裏塘山地區，巴塘盆地區，富順瀘州小盆地，大概四川西康均屬高原，貴州四境皆山，且山地之傾斜度，多在四十五度以上，盆地極少，貴陽今日之繁榮，全由地當交通線之中心所致，非受自然條件之寵也。雲南雖稱山國，亦屬高原，但雲南則有昆明盆地，保山小盆地，且有金沙江怒江瀾滄江之灌注，自然條件，較貴州優越，故富庶亦倍之。

B 土質：四川重慶一帶之土質，多紅色砂質壤土。川北一帶多棕色黏質壤土。成都一帶多灰色壤土。瀘州一帶多紫色質壤土，大概土質，一般物理化學性均良。故生物繁殖，為中國之寶藏府庫。貴州全省土質，多黃色黏土及褐色黏土，而壤土則殊少，土壤物理化學兩性質，均較四川為劣。雲南昆明一帶多褐色砂質壤土，保山一帶多砂質黏土，其他多黃色紅色黏土，生產力優於貴州，劣於四川。

C 氣候：四川氣候，每年四季，能分春、夏、秋、冬，無嚴寒酷暑，全年雨量，多在八百公厘上下。貴州則冬冷夏熱，能在攝氏C零下五度，對於作物生長，發生困難。雲南所謂四季無寒暑，一雨便成冬，作物生長以棉為最困難，而加惠於蔬菜也。雨量雖在五百公厘以上，但分配不勻，為其缺憾。雲南雨期多在七八兩月，不但影響於棉及蠶叢，且對於水稻亦有妨礙。

D 農產：四川產水稻、蠶豆、豌豆、蕎苦、小麥、玉蜀黍、甘蔗、菸草、及黍等作物。成都之蔬菜園藝，甲於全國，其中最可紀錄者，為韭黃、甘藍、花椰菜、蘿蔔、芹、茄、辣椒。近年成都一帶，果樹亦發達，最著者為

蘋果、花紅、柑橘。而柑橘則四川全省皆產，以江津綦江為最。蠶業盛於嘉定，甘蔗盛產於富順，而嘉定之白蠟樹為油燭燃料，為全川特產。農產中以馬鈴薯為最良，蜀黍之穗長，為他省所罕見。四川以在高原，水稻多梯田式，灌溉困難，全恃降雨為之灌溉，故水稻之穗短而結實少。每穗，多在百粒左右，前年成都附近之廣漢發見每穗結實一千米粒之稻，要為植物之突變現象，不可以為常例也。棉花在四川雖能生育，而結實不及長江之棉。貴川農產以水稻，玉蜀黍為主，甘蔗亦有，但以氣候冬期太寒，雨量又多在冬季，影響於冬作物小麥蠶荳之收穫。柑橘產於安順一帶，而不及四川之良，故農業以貴州為最劣。雲南農產以水稻、大小麥、蠶豆、豌豆為主，甘蔗亦有，但以氣候夏涼冬暖關係，影響於棉花之生育。查棉之生育期間，平均溫度須在C二十度以上，昆明一帶在五、六、七三月氣溫甚低，又適當棉之開花開莿之時，故棉多不能開莿，以溫度未能達到C二十五度以上。且開莿之時，又適多雨之季。故雲南產棉區域，僅限於開遠一帶。開遠氣溫甚高，為雲南農業府庫，熱帶植物如香蕉、菠蘿、龍門、荔枝，多能生育。貴州夏季溫度，亦不宜棉。棉雖能開莿，而棉實之小，棉絮之短，棉桿之矮，為他省所少見。余旅黔半載，見布帛之昂，大有一縷千金之慨。吾於此甚有感焉。國府西遷，國家之重心在西南，而不在西北。西南產棉區域太少，川滇黔三省人民之衣服，殊成問題，昆明一帶以夏季低溫多雨關係，不獨植棉與養蠶不可能，即水稻之生育，亦不佳良。雲貴緯度雖在北緯三十七度以下終。以地勢高峻，於農作物之生育不無影響，所可慶者，昆明一帶，冬季溫度甚高，故蔬菜中不乏名種，如球莖甘藍、辣椒、蘿蔔、馬鈴薯、結球甘藍、茄、芹、均有超上成都之勢。成昆均以盆地關係，為中國首屈一指之蔬菜區域，不可謂非西南之幸。余於二十八年抵成都。見其花椰菜與結球甘藍之多，不勝詫異，以為成都距上海甚遠，胡來此大宗之舶來品耶？謂非飛將軍凌空播種而然耶？噫嘻！（上海龍華一帶，花椰菜、結球甘藍最多，為中國所僅見。）

改進西南農業之管見

余旅西南五載，輾轉川滇黔三省，農業之志願未伸，書生之氣未吐。古人立德、立功、立言，以孔子之才，亦不過坐守泗洙。東周之志，徒託空言。余何人也，敢為玄虛之想？顧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所見，或有一得，本此先訓，謹以所見所得，貢獻國家：

A　改進四川農業之方策：　余草以下方策，言雖簡短，實欲對症下藥，為救濟西南農業之法門。四川農業，以水稻為主，川省之田，多在山間，呈梯田式。川人農業技術優良，然以灌溉不便，對於水稻之生育期間之用水，全靠降水。一遇旱年，危險殊大。宜在山腰多開塘井，塘深須在三十尺以上，井深須在一百尺以上。購置班布，及抽水機，如此則雖在山下五十尺以外之水，亦能吸抽上山。如此可

免旱魃之災。惟此事須賴政治力量，限定每鄉、或每保、每甲、須開塘井之數目。余於二十八年見重慶水田，在七、八月中多乾涸無水。人民行水田中耕，多以鋤爲之，可哀也已。四川水稻肥料僅用人糞尿，宜多設骨粉廠，施用牛骨粉，以收大效。中國耕犂入土太淺，僅三四寸深，宜用西洋犂以達深耕目的。宜賓瀘州一帶，氣溫甚熱，宜劃作植棉區域。成都劃作園藝區域。重慶劃作工藝作物區域。

B　改進貴州之農業：貴州全境皆山，冬季多雨，所謂「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者是也。世人多以爲貴州祇能提倡造林，農業以無希望，余獨以爲不然。貴州雖係零星阡陌之田，土質雖劣，然較撒哈拉 Sahara 沙漠，尚有辦法。貴州如能設一化學肥料工廠，製造硫酸錏，及過燐酸石灰，推行於民間，指導施用，同時提倡保存天然肥料，令人民設廐肥室，堆肥室，及改善人糞尿之貯藏所，用政治力量，督令人民施用牛馬糞，堆肥，豆粕等，數年之後，可改變土壤的物理化學兩性質。農人性情嗜鴉片者尚多，住民衣食住汚穢不堪，人畜同居，仍度其原人時代之生活。故農村牛馬糞塞途，牆邊戶外，垃圾糞尿，臭不可聞。不獨影響公共衛生，抑且損失大宗肥料。須藉政府之力，強迫人民收集牛馬糞及垃圾，以之壅田，而重衛生，十年之後，可使貧瘠之貴州化爲沃壤。貴州之山傾斜度平均多在四十五度以上，且多石山，造林固不可緩，然在四十五度以下之山，宜多開梯田，栽培粟、高粱、馬鈴薯、甜菜、玉蜀黍，以增生產。貴州培小麥，雲苔以救貧，而補鴉片之損失。（從前黔人上年種稻，下年種煙）

C　改進雲南之農業　雲南地處高原，拔海高者至五千公尺，如下關，宜仿貴州辦法，造林，開梯田，利用天然肥料，指導施用化學肥料。一在增加耕地面積，二在增加生產質量。劃開遠蒙自一帶爲植棉區域，禁種他種作物，以增紡織原料。昆明呈貢劃爲園藝區域，栽培大量菓樹，蔬菜，花卉，供給滇黔二省。大理保山一帶劃爲工藝作物區，栽培蕓苔、大豆、雁皮、三椏等。他如選種防除病蟲害，尤其餘事。

D　改進西康之農業　西康爲中國之尾閭，印度戰事發生，成爲後方重鎮。地勢屬西藏高原，山高且峻，宜廣行造林，作爲中國之國有林區。巴安盆地，宜開田畑，用新式農具及化學肥料，栽培小麥、裸麥、花生、芝蔴、甜菜、馬鈴薯、烏桕油桐，三椏等作物，並養山羊，形成混牧林區。國立西康技藝專校，宜負起改進西康農業之責任也。

成都一盛會

本誌十六卷十二期所載郭祝崧先生之成都勝蹟導遊一文中所述及之「花會」，近據郭先生來信云：今年決由省政府繼續舉辦，擴大展覽四川各項物產成品。地點仍在百花潭畔之青年宮，時間由四月二十日起至五月初旬止，該會實際主持者，爲川省民、建、教三廳，依向例由民政廳長胡次威氏任會長。此爲抗戰中川省少有之盛會，屆時諒又有一番「揮袂成蔭，揮汗成雨」之空前盛況。

特約牛鼻子旅行漫畫【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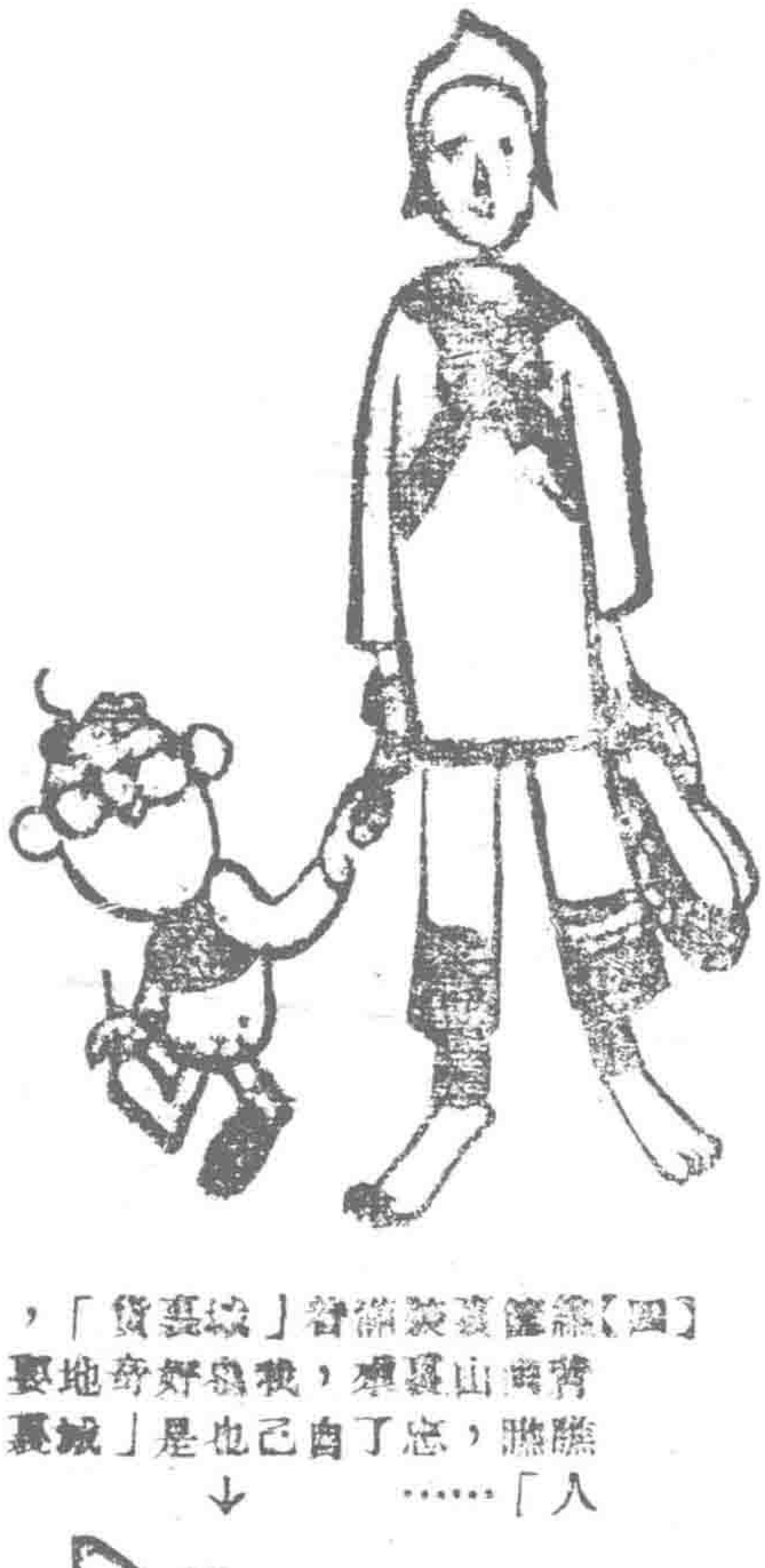
苗區小訪

◀黃堯▶

【一】「周圍頭帕」纏前和腦後的頭髮，不知在什麼時候又綰「打花場」好奇問何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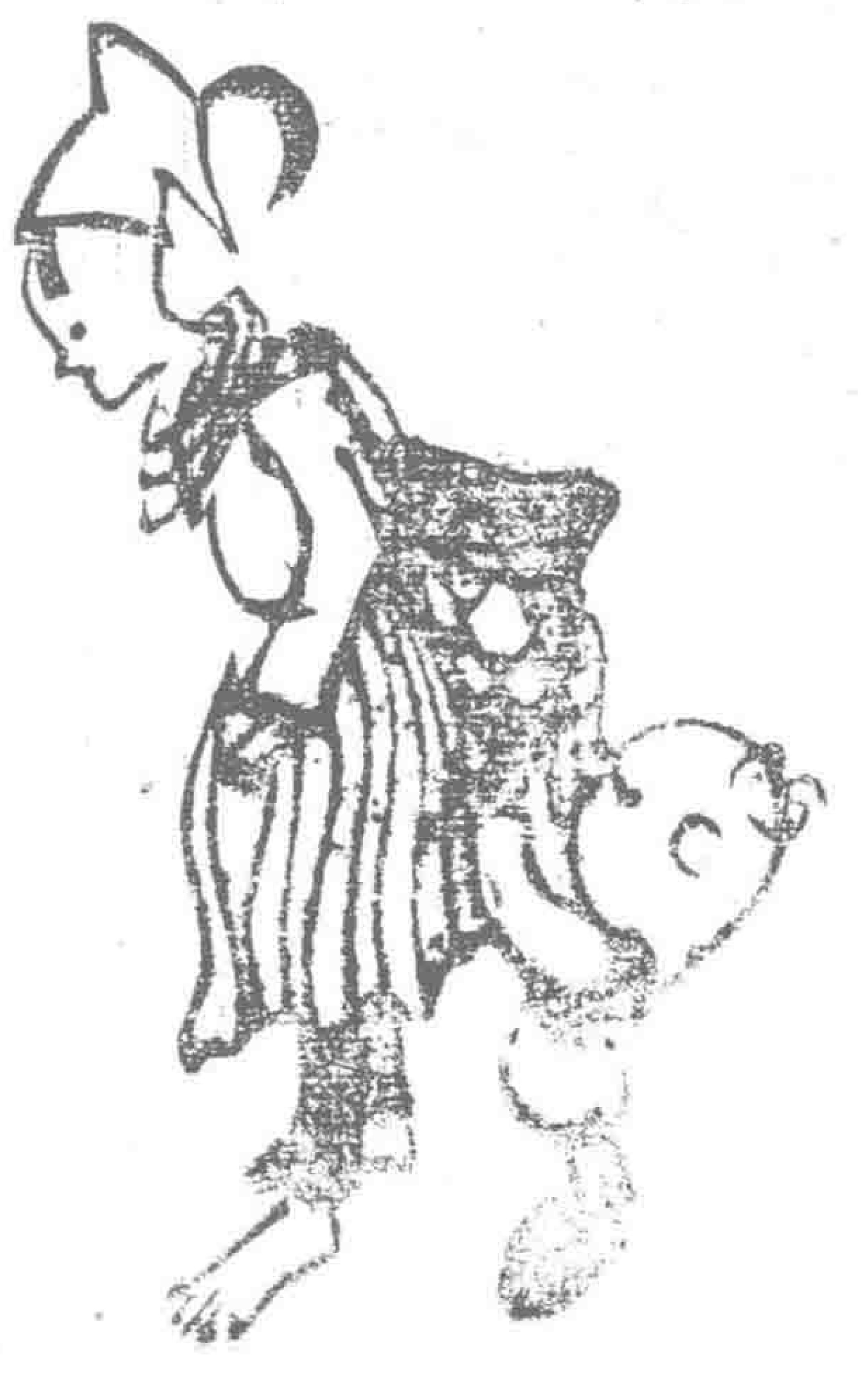
【二】「仲家」小姐的衣服很大方，靜靜地注看着我溜過。



【三】一個「青苗」在籠下擔着同年之鼻氣，跑去到「仲家」小姐纔與我嚕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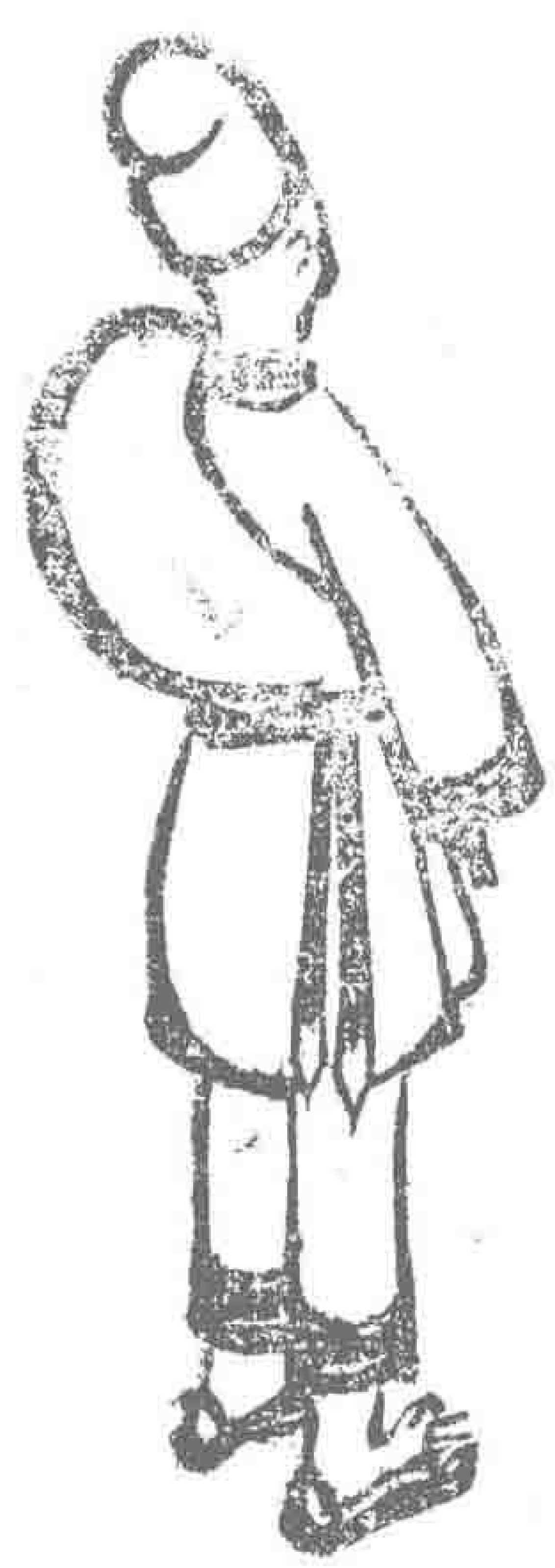
【四】綠籮簍裝滿著「城裏貨」，背回山裏擺，我好奇地要瞧瞧，忘了自己也是「城裏人」……



【五】給我看到了一幕「搖馬郎」（苗家名詞：「戀愛」）奔放的舞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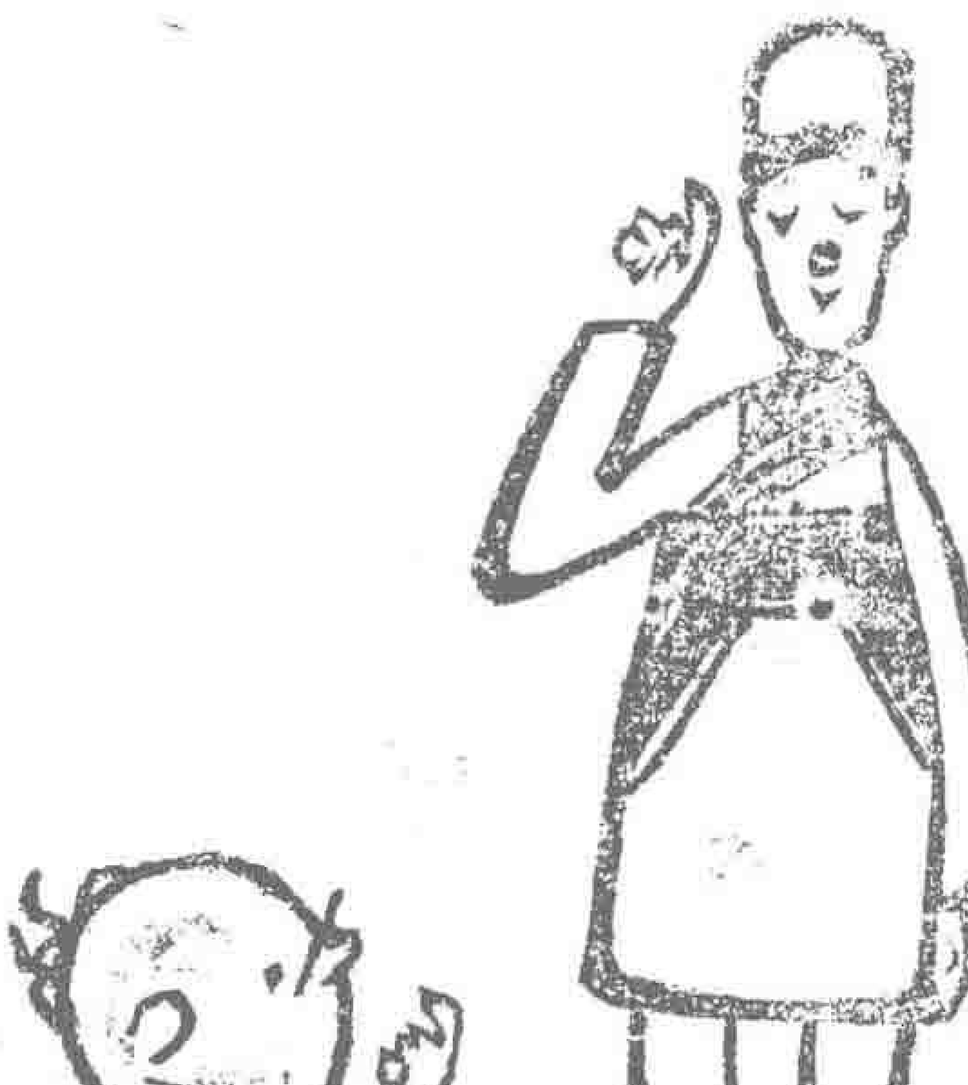
【六】帶着米糧趕路，去「做媒」的「仲家」姑姑，我正佩服她的熱心腸。←



【七】三個頑皮的孩子，跟着十六歲的媽媽一起頑皮。←



【八】「仲家」妹妹眯眯眼睛點點手，叫我下次早點來吃「油炸粑」。←



蜀道難序

冰心

蜀道難是西南聯大教授羅莘田先生，在民國三十年五月至八月，自雲南昆明至四川東川西川和川南旅行的遊記。他的遊伴有梅月涵校長和鄭毅生教授。行期三個月，所用的交通工具有九種，參觀的學術機關十餘處，會到的老友新交更是不計其數。無怪他寫來灑灑七八萬言，有聲有色了。

我和羅莘田先生熟識，是在民國廿七年秋日。那年我們自北平南下，羅太太託我們帶幾套寒衣，到了昆明，把寒衣送去，羅先生就同陳雪屏先生來訪。文藻和羅先生是舊友重逢，當然高興，那天談話相當的多，我才得機會充分的領教了羅先生的言論丰采。自那時起，我們過往很密，能夠把羅先生加在我們知友的名單上，我覺得是非常榮幸。

羅先生是北平人，充滿着燕趙的氣息：誠懇，忠直，富於正義感，同時三十多年的讀書，又把他造成一個純粹的學者，恬淡灑落，霽月光風。同文藻談起民族語言來，若非有人制止，他可以達旦不寐：和我提到詩詞歌曲，也是眉飛色舞，有時還引吭高歌，大有「唾壺擊缺」之概。但他也能同小孩到山下積水池邊「打水飄兒，」也能同廚娘竈婢談北方小吃。羅先生一到我們家裏，眞是上下騰歡，這種秋月春風般的人格，現在是不多見的。

這篇遊記裏，便充分的表現了羅先生的人格：三個多月困難的旅途，拖泥帶水，戴月披風，逢山開路，過水搭橋，還倉皇的逃了好幾次警報，歷盡了抗戰期中旅行的苦楚，可是他的豪興一點不減，他研究了學術，賞玩了風景，採訪了民風，慰問了朋友。路見不平，他憤激而不顧，遇見了好山水人物，他又欣賞流連，樂而忘返。這篇遊記，顯然不是一個「回憶」一個「心影，」而是從他精密詳細的日記裏擴充引申出來的；讀之不厭其長，惟恐其短。我以爲將來若有人要知道抗戰中期蜀道上某時某地的旅途實情，學術狀況，人物動態的，這是一本必讀的書籍。

承羅先生囑爲蜀道難寫序，我眞是受寵若驚。我以爲人生有三大樂事：一、訪友，二、讀書，三、旅行，羅先生與我有同感。假如最近的將來羅先生在讀書之餘，能再出來旅行一次，使忝居友末者，又得親其言論丰采，這不止是我一個人的希望了。

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歌樂山。

四七—二九四

雲南漢夷雜區經濟

李有義

一　導言

雲南是中國西南部文化上最複雜的一個區域，就民族文化來分，這裏我們可以找到三種社區：一種是純漢人的社區，一種是純夷人的社區，再一種是漢夷雜居的社區。第一種社區多年集中於平原及交通線的附近，第二種社區則多在極邊地區，第三種社區則介於前二者之間。從這三種社區的區位分佈上，我們可以看出漢人拓殖雲南的程序。就漢人拓殖雲南來說，大致可以分爲兩個時期，元代以前算爲一個時期，元代以後又爲另一時期，在元代以前雲南實際上不過是羈縻之地；當地的統治權還是在夷人手中，當時來到雲南的漢人，既沒有軍事政治力量的保護，又沒有很大的數量，要想在這裏安全的謀生，就得實行夷化，即漢人接受夷人的文化。到今日爲止，在偏僻的地方漢人夷化的情形仍然發生，大體上說來，元代以前是漢人夷化的時期。元代以後情勢就變了，元世祖征服了雲南，徹底推翻了原有的統治，而建立起他自己的統治權來，當時名義上統治者是蒙古人，但下面受治的幹部卻大都是漢人，因此元代的征服雲南是替中原的漢人打開了門戶，所以在元朝一代移殖到雲南的漢人漸漸多起來，漢文化亦也開始在這裏建立起來。接着就是明朝的征服，明朝的征服可以說是漢人有計劃的拓殖雲南的開始，元代的情形只是一個前奏曲而已。明初征服雲南後第一個重要的政策是「屯兵」，當時至少有幾十萬大兵分區屯戍於這一帶新征服的土地內，隨着屯兵而發生的一個現象，是士兵家屬的內移，士兵的家屬到了以後，就聚居於屯兵區的附近，慢慢每一個屯兵區就發展爲一個漢人社區；在目前如果我們考察雲南漢人社區的起源，這種型態爲數實在很多。除了屯兵之外，明代還有一個政策，就是強迫移民，把人口過稠地方的一部份人民強迫的移殖到這裏來。在這「屯兵」與「移民」雙重政策之下，雲南的漢人就很迅速的發達起來。因爲漢人勢力的發展，夷民亟想和漢人發生良好的關係，得實行漢化，所以大致說來，從明代以後是夷民大量漢化的時期。由於夷化及漢

化的程序，使漢夷之間發生了很大的溶合，如果撇開文化來說，有好些漢人也許都是夷人，相反的有好些夷人原來都是漢人，因此我們可以說目前中國的邊疆問題主要的是一個文化問題，而不是一般人所謂的種族問題。

其次我們再略述漢人社區的區位組織，以作導言的結束。當漢人征服雲南以後，屯戍的區域大都是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的地方，原有的土著則被驅往山陵地區，以後因人口的增殖，一部份漢人又漸漸向外移動，漸漸與土著發生雜居，而產生了我們上述的第三種社區。純粹夷民居住的區域，或者是因為氣候高寒，土地荒瘠，如雲南西北高原區；或者是因為地勢太低，瘴煙過大，不適於漢人居住，如十二版納區。英人台維斯在他所著雲南一書中，述雲南漢人的分佈，平均在海拔二千至六千尺之間。二千尺以下或六千尺以上，漢人都認為不適於居住。這種估計當然有例外，但十分之九的漢人社區確是在這個高度之內。在漢人社區中我們所看到的是完全的漢文化，和其他內地省份毫無二致，甚至有些古禮，在中原已失傳了，在雲南的漢人仍然保守着。在純夷人的區域中，則土著仍保持大部原有的文化，只有在雜居社區中，漢夷間發生了各種錯綜複雜的關係，這種社區是研究漢夷關係最適當的區域。本文係用社會學的觀點研究一個雜居社區內的經濟關係。

二　環境與歷史

在昆明東南約一百五十公里，有一個小縣叫「路南」，這個縣的形勢，在縣城周圍是一個東西長約十五里，南北長約二十里的一個小壩子，在這個壩子以外都是山陵地區。在縣城壩子裏，平疇沃野，村落相望；在山陵地區裏則土地荒瘠，村落稀疏。就人口的分佈來說，壩子裏住的大都是漢人，山陵地區裏則為夷人或漢夷雜居的社區。這一帶的夷人主要的是羅羅族，但部落的名目卻很複雜，就以路南境內來說，就有七八種之多。其中人數最多的為撒尼人與阿細人，本文所根據的材料，就是在一個撒尼人和漢人雜居社區裏尾村的實地調查。作者在尾村前後住了六個多月。為一個普通的社會調查，六個月的時間也許算是很長；但為作一個精密的實地研究，六個月的時間還嫌不足。

當我們進入一個雜居社區，第一個要發生的問題是他們在什麼時候及什麼情況之下發生雜居的？所以我們也先把漢夷雜居的歷史加以簡略的敘述。根據尾村夷民的傳說，他們原先是住在壩子裏，漢人來了以後才把他們驅逐到山地來，不過他們移到山地後，漢人並沒有追蹤而來，他們仍然過着他們原有的生活，只是比以前稍苦些罷了。一直到土司制廢除，路南改土歸流後，漢夷之間方開始發生關係。

尾村是屬於一個金姓土司，這位土司當時住在圭山附近，統治着一百多個夷民村莊，面積包括現在路南，陸良，瀘西三縣的較

饒地帶，到改土歸流時，金土司所統轄的村莊，就落於一徐姓漢官手中。這位徐姓漢官原籍浙江金華，其祖於明初隨沐英征雲南，遂落籍於此。徐家當時任世襲軍職，在這一帶很有勢力，並時常幫助金土司，卽當時的土知州處理事務，所以到改土歸流時，徐家就代替了金土司的位置，據目前徐家的後代說，當時徐家由金土司手中獲得九十多個田莊，其中有些是用金銀買來的，據說尾村所付的代價是貝殼三斗。

徐姓代替了金土司以後，他們也取得了以前土司所享有的種種特權。在土司制度下，土司對人民有三種特權（1）徵租穀，（2）徵勞役，（3）徵用物。這三種特權，徐家都完全繼得，實際當時的改土歸流，祇是換了一個漢人土司，其社會結構及經濟生活並沒有很大的變更。直到今日我們仍可從尾村的土地制度中，考察到一部份土司制度時候的情形。

當徐家得到那些田莊之初，他們並沒有立刻到鄉間來居住，他們仍然聚居在城市中，祇是每年在一定的時候派人到各莊去催收田租，或徵集夷民來替他服勞役。除此之外，漢夷間的來往還非常之少，漢人當時聚居於城市中有兩個主要的原因。第一是安全的保障，漢人之所以能統治夷人，完全因爲有軍事政治力量的保護，當時軍隊都駐屯於城市中，因此漢人要想得到安全的保障，就得聚居於城市中。第二是生活方式的不同。夷民的生活方式比漢人簡單的多，社會習俗也迥然不同，在當時漢人認爲土著是野蠻不馴，難與同處，故可能之內不願與土著雜居。

但上述隔離的形勢，慢慢就打破了，由於人口的增加，漢人就不能長久保持聚居的形式，一部份人口就漸漸向外分散，據說尾村於淸初時，漢人卽遷來居住，當時遷來的徐家的後裔，到了尾村以後，他們就徵發夷民的勞力與材料，蓋起一座住宅。另外又在夷民耕地中劃出一部份土地作爲他們的私田。實際上這些私田也是利用夷民的勞力來耕種，故漢人遷來以後經濟上是很有利的，但對夷民則更加重了負担，自漢夷發生雜居以後，漢夷間的衝突就多起來了。

當徐家沒有遷到尾村來以前，他們對尾村有多少耕地是茫然不知的，所知的只是每年可以收多少田租，因爲一切都是因襲土司時代舊制，土司時代土地制度的情形我們已無法詳知，只知道當時是實行所謂「份子田」制，卽將一個田莊依照人口與土地分爲若干份子，每份子每年納田租若干。這一點我們將於下一節中詳述。這裏我們只敍述漢人遷來後「份子田」的變動。在土司治下時，份子田的租額是永遠不變的。但土地與人口則是變動的，尾村因荒地很多，夷民常常利用農閒開墾荒地，而人口也和土地面積的增大比例的增加，據說尾村落入漢人手中時，全村僅有五十多家，二百七十餘口，到漢人遷來時已增加到九十餘戶，五百三

十餘口。這種增加並不能說是很快，因爲由漢人獲得尾村起到他們前來居住時，前後約有二百多年，在二百多年中人口只增加了一倍，比較起來，可以說是很慢的了。這種人口增加較慢的原因，也許和生產技術與土地限制有密切的關係；因爲假如一個社區的人口，已達到它生產所能供給的限度，人口就不易再增加，除非生產的技術能有改進。尾村人口的情形值得令人注意的，還不是漢人未來以前，而是漢人遷來以後，在漢人未遷來的二百多年中，尾村的人口還增加了一倍；但在漢人遷來以後，直到現在三百多年中，人口竟沒有顯著的增加。在我們作這個調查的時候，夷民的戶數是一百零八戶，人口六百三十八口，三百多年中人口僅增加了十戶一百餘口。這種現象證明自漢人遷來後，他們生活更不如以前，生產的供給不容許他們再增加人口。漢人遷來後第一件影響夷民經濟生活的是劃私田，這一點我們在上面已提到，劃私田的結果使夷民失去了一部份土地，同時即失去了一部份生活的憑藉。第二件事是加新租，即把夷民新墾的土地也一律加租，在土司時代，他們只有固定的份子旧租，新墾的土地則算是他們的私田，並無租賦，這隨夷民的收入可隨耕地面積的增加而增加。但漢人來後，這種利益就沒有了，新墾的土地也須對地主納租，結果對他們並無很大的補助，結果夷民相率不去墾荒了。在這種種經濟的壓迫之下，人口增加自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此防止人口增加也就成爲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據我們所知他們防止人口增加，一方面是用晚婚，墮胎等方法，一方面是人口外流，如一家有三子，如果他有的田只夠二個人耕時，那麼第三個兒子就要出去上門，或到其他地方謀生活。「上門」在夷民區域中很流行，甚至有些會說漢話的夷民冒充漢人，到漢人社區來上門。此外因生活程度的過低，一般死亡率也非常之高。

漢人對夷民經濟的壓迫，終於發生了一次巨大的鬥爭，這就是清末道光同治年間發生的回亂，這一次變亂表面上是回漢之爭，實際上則是漢人與其他一切非漢人間的大衝突，回教人不過是居於領導地位而已。若僅就回教人的勢力而言，變亂決不會蔓延如此之廣，時間延長如此之久。據說當變亂發生後，各地夷民紛起響應，到處逐殺漢人，多年積憤，一旦爆發，其勢遂不可遏。當時住在鄉間的漢人或被殺，或流亡，尾村的漢人除一部份逃到宜良及他處外，其餘的大部被本村的夷民殺死了。

這次變亂，對漢夷經濟關係有劃時代的重要性，漢人的地位在變亂後就一落千丈，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三方面來看出，第一是變亂期中夷民的復蘇，在變亂的十幾年中，尾村的漢人地主，不是逃亡在外就是被殺害了，在這相當長的時期中，他們沒有田租的負担，也沒有勞役以及其他負担，漢人的財物也被他們搶掠一空，所以在變亂期中，夷民過着比較舒服的生活。

第二是漢人特殊地位的喪失，以往漢人是靠軍事與政治力量來保護他們的特殊地位，但這次變亂後，保護的力量就打破了，尾村在叛亂前有四十多家，叛亂後只剩下四五家，此外還有兩三家又搬回城裏去居住，這些漢人起初還想恢復昔日的地位，不幸漢人的軍事政治力量都已衰微，夷民又氣勢洶洶，結果只好用和平的方法與夷民交涉，最後夷民只承認他們有土地所有權，夷民除有納定額的田租以外，一切義務都完全取消。從此漢人從土司手中得到的特權就一齊喪失了。此後漢夷間的經濟關係一部份倘要憑感情來維持，夷民如覺某家地主對他們不好時就拒絕納租，對他們特別好的則除納租之外，他們還可替他們服幾天勞役，到現在還有一家地主必要時還可召集一部份夷民來替他工作一兩天，不必付工資，因為他們和夷民相處的最融洽。

第三是夷民土地所有權的獲得。在這次變亂前夷民是不能有土地所有權的，他們只能作永久的佃戶。但變亂後地主鑒於特權的喪失及田租的不可靠，於是開始將土地所有權轉移給夷民，這個開端立刻引起了夷民土地的飢餓，從那時起到現在為止，夷民可以說是完全為獲得土地所有權而努力，每個夷民都在設法從地主手中將土地所有權買回，不過結果多數夷民都因買田而負了債，只有少數有特殊機會的夷民得到了大批的土地，甚至有些竟還到壩子裏去買漢人的水田，當地有「水田爬山」的說法，意即指壩子裏的土地所有權，有向山地夷民手中流去的趨勢，這一點我們以下還要講到。

三 份子田與私田

上一節我們敘述了漢夷經濟關係的歷史背景。這一節我們將敘述他們的土地制度與租佃關係，講到租佃制度，我們不能忘記他的發生是基於私有財產制度下，土地所有權可以和使用權分離的結果，在這種情形之下，就發生了地主與佃戶兩種階級，這兩種階級在經濟利益上是衝突的，這是中國農村中的普遍的現象，尾村不過是其中一種型態而已。不過尾村有兩個特點：第一是它的土地制度是脫胎於土司時代的土地制度，第二地主與佃戶是兩種不同文化的人，因文化的不同，使租佃關係更為複雜。

尾村的土地就它租佃關係的性質來分有兩種；一種叫「份子田」，係土司時代的舊制度。一種叫「私田」，是漢人遷來後產生的新制度，現在我們把它分述在下面：

「份子田」是當初徐家向金土司手中獲得尾村時所有的租田，一共有四十二份，每份收租三斗五升，依所種植的作物為準，如種玉蜀黍則納玉蜀黍，種蕎子則納蕎子。我們最初以為「份子田」是代表耕地面積的劃分。經多方調查後，方知道它只代表一個租額，究竟一份「份子田」代表多少耕地，則並無確定標準。就

四七—三〇〇

我們所知其間相差很大，據說當金土司時代全村就有四十二份租，徐家得到尾村後仍是四十二份租，直到漢人遷來後方將這種制度打亂。份子田雖則是代表一個租額，但必須有相當一塊耕地，是否在土司當時創立「份子田」時曾有一個規定我們已無法考察，就我們實地考察所得，「份子田」的面積，可相差至三倍以上，最小時為五駕牛（註一），最大者可超過十五駕牛。土壤的肥瘠相差也很大，而每一「份子田」的耕地並不是整齊的一塊，而是由錯落的小塊土地湊成的。

這種份子田有幾個特點：第一是永佃權，凡是屬於「份子田」的耕地佃戶都有永佃權，地主除了收田租以外，不能隨意收回土地或更換佃戶。佃戶也不能自由轉讓這些土地，有時在佃戶同意下，地主可將土地所有權在他家族中轉讓，但這種轉讓只是更換一個收租者，對佃戶與土地的關係並不發生影響。有時佃戶在地主同意下也可在他家族中轉讓佃權，惟不能因轉讓佃權而影響到租額或其他附帶義務。新佃戶如不能履行他的義務時，地主可責令落佃戶賠償，據說這樣的佃權轉讓，還是漢人遷來以後方發生的。

第二個特點是附有勞役，凡份子田的佃戶除繳納定額的田租以外，尚須替地主服勞役，這種勞役普通有三種：一種是農忙勞役，即地主的私田可召佃戶來代耕不必付工資，但有相當的限制，每家依所耕份子田的多寡而定服役的日期，大約一份田須出十五工到三十工，在服役期中地主須照例供給伙食及煙草。另一種是建築的勤役，凡地主家中有建築工程時，如造屋，修理房場墳墓等，也可召佃戶來服役，並可令佃戶攤派材料，如磚瓦木石之類。服役及攤派之多寡，亦以田地之比例而定。最後一種是特殊的服役，如田主有婚喪大事或意外事件時，佃戶須來服役，並貢獻禮品，如酒肉布疋之類。以上三種勞役以不影響佃農之生活為原則，如農事勞役須佃農將其自耕之田耕完後方可召集，建築勞役大多均在農閑季節等。

第三個特點是人繫地。凡耕份子田的佃戶，必須住在本莊區裏，不能自由遷徙。他們是繫於所耕的土地的，有時也有逃亡的事情發生，但地主可以追他回來並加以處罰，不過地主所注意的是戶不是戶內的口，只要戶不遷移，照常履行佃戶的義務，則戶內之人口流動情形，地主並不過問。事實佃農常因收入不足，有一部份人口流到外面去，這一點我們前面已經提到。

從以上三點看來，「份子田」很有幾分像莊園制度的型式，在莊園制度下，地主享有各種特權，佃戶都是半自由民，即所謂之農奴，他們都為地所繫住，不能自由移動，耕地分配都由地主劃定，地主對佃戶並有相當的司法權。目前尾村的土地制度已經不是完全的莊園組織，不過從目前殘餘的制度上看，多少還可以看出

一點[illegible]的[illegible]。

現在我們將略述「份子田」的租佃程序：

（1）「份子田」的分配，上面我們已經提到尾村的份子田一共有四十二份。這四十二份田並不是很整齊的分給每一家佃戶耕種，據說當初土司授田時係每戶領種一份。但經過幾百年的變遷，因分家，繼承，轉讓及人口流動等，早把原來的分配打亂了。目前的情形是：有的一家耕着好幾份田，有的幾家合耕着一份田，每一份份子田都分的很瑣碎，我們問過幾家佃戶，他們的回答多半是某一份上有三升租，某一份上有五升租，合起來也許超過一份田，但卻很難找到有一整份的佃戶。在地主方面也有同樣的情形，目前沒有一家地主很整齊的收着幾份租，大半是某一份上收三斗某一份上收二斗，租額非常零碎，分散的原因亦是由於分家繼承轉讓等。

（2）田租的收繳，田租的收繳都在每年農事告終以後，普通在舊曆十月中，收租之前由地主派人通知各佃戶於某日繳租，到定好的日子，各佃戶就將自己應繳的田租親自送到地主家中去，習慣在田租之外每家佃戶還要送地主一隻雞，當地謂之隨雞；也有以酒代替的。地主亦在這日預備酒飯，招待佃戶。佃戶中如有因土地發生任何糾紛或爭執，也可乘此機會解決。不過最近的情形，因漢人地主的沒落，這種大規模的繳租日已漸漸廢除了，這一點我們下面還要提到。此外還有一點應述及，就是他們的量制還是土司時代留下來的升斗制，當地叫「租升」比當地通用的市升小三分之一，這種「租升」並不用作交易單位，僅爲「份子田」的單位。

（3）逃租與欠租，份子田的佃戶有時因收成不佳，或家中食用過大，也偶然有逃租或欠租的事件發生，逃租是全家逃到他處去，有臨時逃租和永久遷去兩種，臨時逃租是於收租時暫時逃往他處，等收租期過了，或農事將始時又遷回來。永久遷去則大多因欠租過多，或發生其他重大事件，恐地主不容，全家逃往他處謀生。地主對這種逃租或欠租的佃戶，常用很嚴厲的手段來對付他們，可對佃戶加以種種私刑，如抓住逃租或欠租的佃戶，他們可以加以吊打，打完了再令他們補租。據說在地主勢力最盛的時候，他們可以將佃戶處死，即有糾紛發生，不過多花幾文錢就可了事。此外還有一種欠租是經地主同意的，如發生災荒時，或佃戶家中有意外災難時，可在地主同意之下暫欠租額，不過以後佃戶須慢補足。

（4）捐稅與田賦，份子田的捐稅與田賦，照例應由地主繳納，然地方上之攤派則由佃戶負担，所謂地方之負担，多爲維持本地區之公共事業之經費，如修理道路水井，建築公房等。不過自民國以來，田賦之附加日重，上級政府之特別稅捐多依田賦附征，因此地主之負担日益加重，份子田既不能加租，而地主也不願獨自負

担，故近年已採用分担制，卽田賦由地主完納，附加則佃戶與地主分担之。

份子田的性質明瞭以後，我們可以對尾村的「私田」加以敍述。「私田」是漢人遷來後方產生的制度。我們前面已經說到，漢人遷來尾村居住後，就從夷民耕地中劃出一部份田來自己經營，這就是私田的起源。據說當時劃私田的方法是由地主自由選擇圈定的，自然地主是選擇最肥沃的土地，因此頗引起夷民的反對，不過當時漢人勢力正強，夷民的反對並不產生什麼結果，漢人共劃去約五分之一的土地作爲私田。

漢人遷來後還有一件重大的事，就是水利的建設。這一點可以看出在農業生產的技術上，漢人確較夷民爲進步。在尾村的北面有一個很大的水塘，長約十餘里，寬約一里餘。在夷民居住的時代，他們從沒有想到利用它。漢人遷來以後，立刻就築了兩條水溝，水溝築成後，一部份旱地變成了水田，原來只產雜糧的地，現在也可產米了。現在尾村的水田，約有六百弓，合二百畝。水利的建設增加生產很多，這不僅對漢人有利，夷民也受其好處，所以到今日爲止，夷民對漢人的興築水溝還是稱頌不已。

尾村有了水溝後，水田一大半爲漢人圈爲私田。這種私田和份子田的性質很不同，它亦有三個特點：第一沒有永佃權，地主可以隨時收回田地，選擇佃戶，規定租額，及自由買賣。這種田的租額比份子田高。第二沒有附帶義務，種私田的佃戶除繳納田租外，沒有任何其他義務，與份子田完全不同。第三佃戶不受約束，佃戶耕種私田，完全出於自願，不受地主任何壓迫，如佃戶不願繼續耕種，隨時可以退佃。

從以上三點看來，私田和份子田的性質完全相反。由份子田到私田是由莊園制度到自由租佃的一種轉變，同時也是漢夷經濟關係中的一個轉變。在份子田時代所有地主都是漢人，夷民都是佃戶，自私田發生後，漢人與漢人間也發生租佃關係。

最後我們略述私田的租佃程序：

（1）佃期——私田的佃期有定期與不定期的兩種。定期的是事先約好租佃的年限，地主與佃戶，須至期滿後方能收田或退佃，不定期的是每年重新約定。是否繼續租佃，於每年農事終了時兩方重行談判，如有任何一方不滿，卽隨時停止租佃關係。

（2）租額——私田的租額分定額與拆分兩種。定額是事先定好額數，不論佃戶收成多少，租額不能變更。普通水田一弓，定額租約爲一斗半至二斗，旱地一駕牛，由二斗至三斗。這種租額地主對佃戶可不必過問，反正到時可按額收租。拆分租係按土地的收成分配，普通水田爲四六拆分，卽地主得六成佃戶得四成。也有各分一半者，依土地之肥瘠而有不同。旱地多爲五五拆分。這種租制，地主常常要監督佃戶，因爲土地收成多少，與地主收入直接有關。

（3）收租——收租的時期都在農事結束以後，定額租大半有交租期，到期佃戶即將租額送入地主家中。拆分制則由地主與佃戶在田裏或場上當面分租，有時聰明的地主怕佃戶在作物成熟時偷下收去一部份，於是在將要收穫的時候，就不時派人到田裏去監視，我們曾親自參加過一次分租，見佃戶把收好的玉蜀黍分成平均的兩堆，讓地主在其中任選一堆，至兩堆是否完全平均，完全靠經驗來斷定，普通佃戶是否可靠地主早已知道，所以在收租時也不過事計較。

（4）田賦與捐稅——私田的田賦和捐稅習慣上應由地主負担，近年也因捐稅加重，而採用和份子田相似的辦法，即正賦由地主獨出，附加捐稅則由地主與佃戶分担。

私田因爲租佃關係是自由的，地主與佃戶間的衝突比較少，不過在以往漢人地主盛時常利用夷民勞力耕其私田，然此種方式與上面情形不同，因利用夷民耕私田係地主自己經營，其收入完全爲地主所有。然自漢人勢衰後，則漸用上述之租佃方式，最近則因土地所有權之大批流入夷民手中，主要之租佃關係已非漢夷間之關係，而成爲夷民自己間之關係矣。

旅行雜誌叢刊之一

西北行

中國旅行社印行

本書包括遊記十篇，由孫錫祺，天涯遊子，茅盾，麥羣玉，鞠孝銘，田一鳴，時懷銘諸先生執筆。由長沙起經秦隴而至新疆，更北達綏寧，南迄青康，西北風光，均已具備。在此開發西北聲中，本書不特可供遊歷家之嚮導，抑可作爲研究西北問題之重要參考資料書。共十萬餘言．用上等壐紙精印，極爲醒目。定價十八元，現在再版中。

游北温泉雜詩

三十二年元月

索以

溯小三峽

西來未過西陵峽　聽得灘聲意已馳
何日空舲兩千里　嘉陵揚子比滔滔
衝岸欲洞關水力　迎流疊磊識灘年
學泳不到川東路　空見離檣傲碧天

遠望山中別墅

漸覺巉巖撲眼來　林簪深處有樓臺
戰氛也自如禪悅　邐迤名山爲世開

數帆樓

依江石級瘦腰脚　倚峽崗原豁肺心
最喜不逢休沐日　數帆樓上聽松吟

乳花洞憶法國中部之巴蒙洞

幾萬年前海鑿空　懸瓔垂乳見天工
歐游頓憶巴蒙洞　想在烽烟掩翳中

接引殿

劉宋遺蹤見古寺　蕭疏水木伴清華
中原北定知非遠　莫向南朝認舊家

竹樓

聽雨聽風有逸響　青楹綠壁俯溪流
中邦文化皆闢汝　豈獨齊安重竹樓

浴室時有陪都仕女游泳

樓頭半臂競新裝　曲曲溫泉引上房
不與驪山爭少長　滿池亦自有微香

藏碑處有白屋詩人命名歐陽竟無題之

黛湖兩字碑

筆柏森然上矗天　碣銘盡寫醵祠錢
黛湖兩字新碑在　文物從今數北泉

夕照亭

旗亭小憩幾扶筇　萬籟吹來一壑風
天景漸開江景遠　始知身在半山中

雲南工合之出品

南藩

工業合作為抗戰後新興事業，蓋與日後，海口封鎖，各種物品運輸困難，工業合作乃利用固有手工業與當地原料，集合同志組織工業合作社，其目的在增加後方生產，加強抗戰力量。查雲南工合於民國二十八年春開始成立辦事處於昆明，組織化學、紡織、機械等項工業合作社數十所。五月間在大理設立事務所，將該處特有工業如大理石、製毡、造紙、及製革等項組織合作社十餘所。二十九年在曲靖玉溪等處亦成立事務所。後復在麗江昭通保山等處亦先後成立事務所，提倡工業合作，各發展當地固有工業，出品衆多，價值低廉。復於昆明設立合作社業務代營處，籌原料，成本較低。各社出品亦可為之代為銷售，以減輕其開支。茲將各地出品之分類名稱介紹如左：

地名	工業類別	合作社數	出品種類
昆明	紡織	三七	絨呢、蚊帳布、毛巾、汗衫、絲綢、圍巾。
	機器	三	印書機、抽水機、各種工具、修理機器。
	服裝	三	皮鞋、中西衣服、軍裝。
	化學	二	肥皂、硬紙、牙粉、髮蠟、雪花膏、靛灰。
	文化	二	印刷、科學用品。
	食品	二	煉乳、醬油、菓子醬、牛肉、白糖。
	雜項	一	皮箱、公文包、皮褲帶。

地名	工業類別	合作社數	出品種類
大理	土木石	一	大理石器皿
	製革	二	麂皮、羊皮、牛皮、馬鹿皮、山驢皮。
	雜項	一	皮箱、馬鞍。
	服裝	二	皮鞋、布鞋。
	紡織	三四	毡毯、小布、綿線紗、大羊布。
麗江	紡織	一	羊毛襪、呢、毛毯。
	服裝	一	皮鞋、皮衣。

四七—三〇五

保山	紡織	八	布疋。
	服裝	一	皮鞋。
昭通	食品	二	火腿、粉絲。
	製革	一	麂皮、猫皮、底皮、羊皮。
	雜項	一	皮箱、皮鞋。
	紡織	二〇	羊毛毯、小布、大布。
曲靖	服裝	二	皮鞋、布鞋。
	雜項	二	榨油。
	食品	一	糕餅、韮菜花。
	紡織	二〇	毛巾、布疋、線襪。
玉溪	食品	一	鹹菜、醬菜。
	雜項	三	皮箱、切菸、鞭炮。
	紡織	二	毛巾、小細布、線呢。

昭通之製革業

南齋

昭通為滇東皮毛集中之區，城內有一條毛貨街，硝皮的工業店鱗次相接，所製皮貨以羊皮貓皮狗皮等為大宗。麂皮手套每雙約計三十元，裏面有毛，外面是本色的。旅行所用，乘坐卡車，可以禦風，此乃最適用之工具。狗皮褥子，每床約五百元，相當的大，家居旅行均切實用。此乃值得介紹。至於製革業全城不下十餘家，可是技術之高明，出品之精良，要算昭通縣第一製革合作社為第一。出品有麂皮，可製傑克衣及皮鞋等，經久耐用，一雙皮鞋能穿兩年不壞。其他花色皮革名目繁多。其製造方法用麻栗殼為主要原料，先經石灰池裏浸泡，使皮柔軟刮毛，牛皮必須於麻栗殼水中浸漬，愈久愈好，因此水中富有丹寧質（亦稱鞣料）丹寧水中取出後晒乾，用紅糖水潤濕，使之柔軟，最後以玻璃棒磨光。此種皮革，可製皮鞋及皮箱等之用。惟昭通一處生皮最多，當地工廠銷不盡，大量皮革，還是運來昆明。有志之士正在籌設大規模製革廠，以皮革亦屬國防工業之一也。

四七一三〇六

雲南之水利及其前途之展望

楊勵明

滇省多山，號稱山國，河湖遍野，亦稱陸海。考滇省河道，分長江珠江及西南流入國外各河流域，惟距海遼遠，又乏大川巨流以容納雨季洪水，多賴湖泊儲蓄，以資調濟。查本省湖澤之分佈，遍於全省，大者如滇池洱海，次如撫仙湖楊宗海等，皆為天然之儲水庫。此種湖泊與河流之配合，最宜於興辦水利，如疏濬湖身，增加其儲量可以防洪；圍堤堰水，減少其氾濫面積；並可用以引灌農田。湖身坦平，已失儲水效能者，如嵩明嘉麗澤，則排水涸田，以增農產，全省湖泊池塘不可勝數，廣為浚治，其利甚溥，此湖泊利於興辦水利者一，且澤藪之底，多係動植物年久之沉澱，土肥宜農，又可繁殖水產，增美風景，調節氣候，蓋湖泊多，則空氣中之水分足，水分足則雨量豐，而氣候調節，此又湖泊之利也。查滇省氣候溫和，雨量豐沛，有四時皆春之諺，據昆明測候所雨量記載，自二十六至二十九年之平均雨量，為一三七七・二公厘，六月至九月為雨季，此期內自二十五至二十九年之平均雨量，為八七六・九公厘，夏季農作物需水量正多，其雨量之豐，頗宜於稻之生長，如於田野廣開溝洫，更能調節旱澇，此雨量氣候宜於灌溉者二。各河道流經山間，坡度陡峻，河床狹窄，岸高谷陡，沿河岩石，類多堅實，用作壩基極為穩固，最便於築壩開渠及引用水力發電，此河道之天然形勢，利於開發水利者三。又查各河道流經山間，落差既大，瀑布尤多，如路南縣之大跌水，落差有九十餘公尺；他如陸良打鼓村，姚安暨彌勒竹園壩之跌水，均用發電；螳螂川在石龍壩段三公里半之距離，水面落差達四十公可利尺，平均坡降為千分之一一・三；蔡家村至石樓梯段共長九公里，水面落差達八十公尺，平均坡降為千分之一三；洱河平均每千公尺竟達二三公尺。總計各河除瀑布不計外，坡降最陡之部分，每千公尺落差可達四十公尺，陡峻如是，故滇省水力之蘊藏特豐。據調查全省水力資源，富有六七千萬馬力左右，此河流之特性，宜於引用水力以發電者四也。

滇省雨量雖豐，然分配至不勻調，夏季甚富，冬春不足，五月插秧需水正殷之時，適逢枯水時期，雨水再少，插秧每致欠期，而夏季霪雨，常演氾濫之災。此雨量之不均，需要興辦水利者一。本省河流

雖多，然水源不足，汛期常漫溢爲害；春季每致乾涸，舊式各灌溉渠，如金汁河銀汁河等，僅上游一小部，能自流灌溉，中下游大部稻田，須待天雨，始能播種，謂之逢汛渠。此水源之不足需要興辦水利者二。湖泊池塘雖有蓄水之效，然地勢多屬低窪，灌溉高地，甚感困難，此限於地勢，宜引用機器，以發展高地灌溉者三。本省地廣人稀，邱陵高原，類多起伏，殊少人工平治，若四川階田，甚有規律，圍堰蓄水，層層注灌，種植一如平地，本省極可倣效。此人工之未盡，宜興辦水利者四也。

考四川爲一完美之盆地，淺谷平疇，位於腹心，邊緣接岫，四周環列，邱陵田畝，均作梯形。農民於山腰築塘，儲蓄冬春雨水，層層注灌，故山嶺稻田，觸目皆是。至低平之地，灌溉渠早已普及全川，灌溉高地，則用竹製筒車，或脚踏水車，戽水溉田，洪雅縣稚川溪內，水車連貫達三十餘架，引水竹管，架設長達數里。雅安縣周公山下，架設竹管數十，引山河越周公河，以灌左岸田畝，爲他省所罕見。其灌溉與蓄水方法，實有研討之價値。至民勤耕作，平治邱陵，地無曠土，山嶺皆林，尤應倣效。四川水利局近數年來，對於改良舊式筒車，製造新式吸水機等，頗有創作。新筒車每架灌田在五百畝以上，吸水機提水高度達十公尺，正在各縣提倡推廣中。本省高地灌溉問題，較四川更爲迫切，極應倣造推行。滇省水力發電蘊藏既豐，將來如能倍用電力，顧及灌溉問題，使邱陵高地，均得沾溉，則工業與灌溉互相輔助，平均發展，裨益尤大也。

總之雲南水利之蘊藏甚豐，今荒田遍野，諸待開發，前途之希望，要視主持者能否有高瞻遠矚之眼光，與統顧兼籌之計劃耳。查歐美各工程機關，不但組織健全，人才充實，並有試驗與研究之設備，對於學理之闡明，方法之探討，工程之經濟，孜孜不懈，故能日新月異，而成效彰著。今日中國萬方多難，百廢待興，應本迎頭趕上之精神，急起直追，方冀有成。殊如目前各水利機關，因陋就簡，各自爲政，對於技術上學理之探討，資料之搜求，試驗之工作，均缺準備。凡設計工程所需資料，多憑估計，各河水源流量之變遷，與水量之需要分配，亦多臆測。發之水利人才缺乏，從事者經驗學識，每感不足。於此而與水利之振興，工程之改進，距離尚遠；即欲追隨川陝而有未能，遑論迎趕歐美！雖然，行遠自邇，非一蹴所能至。但必須確定目標，與切礎方法。目標爲工作之鵠的，方法乃工作之手段，如僅有目標而無方法，或者方法不當，則目標終屬理想而已。水利建設，離不開政治力量與技術人才，當局苟知水利關係民生之重要，與國運之興亡，銳意振興，則發縱指使，政絃更張，其效立見。著者從事水利二十餘載，自愧學識譾陋，毫無成就，但癥結所在，稍知底蘊，茲略陳管見，藉供採擇。

一、統一水利機關　水利行政，關係民生，最爲密切，我國自古重視水利，對於水政，代設專官，自舜命禹作司空，平水土，爲水政

機專管之機，所承其職，行并田濟，水害尤多。秦漢以降，及於宋元，雖間有興廢，亦均設部水專官。明清設河道總督；民國成立，設全國水利局，系統漸形紊亂。至民國二十三年，始統一於全國經濟委員會。自三代至今，水利行政分合無常，河工水利，亦迭有廢興，考其盛衰之跡，大抵國治則水政統一，而水利振興，國亂則政權分歧，水利因以廢弛。試舉民國近事為例，北京政府時代，中央設全國水利局，內政部設水利司，直隸河務局轄五河分局，永定河北運河兩河務局，則又隸屬京兆，海河工程局屬領事團，順直水利委員會為建議機關，京東河道督辦處，則為執行機關。民國二十三年前之水政，以中央機關言，內政部有主管水利之名，而實業部則有掌理農田水利之實，整理航運屬交通部，治理黃浦屬外交部，導淮治黃均設專會，直隸國府。以各省機關言，同一黃河也，冀魯豫各設河務局，同一運河也，蘇魯冀各設工程局，河北省永定河，則有永定河河務局，華北水利委員會，整理海河委員會，三機關主管，系統既形紊亂，職權自然紛歧。水利經費，多隸於各機關之開支，工程設施更未得通盤而籌劃，故水利不興，旱潦迭見，民生日蹙，遍野哀鴻，此其主因。迨民國二十三年，中央統一全國水利行政，以全國水利委員會為水利總機關，各部會有關水利事項之職掌，統歸管轄，劃分全國各河流域，設局會管理，各省水利行政，由建設廳主管，各縣水利行政，由縣政府主管，受中央水利總機關之指導監督，水利關涉兩省以上者，由中央水利總機關統籌辦理，水利關涉兩縣以上者，由建設廳統籌辦理。事權既專，系統有緒，全國水利事業乃突飛猛進。若非日寇憑陵，則進步之速，決不止如現在之境也。

水利猶血脈也，一部不通，全部俱滯，若河道下游汎濫，而病或在上游，如僅治下游，而不顧上游，猶不治也，同一河道，中段欲治，而鄰封欲濬，同一黃河也，冀省所轄南岸堤潰，其禍在魯，而豫省北岸堤決，其禍在冀，倘畛域劃分，各就局部之職掌，謀畸形之發展，不但利害衝突，枝節橫生，且弊害叢多，或則愈治愈紊。故河工水利，貴在統籌，事權固應專一，畛域又忌劃分，此中利害判然，殷鑑不遠，事實俱在，不容遲疑，今再言統一之利。

（1）事權集中　事權統一，則力量集中，水利事業由水利主管機關統籌，自可按照實地情形，視其需要，權衡輕重緩急，為合理化之發展，一切無謂糾紛，及利害衝突，均可免除。

（2）人才物力集中　水利工程係專門事業，非專門人才不能辦，目前水利事業，需待舉辦，宜按工程類別，輕重緩急，分別計劃，依次舉辦，如各立門戶，互相羅致，吾國水利人才甚少，必致供不應求，且既各自為政，待遇自不能一律，爭相延攬，易起技術人員投機僥幸之心，致不能久於其職，工程前途受影響甚大。又舉辦工程，需用器材，即以測量儀器而論，現有既不敷用，購置又難，集中則可統籌支配，劃分則感不敷。

（3）經費集中　機關統一，則行政經費節省，財力集中，舉辦全省水利事業，輕而易舉。

二、調整技術人員待遇　近年以來，物價狂漲，生活日高，公務人員以技能勞力所得，反不及販夫苦力收入之豐，終年勞苦，不足贍養身家，於是多兼營副業，以致政治效率日形低減，此為中國目前政治一大問題，局部解決，殊非易易。抗戰已逾五載，應大家吃苦，全體努力，以爭取最後勝利。當前問題，不患寡而患不均，現在社會上，不公平之現象，一為苦樂不均，一般富商大賈，銀行公司，司機技工，享受均比公務人員為優；二為待遇不均，以技術人員而論，鐵路公路機關，優於水利，中央優於各省，他省又優於雲南，昆明物價生活之高，冠於全國，以致土木工程人員多從事於路政，或私營建築公司，其有少數獻身於水利事業者，反享低廉之待遇，受艱苦之生活，是驅人走入他途，水利事業，讓誰來建設？至於如何提高待遇，始能安定其生活，要視環境之生活程度，與物價之漲落，使達於中人生活之水準而已，如資源委員會所轄各工廠，以及銀行公司，其例甚多，可資參考。

三、獎勵水利技術人員長期服務　水利建設，關係軍糈民食，與國家之存亡，時至今日，不論工程之難易，經濟之條件，自要能墾田，防災，增產，應不計艱難，以赴事功。此種事業之完成，均有賴於技術人員之努力，不予以優厚之待遇，安定其生活，難望久於其職守。人員未能穩定，組織即不能健全，更難望表現優越之成績。目前水利技術人員，不患無保障，而患不能長期服務，獎勵辦法，莫如以其所經辦之水利事業始終其事者，凡受益農田，納糧若干，以酬其勞，視工程之難易與成績之優良，定獎金之多寡，如是農民所出無多，而工程前途獲益甚大，工程師庶肯竭其智能，以完成其所經辦之水利事業。

四、培養水利技術人員學識　凡舉辦工程，以及測量設計，均須有相當之學識經驗，非學此者即能優為。工程適合於經濟條件，又非學識深邃，經驗豐富之工程師不足以語此。而經驗之得來，全賴在一組織健全之工程機關，久於其職，平日對於學理，孜孜研討，對於工程，試驗改善，日求進步，有以養成之。前天津順直水利委員會，經費充裕，組織健全，中外高級工程人員，待遇既優，學歷豐富，技術青年，服務年久，均得有相當經驗，其自知努力研求，勤學不倦者，造詣尤深，至今從事各水利機關者遍全國，今華北水利委員會技術人員，有繼續服務至二十餘年之久者。陝西水利局，對於灌溉工程日有進步，各重要工程師，多已繼續服務至十年左右。河北省水利基礎，測量成績，與陝西之水利工程，均居中國之首，非偶然也。查雲南各水利機關，組織似欠健全，距培養職員技能之程度尚遠，欲興辦水利，須規畫百年大計，對於學識廣博之專才，特予優厚，俾久於其職，令一般工程青年，學習訓練，能用人才，又須儲養才，始能成

功，在實際才，首在學校，培養訓練，要視政治與技術配合得當而已。

結論，抗戰以還，耕地日蹙，軍糈民食，關係重要，農業生產，實爲戰時民生國防之重要資源，吾人宜警惕天時之不可恃，須積極利用科學方法，加以改進，以達到足衣足食之目的。本省當國際交通之衝，爲前方屏蔽，地位異常重要，然川澤不治，荒田遍野，農業生產，仍多「靠天吃飯」，倘遇水旱偏災，影響抗戰前途至大。近來各省，對於水利日有進步，如陝西渠道，已完成者七，共溉田一八六三、〇〇〇畝，正在進行者四，計灌田九一〇、〇〇〇〇畝，四川三十一年度，共貸款一萬一千萬元，成立工程處十八所，其成績當有可觀。其他如甘、綏、青、甯、浙、贛、桂、黔、等省，水利事業，均在猛進中。本年全國農貸定爲十六億萬元，滇省水利機關，因組織渙散，實力未充，以致興辦成績，遠遜他省，甚望本以上條陳，改絃更張，集中人材物力，切實力行，以雲南水利蘊藏之豐，則天府之國，不可專讓四川獨美於前矣。瞻望前途，無任企盼之至。

本誌下期目次預告

◀第十七卷・第四號▶

石門洞觀瀑……謝覺人
成嘉道上話舊……郭祝崧
重慶風景區—南溫泉……易聲伯
紀遊雷水堰……張雲濤
閩贛南線……陶蔚文
回憶法屬越南……沈駿
滇南行……蕭[illegible]
章鳳至干崖……宋[illegible]

四七—三一一

南嶽重遊（續完）

鐵成

田良逸眞人名曠應，唐憲宗元和中，居衡山；風格清峻，山人見者。鄙吝盡消。侍郎呂渭與楊憑師事之。呂渭爲溫之父，字君載，河中人，貞元中，爲禮部侍郎，會入閣，出爲潭州刺史卒。當渭爲潭州刺史時，大旱，嘗請田眞人爲之祈雨。眞人與渭爲莫逆交。楊憑與二弟，號稱三楊，皆善詩文，累官湖南江西觀察使，入拜京兆尹，爲李夷簡所劾，貶臨賀尉，憑遣田眞人以銀器，眞人悉付門人作法會。謂使者曰：還報官人，勿深憂也。眞人之母，爲喜王寺尼，每日負薪兩束奉母，或有故，即使弟子代送之。一日，有虎至田媼門，或走以告媼，媼曰，是良逸遣送柴來，勿畏也。眞人周濟民庶，無不盡力，湖南之人，皆北面師。事之後入天。台憲宗屢詔不起，今衡嶽觀之隱眞巖有田先生記。先生羽化之年，當爲憲宗元和六年，與呂溫同年卒。

蔣含宏，良逸之友，善符術，自晦其道，不令人知，與田眞人同居衡嶽九眞觀，混元之氣，雖不及田，而修持趣向，則與田相同，常兄事之。後以符殺一猛獸，遂取符本焚之。曰：「我本以符却之，旣以害之我用符爲？」歐陽平則不見之於總勝集。當必爲次於田蔣之有道之士。樂道與玄同時羽化云。田眞人之弟子，馮惟良，字雲翼，相州人，修道於衡嶽中宮，與徐靈府及陳寡言爲煙蘿友。香火之外，琴酒自娛。田眞人授以三洞祕訣，元和中入天台，居桐柏觀。以三洞之道，闡行江表，憲宗召不赴，年九十，沐浴更衣而化。所謂三洞之道，即唐開元中所刊之道藏內：洞眞部、洞元部、洞神部。此所謂道教之三經，各分十二部。道教之經典，多爲天啓，道藏諸經分三洞，位於三天之三君，各啓示三經，玉淸宮之天寶君，即元始天尊，啓示洞眞部，是爲大乘上法；上淸宮之靈寶君，即太上老君，啓示洞玄部。是爲中乘中法；太淸宮之神寶君，啓示洞神部，是爲小乘初法。三洞祕訣當爲三洞之大綱。所謂三洞者，據道門大論云，洞言通也。通玄達妙，其統有三，故云三洞。」凡入道者，先受老子五千文，次及三洞部。受之者，先將一個金環與其它贄幣，呈之於其師，師受贄幣，斷金環爲二，各持其半，以爲師弟之約。道教對於求道者，必需有師傳授。太上太霄瑯書曰：「天地布氣，師教之眞，眞仙衆聖，非師不成。心不可師，師心必敗，」故道教對於師弟傳受祕道之學，至爲愼重，尤以妄傳妄泄爲戒。

四十年只傳一人，無其人，八十年可傳授二人。太平經云：「悟師一人，教十弟子，十以教百，百以教千，千以教萬。」初學記云「今一師能教數十弟子。」由此可以證明，南嶽在唐代爲師傳之中心，故有遠道來求道者。道家之修養，分內丹，存思，導引，沐浴，服食燒煉。道家之經籍，分傳經，傳符，圖籙，戒咒，符籙，秘持。

北魏甄鸞之笑道論，謂靈寶經，（卽洞元部）爲張陵所作，上清經爲葛玄所作，三皇經爲鮑靜所作。唐玄嶷之甄正論，則謂洞眞部多爲葛玄，陸修靜，顧歡等所作；洞神一部爲張道陵所作。近世之法苑珠林，則謂洞玄經爲漢王褒所作，靈寶經爲張道陵所作。如上所述，道經多倣佛經，例如洞眞文本部之高上玉皇本行集經，太上老君父母恩重經；三洞之稱，取自三藏。天尊之名，取自佛之十號三十二天，取自三十三天云。茅山道之特點，卽能把持衆妙之門；茅山道人衡山之後，受佛家影響，至深且鉅。大洞眞經，由清虛眞人王褒授與魏夫人，卽傳至衡山，是爲道教大乘上法入南嶽之始。青童扶桑暘谷神王景林，又授魏夫人黃庭內景經，可以洞觀鬼神，得不死之道。夫人且手注黃庭內景經，此經據唐書藝文志載老子作，陶宏景眞誥，則謂「上清眞經，南岳魏夫人授其弟子，數傳之後，因濟浙江，遇風淪溺，惟黃庭一篇得存。」世俗所傳王羲之所書以換鵝者，乃黃庭外景經，實係道德經，太白之詩誤爲黃庭耳。因黃庭外景經於晉哀帝興寧二年，（三六四）始降於世，羲之卒後六年矣。內經所言洞觀神見無內外。史記亦載扁鵲飲上池水，能視見垣一方人；視病能盡見五藏癥結。佛家大乘，不言神通；道家大乘，須洞觀鬼神，得不死之道。洞觀須從存思做起；黃庭經謂人身各部之神，修道得眞，不可不假此諸神之力。對於此等之神，心中須思維其存在，外可防邪，內可潔身而致神成丹焉。梁丘子註云：「臨目外觀，則鬼神標形，接手內視，則臟腑洞別，乃無表裏，無隔棲，眞光降靈。」道家之存思，卽在內視；道家以我之肉體，由三個要素或三個丹田組成，自咽喉以上爲上丹田，以腦爲中心，爲天之精，其色赤。自咽喉至肚臍爲中丹田，以脾爲中心，爲人之神，其色黃。自臍以下，爲下丹田，以命門爲中心，命門卽腎也，爲地之氣，其色白。道家之丹字，卽調和之意，如調和丹砂然，調和人體之中精氣神三者，壽命可以長久。丹乃三者調和而成眞元之氣；又以腎脾腦三個中心養成此眞元之氣，則腎脾腦猶如田然，故曰丹田。眞元養成之後，則五氣朝元；卽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精氣，在人身內，皆純粹中正，與世界之本體一致矣；故道家稱人體爲小宇宙。再則五行之精氣，以歸水火二者，水者陰也，火者陽也，則歸於水火者，歸於陰陽也。壽命長短，依身內陰陽二氣之調和與否以爲準。卽陰陽調和，卽成眞元之丹，與天地同壽；五氣朝元，傳卽周子太極圖，所謂鍊氣還虛，老子之復歸於無極云。鍊丹分爲內丹與外丹，內丹卽鍊氣，調和陰陽，而成眞元之丹也。鍊氣有深呼吸，莊子所謂「眞息深深，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用

足踵來呼吸。鍊氣即抑制呼吸，抱朴子所謂「初學行氣，鼻中引氣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吐之。」用呼吸的工夫，經過一番內部的鍛鍊，以修養精神而求長生。抱朴子又云：「行氣不要不欲多食。」又云「欲食生菜肥鮮之物，令人氣強難閉」。列子與莊子皆言蓬萊方丈瀛洲之居民吸風飲露，不食五穀。此乃辟穀之由來，道書云，神仙以辟穀爲下，然絕穀則無滓濁，無滓濁則不漏，由此可以入道。若漏則有所覺察矣。在動植礦三界中，皆有富於生命素之原質，和選此物質而成爲配合劑，即是外丹。葛洪說：「仙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黃金，次則白銀，次則諸芝，次則五玉。」礦物以丹砂最著。丹砂因熱可變爲水銀，是一種活的金屬。植物以靈芝，松脂，松根的茯苓，樹膠而非蠟燭；動物中之鶴卵，雞冠血，雞卵，龜甲等等，至於道家燒煉金石之術，一以求長生不老，二以得黃金而致富。漢以來此術日盛，與醫學化學皆有密切關係。歷代方士，相承不替，謂之金丹玉液。或曰黃白，即黃金白銀變化之術也。一曰鉛汞，一曰爐鼎，即以鉛及水銀雜它藥入爐鼎中鍊之，以成金銀及丹砂也。據說可以製成九轉金丹。丹砂燒成水銀，一轉也；水銀再還成丹砂，二轉也；如此循環變化，燒煉愈久，轉數愈多，藥力愈足，成仙愈速。相傳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仙；九轉之丹，三日得仙；九轉丹再煉，即化爲還丹；服一刀圭，即可白日昇天矣。道家之死，又云尸解，假託尸以解化也。據仙經云：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者，尸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人者，尸解也。有死而更生者，有未斂而失尸者，有髮脫而形飛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爲上，夜半解者爲下。又有羽化，謂其飛昇變化，若生羽翼也。山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屈原有仍羽人於丹丘之歌，拾遺記昭王有羽人之夢。羽化即變化形體，抱朴子遐覽篇有用變化術，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此爲劉君安鈔取墨子之五行記。費長房與左慈皆善變化之術，後世有五遁之法，謂能依金木水火土五行而遁形；移形易貌，所謂變遁也。道書稱不能變化隱遁及白日飛昇而死者，謂之尸解。飛遁作能變化之神；必需爲行蹻之術。行蹻者，即初步修養也。莊子云：「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張良即用此法，以呼吸辟穀，運動三者。三國志華陀傳云：古之仙者，爲導引之術，熊頸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抱朴子云：「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蹻道有三法：一曰龍蹻，二曰虎蹻，三曰鹿盧蹻。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里，則以一時思之；若晝夜十二時思之，則可以一日一夕行萬二千里，亦不能過此。」如此導引之修養中心，仍在存思。老子云：「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存思即精一之謂也，存思結想，始可遇天地星宿山川以及人身五官五臟之神，存思結想乃可導引辟穀；存思結想，乃可沐浴身心，心聽意慧，通了三洞經法，存思結想乃可變化隱遁，服食燒煉，白日飛昇，不用羽翼。

四七一三一五

南岳煉外丹，唐以前以黃白之術著者，有寶雞翁、陳惠度、廖冲、申泰芝、譚峭、藍奉仙；六人而已。而以鍊氣著稱者，有劉根、王谷神、皮元曜、劉元靖，四人而已，以辟穀著稱者，如鄧郁、張白膠；二人而已。以服食著稱者，如褚伯玉、蘇鬚祖、廖法正三人而已；以沐浴身心著稱者，卽取梅花和雪嚼之欲令肺腑皆香之鏡脚道人也。以變化著稱者，則有施存、薛世眞、許碏、鍾師、廖冲、王十八、軒轅彌明、廖法正、鄧紫陽、祝融峯道者等等，皆當時南嶽尚未開闢，惡蛇巨豕，虎豹最多；僧道皆須有伏役猛獸之術。而以禁架法著稱者，有施存、薛世眞、徐靈期、廖冲、白樁夫、祝融峯道者、陳法明等。此乃以氣禁虎豹猿猴，獸卽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與近代之催眠術相關。又有以氣禁人者，人不能起，如羅仙姑、徐仙姑之禍暴僧，僧自顛仆。用咒禁妖者，有陳興明。發如珍、用水之禁架法者，有褚伯玉、鄧郁、蘇鬚祖、元徽、柳賓、邀洞元等，蓋水能潔淨器物，亦能驅邪氣除惡疾，聖泉聖河以及東流水，井心泉，皆可祛邪治病修禊賜福。但以存思結想修鍊得道者爲最多，如漢之東惠子、張正禮，晉之陳興明、尹道全、魏元君；齊之徐靈期、賈自然、張雲璽；梁之張如珍、王靈輿、張潤玉；唐之張惠明、司馬承禎、汪子華、王昊、薛季昌、張大虛、何志純、王仙嶠、混淪先生、黃洞元、田良逸、蔣含宏、歐陽平、王遐周、馮惟良、徐靈府、陳寡言、王眞人、俞鑑璜、軒轅集等等。可說南嶽道家之特點，卽在存思結想，洞觀內外，兼修守一云。道家之存思，以自身之個人爲出發點，而佛家則以衆生爲起點耳。此佛道根本不同之處也。道家之內丹，一稱胎息，卽在存思結想，使心神可不動搖，則精氣不散，人可長壽也。反之心神一動搖，則精氣散而死矣。

道家三洞之道，在南岳有著述者，當推魏元君注黃庭內景經，譚峭所著化書六卷，分道化，術化，德化，仁化，食化，儉化六篇。其收於守約篇譜中有云：「術有火鍊鉛丹以代穀食，其必然也。然歲豐則能飽，歲儉則能饑，是非丹之恩，蓋由人之誠也。則是我本不饑而自饑之，我本不飽而自飽之；饑者大享，飽者大幻，蓋不齊其道也。故人能一有無，一死生，一性情，一內外，則可以蛻五行，脫三光，何患乎一日百食，百日一食」混淪先生之莊子注解，嘗作指要三十三篇。韓愈與南岳道士有文字交者，有軒轅彌明石鼎聯句序，送廖道士法正序，其他如權德輿送混淪先生序，蕭鄴撰廣成先生碑。

田良逸之後，南岳道士有足述者，卽俞鑑璜與軒轅集。俞眞人與馮惟良同時，洞閣人，住衡山九眞觀，遇南岳老者，授以回風之術，守明之法，行之二十年，能坐見天下事，如觀諸掌。元和中至郴州，官吏訪之，卽曰：偶然耳，其非有所知也，尋入九疑山仙去。唐宣宗大中十一年，迎軒轅集於羅浮山。軒轅道士，曾居衡山；宣宗問長生術，集曰：屏聲色，去滋味，哀樂如一，德刑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長生之術在是矣。辭歸至江陵，於一布囊中，探金錢以施貧者，約數十；萬忽失所。在此乃以存思而通變化者。

常盤之第三期道教教理研究時代之後期（七五五—九五九）共二百○四年，此時學者，有唐僖宗時之杜光庭及後周世宗時之陳摶。

南岳自唐僖宗乾寧三年九月，以馬殷判湖南軍府事，馬氏即盡有嶺北及桂管之地。梁太祖朱全忠即位，馬氏遣使修貢，元年四月，封楚王。四年，拜楚王殷為天策上將軍。唐莊宗李存勗即位，殷遣子希範修貢，自貿茶鑄錢，地大物博人眾，國以富饒。宮殿官屬，均如天子制，唐明宗天成二年，以殷為楚國王。初殷微時，屢見神人侍衛，及王楚國，詣衡山廟，見廟中神人塑像，宛如微時所見者，遂重修黃庭觀並名額閣；再修報國寺即今祝聖寺。南嶽廟之後殿，所植古松猶存。馬氏有國，亦崇奉釋教及道經。長興元年庚寅十一月，楚王殷卒，年七十八歲，在位三十年（八五三—九三○）。謚武穆，子希聲嗣，居喪不哀，日烹五十雞以供膳，在位二年，長興三年壬辰八月卒，（九三○—九三二）弟希範嗣，性奢侈，嘗作聲色，大興土木，用丹砂塗殿壁。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希範卒，年四十九歲，謚文昭，在位十四年（九三二—九四七），弟希廣嗣。兄希萼及大傳謝絕嗣拜以求國，在位三年，漢乾祐三年（九五○）為其兄希萼所殺，稱廢王。希萼自立，明年，周廣順元年，以於南唐李璟，而希崇囚於衡山，越明年，希萼為南王。唐遣將邊鎬入楚，馬氏之族於金陵，希萼在位一年，希崇僅數月，共稱周太祖廣順元年。自馬殷以唐乾寧三年據長沙，有湖南及廣西東部地，至希萼共五主，以周廣順元年降於南唐，凡五十五年（八九六——九五一）。其後楚將劉言逐邊鎬，盡復楚地，周廣順三年為王逵所殺，進逵又與岳州刺史潘叔嗣相攻，兵敗見殺。周行逢繼之，宋太祖即位初，加行逢中書令，建隆四年卒，（九六三）是年宋使李昉祭告南岳。

南嶽自唐昭宗乾寧三年始，（八九六）至宋太祖建隆四年（十一月改元乾德元年）止，（九六三）六十七年之間，皆在劉崇之下。馬氏皆修寺觀，楚王殷之子希振，長而賢，棄官為道士，居於家。與僧處中友善，締之辭閣。當時避亂衡山者，隱士最多。楚寶云：衡山法唐輕儒，喜學，李甲臣，故高隱之士，羅於精舍」。五代唐有吳湖處士，李奕，江西人，出家為道士，居南嶽，傳呼為異人，好飲酒不食，曾因人將錢贈，好勸即不開也；以清泰二年白日昇舉云。又有僧用晶者，隱為道士，以木獨長三寸許投江中，須臾波浪湧隨得一百餘，因錯謫十磨匠鬪之極痛云。又有鐵冠先生者，姓傑氏，嘗騎白牛遊衡嶽，楚王馬希範師事之，後希廣嗣位，不知所往，後有人見之出於洞鐵宮云。更有陸西臣，字服休，河東人，避黃巢之亂，入南嶽，得仙術，尸解為洞府仙伯。聶師道亦於五代時遊南岳，謁王潛及光天一壇，得仙訣，入洞靈宮，遇蔡氏父子及彭君三仙人云。

第四期教規確立時代，自宋至明萬曆三十五年（九六○—

一六〇七）共六百四十七年，常盤分爲前中後三期：前期爲北宋期（九六〇—一一二六）共一百六十六年，爲努力道藏之編輯，編修道教教典時期。其間關係者有眞宗時之姚若谷、王欽若、張君房等；有徽宗時之林靈素，王老志，王仔昔，天師張嗣宗等。中期爲南宋元初期（一一二七—一二九四）共一百六十七年，爲道教教會統一確定時期。金之王中孚，唱全眞教；使管領天下教事；元之酈希誠唱眞大道教；王中孚弟子丘處機主領天下教事，張宗演，賜正一天師之號，其子與材爲正一教主，管領江南道教。後期即元明期（一二九五—一六〇七）共三百十三年。教會愈益發達，且爲道藏之完成時代。明正統間，宋披雲雕印道藏四百八十函，五千三百五卷；萬曆三十五年，天師張國祥續編三十二函，共百八十卷。今北平白雲觀所藏者爲五百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五卷，即此也。徐世昌曾令商務印書館影印，宪爲一千二百册；七七事變前出版；又有道藏目錄詳註二册。日本宮內省之道藏，與東本願寺藏之道藏，則有四千八百八卷，共四千一百十册。常盤曾著道教概說於東洋學報十一卷第三號，論述關於日本道藏之卷數及來歷甚詳。此外有道藏輯要二百册，又上海新出道藏續編，皆研究道家之重要集錄。道藏爲研究中國文獻之寶庫，惜此時此地，獨闕如耳。

宋本趙氏，不能以老子爲祖，乃別造一道教之祖，名趙玄朗，後正號爲趙玄壇，今俗稱尙玄壇廟。玉皇大帝之稱號亦自此時始。太中祥符八年，賜信州道士張正隨爲虛靜先生，即後世江西張天師之始，其居龍虎山上清觀。至徽宗詔求道教仙經於天下，置道階道官。因林靈素之言，自稱長生大帝君神霄玉清主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主道學，編道史，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宣和元年，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用道教之名稱，僧爲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爲宮，院爲觀，自稱爲道君皇帝。故北宗一代之大儒，如周敦頤邵雍之輩，皆受道家之影響至大。而唐代有夏元鼎，字宗禹，自號雲峯散人，永嘉人。博極羣書，屢試不第，應賈許二師幕之聘，出入兵間，至上饒，夜感異夢，棄官入道，至南岳祝融峯，遇赤城周眞人，指示得道，遂得昇仙。元鼎於其自著金丹詩訣二卷之下卷，曾附南嶽遇師本末，上卷言修鍊之術。元鼎又撰陰符經講義，以丹法釋陰符之旨。末附內外三關圖，日月聖功圖，三教歸一圖，先天後天圖，上下鵲橋圖，七十二候圖，五行生成圖，各繫以說明。南宋樓昉曾序其書云：元鼎少從永嘉諸老游，好觀陰符，求蒐解，後遇至人於祝融峯頂，若有所授者，旋取陰符讀之，章斷句析，援筆立成，若有神物陰來相助云。溫州府志亦載元鼎南嶽遇周眞人授以丹法事，歸隱西山，修煉後，無疾端坐而化云。夏元鼎之金丹詩訣上卷有題唐純陽眞人呂巖撰其詩，可見博極羣書與從永嘉諸老游之雲峯散人，與宋代之理學，關係至大；尤其元鼎之三教歸一圖，先天後天圖等，與周敦頤之太極圖以及邵雍之周易龍圖，當有一貫之系統也，朱熹且爲參同契

作註，謂龍虎經是本於參同契而作，又傳說魏夫人之黃庭內景經亦從參同契脫化而來云。至於周敦頤幼孤，鞠於舅氏家，周子母舅，卽衡陽鄭向，官至龍圖閣學士，故宅在石鼓書院之西南；周子少時，因讀書於石鼓，石鼓書院，卽唐之尋眞觀，王勃曾有詩，後爲李寬讀書之地，呂溫有詩，宋太宗至道三年立爲書院云。

唐末，衡山多避亂隱居之士，如朱葆光，顏蕘，李靄，皆挈家而來，葆光樂南岳之勝，遂家焉。五代則有劉昌嗣，蔣維東，朱弼，廖凝等皆終老於此。或則聚徒講學，或則來爲南嶽縣令。至於廖融，任鵠，凌蟾，王正己，王元，閒結詩社。於是居士代道士。隱士學方士，遂開理學之風，而道流替矣。王元贈南嶽觀鄧眞人遺址有句云：「近代無人尋異，事野泉噴日濺秋苔。」

可是若以呂純陽爲修煉道教之中心，則南岳仍爲道家還丹結胎之地。呂巖，字洞賓，號純陽子，卽世稱呂祖，據玉壺遐覽卷三所說，謂爲五代至宋初時代，其師鍾離權，亦非漢時人，據同書，謂亦爲五代至宋初人。洞賓生於河中永樂縣，舉進士不第，遂入廬山，從火龍眞人受天遁劍法，六十四歲，又從鍾離權受十圍試煉，遂稱爲眞仙。據湖南通志曾三過岳陽樓題詩，宋時嘗來岳州云；又據呂祖全書曾於宋初同藍采和遊衡嶽，受道人藍方以還丹結胎之旨。南岳純陽集載，藍方，字元英，隱居南岳，接人以和，人呼長笑先生，宋仁宗召見，館於芳林園，賜號養素。宋魏泰撰之東軒筆錄云：尙書郎李觀，自言遊南岳時（宋哲宗元祐間）先過潭州，買酒旗亭，遇劉海蟾，海蟾曰：煩寄養素先生，劉處士奉問，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觀至南嶽見藍方述其語。方驚歎曰吾養聖胎已成，患無術以出之，念非斯人不可，今聲聞相通而不得接，吾之道不成矣。是年方卒。時有二道者師事之。又有瀟湘子，卽劉畋仙，宋太平興國中，遇呂祖於君山，得靈龜吞吐之法，功成歸隱嶽麓，常從呂祖往來抱黃洞，元祐間，有白鶴棲陽所居松杉上，三日而去。如此，自東華少陽君傳鍾離權，權傳呂純陽，純陽傳金之王嚞，是爲道家之北宗；純陽傳遼之劉操，字海蟾是爲南宗。此外純陽又傳藍方，藍傳二道者，當爲還丹結胎之南嶽派；純陽傳瀟湘子，當爲靈龜吞吐之嶽麓派。南宗主性，由服食煉養，而保養人之眞性，可稱爲自力宗；還丹結胎，卽是此宗，但須出得來，此藍方不能成南之宗祖也。劉海蟾宗祖傳宋人張伯端，字紫陽，紫陽傳石泰，字翠玄；翠玄傳薛道光，字紫玄；紫玄傳陳楠，字泥丸；泥丸傳白海瓊，字玉蟾；玉蟾傳彭耜，字鶴林。

北宗自純陽傳金之王嚞，字知明，號重陽子，咸陽人。北宗主命者，由符咒科教而得延命，可稱他力宗。其實南宗先修性，性卽神也；北宗先修命，命卽氣也；性謂眞我，命乃壽命。至南方天師道盛，南宗不言性而反言命，主祈禱巫祝，北宗則性命雙修，兼純陽派之南北二宗，遂成全眞教之性宗，以對天師道之命宗矣。全眞教主之王重陽傳其妻孫不二及馬鈺字丹陽，丹陽傳七弟子，譚長生字處端，爲

南[illegible]派；[illegible]；劉長生字處玄，爲隨山派；丘長春，字處機，爲龍門派；爲長玄，字處[illegible]，爲遇山派，又分支爲清微派；郝廣寧，字大通，爲華山派；王玉陽，字處[illegible]一，爲前山派。龍門派之丘相長春又傳三弟子：孫玄靜，爲金山派；孫本[illegible]守，爲金輝派，又復字分支爲閭祖派及嶗山派。劉獻廷廣陽雜記卷[illegible]云：道德通元靜，眞常守太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貞明，此二十字，爲龍[illegible]門法派所倡也。

宋代尊奉道教，以[illegible]眞宗徽宗爲最盛，眞宗大中祥符八年，賜信道士張正隨爲虛靜先生，卽[illegible]後世之張天師之始也。後至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張道陵三十六世孫[illegible]宗演，奉命主領江南道教，大德八年，子與材，受封正一教主。此乃正一[illegible]道之始。以後道教遂以全眞教及正一教爲兩大宗，對峙南北，此與全[illegible]眞教之一宗分爲南北完全無涉也。全眞教，不飲酒茹葷，不畜家室，授[illegible]徒傳教，是爲出家道士。天師正一道，雖亦授徒，但天師係屬世襲，應有妻子；雖亦齋戒，非齋期可御酒肉。故正一道徒，皆屬在家者，是爲火居道士。全眞教以北方爲盛，北平白雲觀爲其中心，諸眞宗派總簿，卽在白雲觀。南方茅山道及武當道，亦皆出家道士。

南岳自宋始，道家衰替極矣。其可述者，除藍方與[illegible]破仙外，當推蘇東坡爲之作傳之牽子廉，人稱之牽牛，爲南嶽觀道士，居於魏夫人壇。性嗜酒，醉臥山林，不避風雨，虎狼不加害也。禮部侍郎王[illegible]祜出守長沙，奉詔禱雨南嶽，訪魏夫人壇，子廉醉臥不起。以太平興國五年六月十七日尸解，發其冢則杖屨而已。東坡稱爲至人，子廉當亦修煉性命而通變化者。與子廉同時者，有廬陵曾志靜，避穀十餘年以淳化二年爲衡山遊仙去。有張抱黃，居嶽麓山，萬壽宮後洞內修內八卦繫辭之道，眞宗祥符中，授與秀水黎白，師徒皆仙去。眞宗時曾封南嶽觀道士單維嶽爲沖靖天師，提舉嶽廟宮觀。宰相王欽若有送單天師歸嶽詩。仁宗慶歷中，郴州羅道成學道，遊衡山，嘗乘白騾行石壁上，留詩石上，自唱自和。徽宗政和中，有陳崇政，能致雷雨，辟穀三十年，惟飲清泉，或食瓜果，年八十，行走如飛；蛻於祝融峯，其徒舉其尸，輕如蟬蛻。又有禮斗煉丹之曹道沖，及喜繪蓼花如少年，行步如飛之何尊師，不知何許人；或問其氏族，但曰何何，叩其鄉里，亦曰何何。

南宋自朱子來南嶽，理學極一時之盛；當時有可足述者，僅爲幼爲道士壯遊南嶽之貴溪劉用光而已，受天心五雷法書於臨川張輔元；孝宗賜號沖靜先生。此乃以符籙見稱，而非南嶽之存思結想矣。故歐陽道隆得南嶽九仙傳舊本之時，急鏤板印施，與太上度人經，道德經，九幽經，並行於世；乞屬侁爲之序，侁乃校而序之。道隆謂侁曰：道隆私門歛世，喜藏仙書，及道隆曉入寧時，歷過半，雖復卷軸存者，悉無首尾。惟南嶽九仙傳，次第存焉。侁深道隆爲眞有志之士。理宗寶慶二年，有唐從善道士，居[illegible]觀。掘地得黨人陳瓘石刻，適臨卬魏了翁[illegible]罪南遷，從善求跋云，唐道士殆亦有心人也。嘗宋

元之季，南岳道觀，尚有銓德觀，眞君觀，招仙觀。南嶽觀，亦因宋眞宗大中祥符四年封崇五嶽，加號南嶽爲司天照聖帝，命禮官詳定儀制後，元祐間，李觀請監南嶽廟，紹聖間呂陶坐黨籍貶，以七十高年責監南嶽廟，自元祐至紹聖，監南嶽廟者，多爲黨人。自宋熹乞監南嶽廟始，以後皆爲大儒。南宋，湖南道學最盛，遊學之士，蹤至如歸。有侯宜者，少遊四方，歸而築室於衡嶽下，俾往來之士館焉。可見儒生當時，已不寄跡宮觀矣。元代南嶽道士有黃尊師劉坦明，黃居南嶽觀，劉重修九仙觀。張三豐，又號張邋遢，元末居寶雞金臺觀，死而復活，遂遍遊天下，至武當山，語人曰：此山異日必大興，因剏草廬居之。嘗遊南岳，煉丹於九仙觀後，留有遊岳詩。其徒因建武當宮於其修煉處。明太祖遣使覓之不得，永樂中，世祖詔胡濙往訪，亦不遇；乃出帑百萬，大發武當山宮觀。據明劉應鑰引齊嚴叢錄云：紫陽下撰述多傳於世，近亦寥寥。當國初迹有鐵冠周顛，冷謙，張三丰等，大率非由學而致也。彷彿張三丰乃南宗，武當道，奉眞武玄天上帝爲主，以煉丹驅邪爲其本領，全眞教道士，亦尊奉眞武云。三丰留傳三派，俱歸一宗，即邋遢派、新宗派、檀塔派。此外又有自然派、日新派、蓬萊派。其弟子在湖南者，有華容嚴元元，能運氣心靈。明神宗萬歷三十四年丙午，即天師張國祥續編道藏之前一年，有劉邋遢南昌人，棲於武當山草衍殿，名動全楚。後尸解於衡嶽，斂之如舉空衣。明末又有許演空者，號洪陽，浙人；亦由武當遊南嶽，訪九仙觀古跡，結茅以居，桂王曾召至郡城，著有道德經注傳於世。元明之際，南嶽以及湖南，正一教最盛，皆以符籙著稱，多自龍虎山受秘術者。結茅辟穀煉丹之士，已不多見。當時自茅山來衡嶽，登祝融絕頂，歷七十二峯者，有捫蘿攀石步履如飛的杜廣靜，字越凡。又有眞文，華亭人，誦黃庭經，內觀調息，後祝髮爲僧。明穆宗隆慶元年遊南嶽，結茅獅巖，後化去。火居道士於明英宗正統間，有道會司歐陽正則，重修衡山安寶觀。明李黨有記云「仰維聖朝於二氏之教，不禁於道士之流，皆授官以領之，府曰道紀，州曰道正，縣曰道會。」

常盤之第五期，道教繼承遇化時代；自明萬曆三十六年及於現代，共三百三十餘年。常盤云：自梁代以來，佛道混交之弊，愈趨愈甚；不獨爲毒於道教，佛教亦蒙其毒，遂至佛道二教，皆遠離中國之思想界，不足以支配人心，而宋儒之理學，普及全體，以禪學代表之佛教，次第驅逐於思想界以外；於是昔之道教，欲以迷信取佛教而代之者，究不能維持今後之人心。故至清朝，佛教固已崩壞，而道教亦何能應付此進步不息之中國人？是賴有新儒教，新佛教之興起矣。」

南岳於明末，尚有結茅苦修之先安道士，如高守中，居九仙觀；又有李和松者，人稱棗兒李，秦喜咒棗，濟人疾苦。這是否神仙食品中之晴棗？當時有全眞道人李常庚，字皓白，齊州人，生而好道，天啓甲子入武當。遇四維長者，後止於南嶽，結茅於煙霞峯，後闢九仙觀

道場，遂往與高守中李和松結侶，高李欲謀興復九仙觀，功未成而相繼羽化。而九仙觀之舊有香火田，已成爲正一道火居道士之私產，因而爭訟。崇禎十二年，全眞道人高和善用價贖買到衡山縣城隍廟正一道士劉應元胡道法九仙觀道戶田五十畝零八分，原有九仙觀遂址於此。後由桂王斷與全眞教士李皓白經管，李常庚爲龍門派之道德通玄靜眞常守天淸一陽來，後本合教永圓明之常字輩，其徒金守志，楊守乾，呂守中，高守一，及先來之高守中，皆守字輩。現在九仙觀之常住劉圓和，則爲圓字輩。皓白爲九仙觀重開山師，著習名瑣碎錄，又重刻九仙傳記，彭而述爲之序，稱之爲介出世入世之間者。張同敞亦有贈皓白詩。九仙觀自皓白始，永爲全眞至人修行之所。或十方正人，眞心鍊己修持者，亦爲道門骨肉。所謂十方，僧亦在內矣。與皓白同時來嶽者，有陝西潘鼎持，後以淸康熙甲寅入武當山，乾隆時，尚有人見，道貌如童然。其弟子晁洲洪靜陽，善禮斗云。順治庚寅辛卯間，南嶽有無心道人，劉姓，均州人，結茅於南天門，冬不爐，夏不扇，戶不扃鑰，身旁無隔宿糧。人貽以米，即煑與行路者共餐之。經年不下山，偶信步，惟至黃庭觀。康熙元年壬寅秋八月，袁奐遊嶽見之，曾爲之作傳。奐云：迄下山問之於吳子泰升，泰升曰：此道士初不知何許人，以庚寅辛卯間，至南天門，依羽人胡某爲師，又數年，胡去而道士獨處，距今十四載，日夜坐一小木榻，閉目跏趺，行吐納運氣之術。……異哉道士其王十八率子廉之儔歟？」又有羅道人，結茅衡山，辟穀兀坐，客至惟云爲臣忠爲子孝，即是大道；辟穀修煉，其末也。而其所居，虎狼穴也。咸豐間，有無名道人，棲南嶽石巖中，日夕危坐，不言不語，亦無衾褥；詢以民族里居，皆不答，後委蛻於巖畔古松之上，士人取尸瘞之，輕如葉云。由此可見南嶽自漢及今，皆爲存思結想之地，羅道人之語爲臣忠爲子孝即是大道，猶爲道家之正行。豈世之號爲出家，雖遯跡林泉；而其心魂鼻息，無刻不在名利之間，可得而語哉？

半山之玄都觀，同治間，有譚教淸者，爲龍門派「合教永圓明」之教字輩，接管半山亭，修玉皇殿，開十方叢林；南宗北派，皆得託足，監院三年一換，不得私舉。現在監院爲陳。

清初潘耒遊記云：「遍山皆禪宇，道觀僅存者，九仙黃庭而已。」今則九仙依舊，黃庭已成尼庵，幸有玄都，但亦爲十方叢林耳。

余自鄴侯書院俯瞰玄都觀，松林曉日淸風之境，現出一部存思結想底南岳道家史。自屈子至漢末張正禮，此爲第一期，元始期；自晉初陳興明至陳慶冲，爲第二期，開教期，亦可稱九仙期，亦可稱魏夫人期，此期乃南岳道家史上最可注目之時代。自隋詔天師蔡法濤李法超住南岳觀至五代鐵冠先生，爲第三期，教會期，可稱司馬承楨期，此期乃南岳教會組織教理研究與教權樹立之時期。自宋初藍方率子廉以迄淸末之無名道人，爲第四期，退化期。

梁武帝崇奉佛法，僧侶入南岳，此乃第一；關鍵五代道學，漸興

宋張入南岳；此爲第二關鍵。日人常盤論道家衰頹之因，爲佛道混雜，爲遠離中國之思想界，爲欲以迷信維持人心；余意不以爲然，此乃宋儒耳。道家思想，曾產生抱一守眞之大道；其存思結想，且產生宋明之理學。所云爲臣忠，爲子孝，如易爲効忠於人類，則仍爲抱一守眞之大道也。如應付此進步不息之中國人，必藉新儒教之興起；而新道教之興起，必先賴新道教之興起，所謂新道教者，剷除迷信而恢復其爲化學之母之道家也！太史公云：「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我可斷言，儒家不論新舊，假如不以道家爲基本，結果不出「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道人夏元鼎南岳絕句云：

崆峒訪道至湘湖，萬卷詩書看轉愚。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存想及此，遂亦羽化而登仙矣！

民國壬午十二月四日完稿於雁山園

憶華嶺

孫錫祺

——自己發揹，自己剃頭，我們過着獨立的生活。

華家嶺是橫亘隴西一百四十公里嶺脈的總稱，招待所【註】位置，便落在這山嶺之脊，是拔海二千公尺的高寒地帶，也是西北公路所轄蘭西路（蘭州——西安）與華雙路（華家嶺—雙石鋪）的交點；於此往蘭州和天水，都是一天路程，去平涼則須二天；一望無際的峯巒蜿蜒着，像一排起伏着的浪濤，然童山濯濯，竟找不出一草一木來；嶺上人煙稀少，間昔日常有匪人出沒，居民因爲汲水便利，都散居在山谷裏；他們除了在大地化凍的夏季，利用山坡上的地土，而於秋間收割年收一次的青麥玉蜀黍之類外，便別無生命之道了。「貧苦」像嶺上無止休的山風一般，永遠伴着他們，宿土坑，吃麵糕，穿的也不够溫暖，男人蓄辮，女子纏足，一切是顯得那麼古老，此地與時代的輪軸是沒有連繫的。嶺上氣候酷寒，與其說是三冬一秋，毋寧說四季皆冬，因爲雖在盛夏，仍不免飛下幾場「六月雪」，即使是晴朗天氣，也只有正午的陽光才散下些微暖意，在嚴冬，我們可見到冰凍而折裂的鷄蛋，臃腫如棒的電話線，滿窰雜辦的雪地，在牲口鬚下搖擺着的冰柱等等，黏附衣上的雪花也不能一抖即下而凍成一片，加重了衣服的重量。恣情狂嘯的山風不斷地猛襲過嶺上，低濕的空氣老是浸淹在四週，形成一幅凄涼景象。

「華家嶺霧氣騰騰，招待所好比京城」這是附近居民用以稱譽招待所的歌謠。這一列新的建築物，包括招待所，和新車站，四週的圍牆和碉樓，宏壯地屹立於嶺端，雖遠在十里外，亦可見其雄姿，毋怪當地的居民要稱爲皇城了。

【註】華所爲中國旅行社華家嶺招待所。

爲了建立這些房屋，西北路局曾以八十輛汽車從蘭州運木料來，並經常輸送整車的工匠在嶺上又造窰燒瓦，經過半年餘的辛苦，這艱鉅的工程才告完成。如今旅客們瞧到這個荒僻處所時候會無限興奮，像在沙漠中找着甘泉一樣。記得當初我社向路局接收一所容納的房子，那時我們共有籌備員役七人，車站辦公和警衛等都遠在五里外的老站。七人佔了全所，同時也是佔了整個嶺頭，因爲於許多可怖的傳說，我們終日躲在房內，大門也是關閉着，入夜山風狂怒，而不敢出聲。無床，無桌，無椅，我們祇有行軍床替代了很多傢具，平涼帶來的白菜成爲一星期內唯一的下飯菜，但各人的食量卻不因飯菜差而反較平日增加，可算奇蹟。

在這麼一個貧瘠的荒嶺上，經營招待所或維持招待所，端賴運輸的功效。幸而路局予我社以極大的便利，可以隨時在蘭州平涼兩地交站，隨班車運送各種物料如米、麵、油、鹽、菜蔬以至燃料（俗語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卻不能適用在禿嶺上）。所內的木器傢具都由平涼製成白胎，拆爲零件，然後運至嶺上配裝及油漆，臥具和其他設備皆在蘭州配寄。該所於二十八年三月籌備完畢，正式開業，計有兩個飯廳，二十間舖房和二十間坑房，坑房是二尺高的平舖木板坑，每間可容納三人，用自備舖或租領被褥。那時車站已搬來新址，警衛也有了，新氣象在陰鬱的嶺上放着光。差不多每天下午三時後，各路客車即陸續進站，我們的工作也隨着緊張起來，最初我們應付蜂擁而來的整車旅客，總覺得有些亂，但漸漸地由於經驗的累積便能有條不紊了，一天工作最緊張的時間是下午六時至九時，招呼一百多客晚餐。

荒嶺上的招待所是遠較都市裏招待所容易予旅客以深刻的印象和博得好感，因爲它的效用大，需要切。一般西北的旅客，最愛讚許我社的服務精神，同時縱談昔日經過華家嶺的苦況，那時無旅舍，祇有去民家擠，與牲畜同宿一室，不慣的暖坑，渾濁的糞味，難下咽的麵食等。苦後嘗甘，其味特別濃厚。

飲水是招待所主要問題之一，最初由路局計劃鑿井，但挖掘數處未成，祇得遠至山溝汲取，通過里餘的一個陡坡，才能到達山溝，一担水往返需時四十分鐘，僱用二個水伕，終日挑取，遇到雨雪之日，還要另行買水，日用餐料除了米麵油鹽等自蘭州平涼帶運外，猪在所內飼養，其餘如粉條，青菜，韮蒜及豆腐（用秤吊秤可見其老）等，皆至離嶺二十里路的[illegible]購取。我們買了一頭驢，去馬營時用以代步，返程便用以負物，閒時還可以作担水磨麵之用。最使我們發愁的算是燃料問題了，每遇雨雪連綿久久不晴時，我們便有斷炊之虞。記得曾有幾次遇到公路凍封（深度二三公尺，長及二三十公里的積雪是常有的事）或雨後土山塌下積雪，行駛的車輛無法前駛，於是煤炭菜蔬變成招待所與旅客共同焦慮的問題。這時唯一的辦法是冒着雨雪到附近村莊「搜索」一些劈柴的煤炭菜蔬來應付危急的局面。我們深夠警惕徵乏應有存儲，不過煤炭太佔地位，一輛班車載上二噸已佔去很大面積，可是供給爐灶的吞食，卻消耗得非常快，所儲的理想終無法實現。我們又曾趕過好多山路，希望發現一個煤礦可供使用，結果些跡可覓也徒然。因爲有錢沒處購買而造成的很多難關，使我們不禁怨恨，但旅客熱切的同情，又鼓起我們的勇氣來。

由於氣候的四季如冬，我們不需要自箱中取出夾衣單衫，整年穿着重裘，弄得全身臃腫不靈，到臘多更得穿上肥大的毡鞋，有如南方的蘆花鞋，棉鞋皮鞋是根本無法抵禦砭肌的地氣的。在嶺上想理髮須等待一個過路的肩担理髮匠，而他的本領僅限於剃光頭的那套風捲殘雲式的手法，往往將我們的後腦部份劃出界線來，線以上是髮色濃黑，線以下則禿然無存，形成黑白分明的奇突式樣，令人啼笑皆非。後來從西安買來全套理髮傢伙，相互修剪，倒反較那理髮匠高明得多了。公餘之暇，除看書外，每逢嶺上難得的晴天，上老車站趕集，或翻過山坡去探望水的源頭和幾枝僅有的梨樹，在這荒嶺見到柔動的水流和纖細的枝葉，心中陡生無限親切依戀之感。山嶺裏居民對於外來人接觸稀少的目光，而稱呼衣服整齊的人，一概用他們唯一的新名字「委員」。該所同人生活是簡單的，日常見慣的是漫天大霧，白皚皚的雪，四伏的峯巒，山間曲折斷續的公路，趕驢車披皮大氅的御者，一些車輛和人；日常所聽慣的是如嘯如號的風聲，馳過的汽車聲，和響徹山谷，令人毛豎的驢車輪軸聲。

華家嶺在我的記憶裏刻下深深的印象，我討厭漫漫的雪，悽厲的風聲，無所事事的寂寞，但初昇的旭日，將逝的殘陽，晨曦晚色，演過的雲片，蠕動的羊羣，悠揚的駝鈴，和牧童嘹喨的山歌，都使我永憶不忘的。

路南紀遊雜詩（十二首錄八）

久菴

卅一年三月廿四日晨自昆明登車出發

遊心警酣寐　天意猶未曙　襆被上征車　星光耀零露
熙攘夙興人　持生各匆遽　顧茲訪勝儔　中懷得無妒
飆輪漸南邁　晨景豁芳樹　四載滯行旌　河山猶可賦
凉飆忽侵袂　輕雲散煙霧　急雨射軒窗　頃刻大如注
天公幸作美　田疇倏霑足　晴色滿山林　翠峯青可數
絕頂俯楊宗　霧淵殊惴怖　行行抵狗街　投止治餐具
前路尙迢迢　雙跤須緊步

自狗街過擺渡步行出發赴路南

曲徑履羊腸　微風澹晴日　歷歷綠苔生　團團白雲出
遊侶各參差　疾徐試足力　隄盡抵山垠　山程高且直
捷足爭先登　升巔餘喘息　中有山居人　健行如插翼
後者追未逮　相嘆不可匹　一峯連一峯　峯峯須攀陟
路轉復峯迴　危巖亂蘚蝕　四眺惟蒼茫　路南應可逼
取路過石梁　長天漸昏黑

薄暮抵路南城

薄暮抵路南　路南何整潔　街道坦且平　皎皎無塵屑
樓舍接雲齊　嘉木中行列　古樸自成風　即目能愉悅
言訪紫玉山　小逕多曲折　古寺峙巍峩　梵唄今消歇
幾度闢黌庠　絃誦聲聲發　我儕遠道來　几榻其中設
閒寂此東廡　聊以息行轍　晚相游市廛　醉飽中腸熱
歸路覺栩然　涼風度林樾　昂首望中天　蟾光正如雪

石林

石林天下之奇觀　旅滇四載未一攀　邇來逸興與時發
商邀勝侶游汗漫　路南城東卅餘里　巉巖複巘相綿延
漸行山勢漸奇特　黝石突兀多重巒　其形堆疊異姿態
有如蹲獸如龍蟠　危坡上下各三里　眼中忽覺天地寬
四圍山色遶幽谷　西來林總峯如攢　長路逶迤達勝境
當前一石封泥丸　掉頭移步更西向　石林密列猶立竿
又如千毫排筆陣　不然玉筍拔平川　峯尖骨瘦天削鍼

森森稜角直撐巔　更有斷林若欲折　身旁巨石承其端
其他多株亦龜裂　斷紋縷縷仍磐安　烏虖此景世罕覯
雄奇瑰偉眞非凡　同游眉色各飛舞　翻然長嘯聲鳴鸞
踐若覺路復前進　玲瓏左右俱插天　道左云有明月樓
攀岩履磴升其巔　有亭翼然建石頂　凭欄一覽形萬千
樓後羣林名劍峯　鋒鋩峭利方龍泉　紛紛題詠遍崖壁
嶔崎磊落隨所鐫　蜿蜒七路再深入　涼風習習白晝寒
氣象陰森覺可怖　林稠水黑臨深淵　淵深幾丈不可測
欲渡欲渡中無船　尋幽到此更無路　摩挲怪石空盤桓
我聞此地盛成石　滄桑變化千萬年　風剝雨蝕料陵谷
流者聚澤固者堅　神工鬼斧不是過　拔山塡海疇能仙
吁嗟乎
造物神奇匪所臆　洎今壯麗難比肩
頻歸留連不忍去　攝成縮影留因緣

翌晨赴六疊水

破曉上征鞍　宿霧猶濛濛　朝爽逼眉宇　旭景浮高亮
山程滯馬蹄　綠樹驟平曠　幾騎入重巒　鞭影遙相望
荒山不見人　寂寞隔空放　仄麓達極峯　林翠繡巖障
立馬一踟躕　胸襟何偉壯　下顧萬丈淵　慈[illegible]無可狀
逶迤繞嘉林　卽目唯淸曠　行近竹子山　嶙峋樹青嶂
山草不知名　雜花隨意長　奇豔紛然陳　幽香逐風颺
山無水不靑　水無山不張　好鳥悅鳴啼　樵人耐歌唱
（竹山樵唱爲路南八景之一）
兩峯披葛藤　蒼秀不相讓
活活溪澗鳴　一水生鱗浪　橫渡見漁舟　晨曦映銀漾
亂石阨急湍　裂帛聲激盪　舍騎入[illegible]村　小疊泉先降
傍驚睇奔流　怒勢已難向　尙有大疊泉　披荆再南上

遊大疊水放歌

蠟燭峯前大疊水　瀑布聲聞六七里　初聞隱隱聲若雷
再聽千軍萬馬起　我來游觀正暮春　幽谷深溪滋蘭芷
攀藤附葛達懸崖　絕巘前頭飛細綺　管中窺豹未能全
但見奔流催白泚　崖邊人指有懸階　階陡行來難倍蓰
傴身換步下多層　苔蘚滑滑不留指　褰衣涉足渡激湍
百股飛簾當面啓　跳珠飛濺散成烟　凝霧溟濛不見咫
朝暾東自射強輝　萬丈銀光難逼視　仰身強織臥前灘
面目廬山眞瑰偉　一股兩股水迴環　遍作晶瑩琉璃髓
三疊四疊水分馳　萬斛明珠差可擬　玉龍交舞鬥晴空
一瀉千尋直到底　奔騰澎湃似驚濤　動魄怵心震兩耳
我聞黔地有飛泉　黃果之名說遐邇　迄今得賞此巖溪
玉貌雄姿倘可比　源泉終歲不停流　落至平川匯爲海

淵澄清冽見石根　足濯吾纓漱吾齒　吁嗟乎
江山勝景遍天涯　過目匆匆能得幾　焉能撥冗事清游
不盡名區不肯止

渦漁帆午飯

山家結草廬　環宇種脩竹　客來椎髻迎　殷勤煮藥粥
游倦卸芒鞋　香秔炊已熟　瀹茗汲清泉　陳餐出野簌
麥餅備餱糧　相圖各果腹　茗味富荷香　蔬滋勝肴肉
頗羨幽居人　悠閒饒雅福　畫景看無窮　濤聲聽不足
世變詎關情　躬耕在空谷　賓朋各盡歡　駒光倏已蹙
長揖命征鞍　遙瞥閑吒矚

茲游信可樂

人生天地間　塵網苦相縛　家室費躊躕　煩懷無可託
所以隱逸人　寄意在巖壑　昔賢秉燭遊　豪情亦不惡
懷古慕高風　古人不可作　今我客滇南　意緒常蕭索
越鳥止罩棲　胡馬難羈縶　治事有餘光　反共山川約
大塊假文章　烟霞遶城郭　訪勝快心情　探奇棘腰脚
書彼禍逸訟　差似雲中鶴　覶縷極清新　行迹更脫略
奚必集蘭亭　茲游信可樂

主治瘡毒・萬試萬靈

萬靈紅膏藥

上海萬靈堂藥行出品

各埠藥房均有代售

四七—三二七

西南行

二十八年八月

劉天行

不親遊疆迹,惜憾味往猷;西南天地闊,碧桂未能休。(顧亭林詩云西南天地窄零純山水深)遐想遠眞實,隨緣豈在謀;求生牽祿仕,國難羨卯牟。文博終何補,時艱勤慎仇;儒冠慚早誤,正命愧難求。倘著懷安戒,能無巢幕羞。苦心臍衆慮,勢迫萃離憂。轉徙憐風葉,流亡趁遠遊,邊危參世諦,遘患志偏邊。客歲翩江漢,迍邅豬時換;動態比行都,萬衆恣游宴,通衢東似流。劇院人揮汗。宣傳矜事功,僚庶仍舊貫,目笑招遊女;狂博每夜半,武昌魚可食。(蒹葭樓詩今日武昌魚可食自註黃虎殺人百萬武昌之魚不可食)鶴去樓空歎;墳荒鸚鵡洲,玄賞琴台讚;(汪中有銘文勒於壁)江洗前朝悲,山鬱古蒼斕,驚魂息未舒,蜀道每西眷,保衞壯河山;遺憾徒扼腕,智士策如雲,羽嘗酏宵旰,何意抱杞憂,竟成豺虎亂。余亦適長沙,提芬弔汨羅,古祠傚賈傳,感憤志同科。嶽麓楓林晴,名碑悵未摩,(湖南大學內有李北海麓山寺碑)定王台北望,荒廢不聞歌,極目天心閣,朱張渡口波,湘流舟浩蕩,潺雨黯愁多。腸斷詎足擬,茶苦遜淒涼,事迫豈容延,去住兩難決,北歸恨修阻,陟岵添哽咽,西去幾時還,淹留懼緇涅,拘緊累妻孥,(四十二章經云人緊於妻子舍宅甚於牢獄)離亂况生別,忍復輕孤注,弦箭臨時發,復聞警報繁,暗室漾燭光,地下悄聞聲,轟炸閉機槍。砲船人溺水,燬室偶餘梁,傷員羅担架,羣醫救護忙,血肉慘模糊,呻吟激病房。粵漢傳噩息,倉皇更奔匿;寂寥壓市空。擾攘姑台逼。箱儀積成山,旅客路爲塞,芸芸復紛紛,目眩從未覩;捷足共先登,哭關擁無隙。軍趨新河,屋漏微雨溼,行李自提攜,聯運名符實,神定忘昨憂,言笑待天黑。南下抵衡陽,暫駐更播遷,零陵川岳秀,竹樹茂森妍,亂石激清流,叠巒遶障天;全縣益雄深,疑當畫境前。午夜達桂林,望門投逆旅,長途苦奔波,客滿每見拒;排闥坐深廳,窗外芭蕉雨,疲困羨人眠,待旦犯象詛,久歆山水奇,身臨羨空闊:叠巒拔地起,苔闕勢爭尊,參差如浪蝕,萬象賦形新。巖石精刻削,規方畫裂紋;盈蘅幻蘇巘,欹扼墜將奔,疑出仙人手,狡獪戲乳巖。凝洞垂鐘乳,玲瓏水滴巖,石柱結嵯峨,側容現古痕。怪蟻蛇嶒出,豁看鳥獸蹤。深潭悄無底,炬導足堪捫。陋彼但丁詩,渾遊地獄門;神工抉地肺,鬼斧劃雲根。穿山腹穿洞,猛憶穿心民。象鼻飲晴川,伏波試劍存。鬥鷄江上峙,倒影漾清淪。三叠老君洞,龍隱紀遺勳。鬱鬱風洞山,瞿張遂成仁。防空誠利賴,避驟每清晨,遊閱循郊甸,遠足未愉辛,往往窮幽谷,山環竹樹村,紛紅雜賢終,恍入武陵源,勁半垂農舍,麻高徵廣原;飽餐香可嚼,賤値味清醋,登高望關中,依石仰空軍,彈落濃煙起,風爆火舌噴,伏尸埋瓦礫,鬧市慘猶焚。生死俄頃判,危險信有身,徊徨思轉徙,工具缺難均,減重剔衣物,長街貨售頻。艱難搬食粹,飄泊陷迷津,冒險須甯靜,煩憂慚未泯,南向選荔浦,云出陽朔道。苦蚓大如瓜,雞卵賤堪飽,風景甲桂林,羣巒益奇妙,或伏如虎豹,或蹲如飛鳥,或幻如妖婦,或卑如野老,或起如獅奔,或騰如龍矯,或負如仙冠,或舞如孤鳥。峻立側如樊,巖洞窟幽窈,崗巒萬星羅,俯仰相縈抱,巉巖石灰巖,水蝕承齡皺,罡風鼓洪爐,疏鑿開天巧,世紀幾何年,地層漸營造,日夕達柳州,柳邊水上船,殘燈驚客夢,夜雨響空山,頗似韋莊句,畫船聽雨眠,謫宦迹何異,勞勞柳昔賢(謂柳宗元)六寨界黔桂,車行越陵谷,數峯復圍叢,叠嶂森如束。逶迤空翠擁,佳茅瑟平陸;隴隴野雲中,茫茫天爲綠,高岫掛晨昏,陰晴遠邐迤,怪鳥鳴廟壁,陰洞鬱林木;俯視闊幽閑,仰窺靈曜促,陟邱引驅愁,循水聲潺湲,旋歎賴機轂,駭汗伴起伏,却顧下方遙,始識登臨遠,村鎮何蕭條,百里鮮茅屋,市集見苗民,繡衣還赤足,環大重垂肩,負販化同俗,秦皇制六合,觀山聚雨服,留此鎮遐荒,苗夷恣生畜,夜郎誠自大,黔驢久名辱;高宗伐鬼方,吾儕亦入筑,乍見翻疑夢,含悲對短檠,酸辛懷往事,追邇策西行。細雨朝朝洒,淫雲漠漠凝,淤泥鋪陋巷,積悶盼天晴,票少夥謀購,行期往復更,重遷仍憤積,忍性體陽明,明發安順城,午過黃果樹,黃果訝牙酸,嘉名錫瀑布。迸流三股垂,白練洩如注,陷空啟岩寂,翻雪激流邁,漸入羣峯遙,蜿蜒邈長路;溪谷互迴環,岑沒雲海捕,帖空幻作山,縣渺漾寒霧,撓枒古樹雄,榛莽叢生怒。高天玉闕扃,日色時吞吐,二十四盤灣,曲折履艱阻,征塵望相答,高下遞馳驚,永念亦音孔(驛名)密雨洒荒郊,壞車阻泥濘,村店度寒宵。屋窄炊煙漲,樓低被欲擁,冷風鑽漏瓦,溼被對疏寮,言越勝境關,平彝入滇境;山低漸成邱,土赤蒼松翠,曉風散野煙,麥隴曲流靜,日馳二百里,跋涉欣抵省。吾慕徐霞客,府縣復才奇,邊疆勤搜討,窮源理地宜,模山兼範水,千古令聞垂,體驗貴求眞,西質誠可推,嗟余生苦晚,遺迹幸堪追,喪亂減欣賞,自然祕滇鏡。莊蹻始王滇,武侯南征弩,李宓曾放逐,楊慎亦屏棄。割據迄強藩郡縣匹內地;歷代遠經營,武功繼文治,沃土饒資源,景物開天麗,雄圖豈式微,懷古擴遺蹟。刻骨興亡痛,奮發同砥礪,自力乃更生,建國功無墜,終方足重輕,抗戰賴輪餉。憫余士兵勞,嗜取殉私意,曰歸竟何歸,天涯遍血淚,陰霾待重光,長歌同贅記。

雲南蛇類的初步調查

成　璽　張慶[illegible]

（一）緒言

雲南爲我國之最西南省分，據長江粵江兩流域之上游，位於雲貴高原，在橫斷山脈中，有高黎貢山，怒山，雲嶺，烏蒙山脈和六昭山脈等包圍縱貫全省，由北而南，駢列而下，直入越南。金沙江，瀾滄江，怒江等巨川，蜿蜒南來，奔流其間，形成一大峽谷區。雲南因山嶺重疊，地勢高低不同，而氣候相差甚鉅，高地則大抵空氣清爽，氣候溫和，而西北高山區，氣候嚴寒，四時積雪；在河谷低陷之地，氣候頗爲炎熱，夏季炎熱如焚。雲南環境特殊，故動植物種類繁多，品種特異，奇花木，新奇動物，非惟甲於吾國各省，抑幾冠全球，在生物學上實佔一重要位置，久爲各國學者所注意；歐美學術機關，曾派專家來滇作長期的搜集，其研究結果，在生物學上之貢獻甚鉅。我國之研究機關，近十餘年來始注意及之，亦急起直追，從事採集研究。作者今以國立北平研究院動物學研究所近數年來在雲南所採集之蛇類標本並參以前人關於雲南蛇類研究之文獻，對於雲南蛇類作一分佈的檢討。

（二）蛇的形態和習性

蛇類屬於爬行類（Reptilia），有鱗目（Squamata）蛇亞目（Ophidia）。蛇的全體作圓筒形，無四肢，惟少數種類尚存有後肢的痕跡；體分頭，軀幹及尾三部，軀幹部與尾部交界的腹側，有橫列的排泄孔，因其鱗片之排列前後各異，故縱無後肢，而尾部與軀幹部的區別甚明顯。皮膚表面被角質鱗，鱗片均作覆瓦狀，每因其部位的不同而稍異其大小，形狀及排列；普通依頭部，軀幹背部，軀幹腹部，尾部等而異。頭部的背面一般爲比較大形排列甚整齊的鱗片，名頭楯片（Gephalo-Plate），但亦有頭部被細小不規則之鱗片者，例如盲蛇科（Typhlopidae），王蛇科（Boidae）及蝮蛇科（Crotalidae）等。體軀背部鱗片名背片（Costale plate），鱗片之形狀有六角形，長方形，斜形，凸起形等等，因種類不同，而變異甚大。體軀腹部鱗片名腹片（Ventral plate），除少數種類如盲蛇科

(Typhlopidae)及海蛇科(Hydrophidae)等，外普通皆作一列長方形。尾部腹面鱗片名尾下片(Sub-Caudal Plate)，因種類不同有一列或二列者。一切蛇類的鱗片及皮膚，均有週期的脫落，名曰蛇蛻。而鱗片上隨種類不同，具各種色彩及斑紋，尤其毒蛇色彩和斑紋特別鮮明顯著。

蛇類小者不滿一尺，而最大者長可達二丈餘；概以動物為食餌。大形者，其食物亦取大形動物，多以體捲繞使死，然後吞食；小形者以蛙及蟲類為食；毒蛇以毒牙咬斃動物而食之；蛇類有能將尚生活之動物嚥下，蛇類中亦有吞食同類者。

蛇類能吞嚥大形動物，即直徑較自身大數倍的食餌，亦能吞食，為人所習知。例如民間盛行傳說之奇事，南美洲某處產蛇類之區，有一農家飼一牛於圈中，圈閉以柵門，一夜蛇於柵門隙入，將圈內牛吞食，食後因體直徑驟加大，不能再由柵門隙外出，隨困於圈內；翌晨農夫發見一巨蛇在牛圈內，蛇體一部甚龐大，而圈內之牛不見，農夫乃聚多人將該蛇擊斃，剖腹觀之，該牛在焉。此事真相如何，姑不細考。但蛇能吞食大形動物的原因，是由於蛇類頭骨一部分的特別結構，若詳細敍述蛇類頭骨的構造，即容易明白蛇的圍於口部諸骨片連接弛緩疏鬆，且無胸骨，下顎骨的前端，用韌帶相連，左右下顎能自由運動；口蓋骨(Palatine)不直接與鋤骨(Vomer)及頭顱相連，其後端連翼狀骨(Pterygoid)，翼狀骨中央部依橫骨(Transversum)與上顎骨相連，後端連方骨(Quadrate)，方骨可動的連於鱗狀骨(Squamosal)而鱗狀骨亦可動的連於後頭部；諸骨片連接，以橫骨為支軸能依一組槓桿作用，而張大其口。同時上下顎外緣，口蓋骨及翼狀骨上，生有尖銳之齒，在張口時豎起尖端向後。當蛇捕獲食餌時，若係大形者，先以體捲壓斃之，使較作細長吞食，當下嚥時，下顎交互運動，藉鉤狀之齒，逐漸送向咽頭。此時為便利呼吸計，喉頭作管狀前伸，從下顎前端韌帶部突出口外，因之在吞嚥時，呼吸不受影響。所以蛇能吞入比自體較更大的動物，為其具有特殊之構造使然。

蛇的體形為長筒狀，其脊柱含脊椎骨甚多，有達四百個以上者，普通分軀幹椎(Trunk Vertebrae)及尾椎(Caudal Vertebrae)二部；脊椎背腹活動方向不顯著，但左右方向屈折自由，蛇在睡眠時，體常盤曲作螺旋狀，乃吾人所常見者。蛇類無胸骨，其肋骨的腹端均依韌帶與腹側鱗相連繫，各肋骨能前後自由運動，因此使腹鱗亦隨之運動，蛇的前進動作即由於脊椎的左右波狀運動及腹鱗的前後運動而起。

蛇類分布甚廣，世界各地均有其種類，多數產於熱帶，尤以毒蛇為然；產於溫帶及寒帶者，到冬季要冬眠。蛇類分地下生活，水生及陸生三種，地下生活者例如盲蛇(Typhelope)；純水生活者例如川蛇(Enhydris)及海蛇(Hydrophis)；蛇類大半為陸棲者，又

管分為由蔡洞穴生活者例如(Cylindrophis)，草叢中生活者例如 Eryx，樹上盤繞生活者例如 Boa 等等。

蛇有卵生或胎生，蛇類卵的構造，與鳥類之卵相同，富卵黃，卵在輸卵管內受精，受精後在輸卵管中被以卵白及白色卵殼，然後產出，蛇一尾可產卵數枚至十餘枚。無毒蛇類，卵產出後，概埋藏在沙中或草叢中，藉氣溫使其孵化，蛇多以體圍繞之，藉以保護，水中生活之蛇類，產卵時亦必在陸上行之。毒蛇類大半為胎生，胚在輸卵管中發育，產出時已具蛇形。

(三)毒蛇與無毒蛇的區別

一般人對於蛇都懷着畏懼的心理，以為蛇有害於人，論之有千萬的危險，故凡遇着蛇時，胆大者即以物擊斃之，胆小者相率遠避，力免接觸；固然被毒蛇咬着，多中毒死亡，然在我國內平常所見的蛇，毒蛇佔極少數，大部分的蛇都是無毒的，對於人生無害，反之於鼠類的驅逐上，可謂有益。就毒蛇言，毒性亦有強弱之分，毒性強烈者，人畜被咬，大都致死，毒性微弱者，即被咬亦不致死亡。在普通無毒蛇，齒生於上下顎外緣曰蓋骨及翼狀骨之上，均為實心同形齒，多換性，被損毀時，能發生新齒補充。毒蛇則除有同形齒之外，在上顎骨的前側，有一對毒牙(Poison Fang)，比其他的齒長大，因橫骨與翼狀骨的連絡關係，毒牙在閉口時橫倒，開口時直竪，毒牙一側凹陷成溝，或牙中空成一管狀，溝管的一端開口於牙前端附近，另一端開口於牙的基部附近；毒腺(Poison gland)乃毒牙基部的附近的大毒腺，是由耳下腺(Parotid gland)變化而成的，由此腺發出的輸送管，開口於毒牙基部的管溝中；當毒蛇咬動物食餌或其他外敵時，由顎肌的作用壓迫毒腺，毒液傳入此管溝內，而自先端送入傷口。毒牙亦係多換性，故損毀時能再補之，例如蝮蛇(Trimeresurus Jerdonii)在咬着他動物時，此毒牙往往脫落而留傷口內。毒蛇在一度放出毒液後，再貯滿此毒液，需時約半月之久。

毒蛇與無毒蛇比較表

毒蛇特點	無毒蛇特點
1. 頭較大呈三角形	1. 頭較小呈橢圓形
2. 上顎有毒牙	2. 上顎無毒牙
3. 體較粗	3. 體較長
4. 尾短，尾自排泄孔後驟變細	4. 尾長，尾自排泄孔後漸變細
5. 眼瞳孔作披裂形	5. 眼瞳孔作圓形
6. 兩眼間之鱗大小皆有	6. 兩眼間只有大鱗片
7. 肛門片一	7. 肛門片二
8. 多為胎生	8. 多為卵生

毒蛇的毒液爲淡黃色或乳白色，呈弱酸性，味苦或無味，內含有百分之三十的固體，含有一種毒素：(一) Colubrine Poison)：傷害神經系統，使之受毒；如大腦中毒則失去知覺，延髓中毒則呼吸停止，脊髓中毒則不能動作。(二) Viperine Poison：傷害血管，如血管中毒，則血管破裂。昔時對毒蛇的治療無特效的方法，近年發明血清療法後，爲被毒蛇咬者得了救星。

(四) 雲南蛇的種類和分佈

雲南山嶺重疊，奔流峽谷，地勢險要，這些大山巨川，人煙稀少之區，也正是蛇類出沒的地帶；同時因地勢高低之關係，而氣候相差甚鉅，故雲南的蛇類亦稱複雜。現在全世界已發表的蛇約有一千八百餘種，分布於溫熱寒三帶，已知產於我國者有一百三十餘種；而雲南全省的蛇類共計五十種，分隸於二十六屬，七科，居全國產蛇省分的第三位，——福建省蛇類約有六十餘種，廣東省約有五十餘種——茲分別敘述如下：

雲南產蛇類科的檢索表

一 上顎無齒，體之背腹兩面皆被同型圓鱗片，……盲蛇科

二 上下顎皆具齒，

A. 上顎骨水平排列，設有毒牙存在時比較短小。

甲. 具有頤溝。

a. 上顎具稀少之齒，概無毒牙。

1. 腹部兩側近肛門處有後肢遺跡，頭頂部被細小不規則鱗片。……王蛇科

2. 無後肢遺跡，頭頂部被大形規則鱗片。

(i) 額顳片與一單數大形後頭片相接觸。……蚺蛇科

(ii) 額顳片與一對大形顱頂片相接觸。……蛇科

b. 上顎最前方常生有溝狀毒牙。……眼鏡蛇科

乙. 無頤溝，全體鱗片十五行。……脊高蛇科

B. 上顎骨短小，於頂端豎立，生有管狀毒牙。……蝮蛇科

第一科 盲蛇科 TYPHLOPIDAE

本科產於熱帶或亞熱帶，爲營地下生活的小形蛇，眼退化隱藏於鱗片下，視力全無，背腹均被圓鱗，頭小尾短。

第一屬 盲蛇屬 TYPHLOPS

1. 盲蛇 Typhlops braminus (Daudin) 產地：滇越交界。

第二科 王蛇科 BOIDAE

本科體多大形，概無毒牙，在體後端肛門左右有後肢遺跡，外面可見似爪狀痕，體側鱗片小形，腹側鱗寬闊，軀幹腹片一列，尾下片一列或二列。

第一屬 錦蛇屬 PYTHON

2. 錦蛇Python Molurus bivittatus Schlegel. 產地：元江

第三科　蚺蛇科　XENOPELTIDAE

頭骨啣接緊湊，翼狀突與方骨接連，前額頂骨與鼻骨啣接，上下顎及前[illegible]骨均有牙齒，尾短。

第三屬　XENOPELTIS

3. Xenopeltis uniclor Reinwardt 產地：滇緬邊界。

第四科　蛇科　COLUBRIDAE

本科包括現存蛇類的大部，分布最廣，有陸生，水生及樊緣等，前額頂骨不與鼻骨啣接，無特具的毒牙，多係無毒蛇類，祇有少數種類有微毒，分為二組：

第一組　實齒蛇類　AGLYPHA

本組概為無毒蛇，牙齒無溝及管。

第四屬　黑頭蛇屬　SIBYNOPHIS

4. 黑頸蛇 Sibynophis collaris (Gray) 產地：千崖鎮雄

5. 黑頭蛇 sibynophis grahami(Boulenger) 產地：昆明武定

第五屬　遊蛇屬　NATRIX

6. Natrix bitaeniata wall產地：野人山盞達盤西

7. Natrix johannis (Boulenger) 產地：昆明武定

8. Natrix nuchalis (Boulenger) 產地：曲靖昆明武定東川騰衝大理雪山麗江永寧永勝與麗江之間。

9. 麻蛇 Natrix octolineata(Boulenger) 產地：玉溪曲靖昆明東川麗江騰衝

10 淺灰背蛇 Natrix piscator(Schneider) 產地：元江南丁河

11 半紋蛇 Natrix annularis percarinata (Boulenger) 產地大理鎮雄

12 Natrix himalayanus(Gunth er) 產地：雲南高原

13 Natrix stolata (Linnaeus)產地：猛戛

14 Natrix subminiata(Schlegel) 產地：昆明武定保山騰衝盞達南甸

第六屬　斜鱗蛇屬　PSEUDOXENODON

15 Pseudoxenodon macropserops(Blyth)產地：騰衝永勝永寧麗江之間。

16 Pseudoxenodon macrops macrops (Blyth) 產地：昆明西滇

17 Pseudoxenodon macrops sinensis Boulenger 產地：昆明東川新街

第七屬　HETICOPS

18 Helicops yunnanensis (Anderson) 產地：隴川千崖

盞達

第八屬　僞腹蛇屬　MACROPISTHODON

19 Nacropisthodon rudis Boulenger 產地：昆明東川蒼山永寧永北與麗江之間。

第九屬　RHABDOPS

20 Rhabdops bicolor(Blyth)　產地：野人山盞達峽地

第十屬　TRIRHINOPHOLIS

21 Trirhinopholis nuchalis Boulenger 產地：滇緬邊界。

第十一屬　高千穗屬　ACHALINUS

22 Achalinus spinalis Peters 產地：鎮康

第十二屬　LYCODON

23 Tycodon aulicus aulicus(Linnaeus) 產地：滇緬邊界。

24 Lycodon laoensis (Günther) 產地：雲南高原

25 Lycodon fasciatus (Anderston) 產地：大理蒙化龍陵昆明東川

第十三屬　斑蛇屬　DINODON

赤練蛇 Dinodon rufozonatum(Cantor) 產地：大理永寧永北麗江之間。

第十四屬　過山刀屬　ZAOCYS

27 黃風蛇 Zaocys nigromarginatus(Blyth)　產地：騰衝

昆明

第十五屬　灰蛇屬　PTYAS

28 灰蛇 ptyas korros(Schlegel)產地：元江盞達千崖

29 ptyas mucosus(Linnaeus)　產地：雲南高原

第十六屬　黃頷蛇屬　ELAPHE

30 臭蛇 Elaphe carinata (Günther)　產地：東川昆明大理騰衝

31 稱桿蛇 Elaphe porphyracea porphyracea(Cantor) 產地：昆明東川曲靖騰衝千崖永平永北及麗江之間。

32 草花蛇 Elaphe prasina(Blyth)　產地：蒲縹易門武定

33 Elaphe radiata(Schlegel)　產地：元江

34 蝙蛇 Elaphe mandarina(Cantor)　產地：雲南高原

35 黃長虫 Elaphe taeniurus Cope 產地：昆明騰衝蒙自建水

第十七屬　DENDROPHIS

36 Dendrophis boiga boiga(Lacèpede)　產地：龍陵

第十八屬　青蛇屬　LIOPELTIS

37 Liopeltis major major(Günther) 產地：河口

第十九屬　長吻蛇屬　HOLARCHUS

38 Holarchus Chinensis(Günther) 產地：昆[illegible]

第二組　後溝牙蛇類　OPISTHOGLYPHA

本組後部上顎齒有一二對凹陷爲溝狀，本類雖稍有毒性，其毒性至弱，對於人類無劇害。

第二十屬　AHAETULLA

39 Ahaetulla prasina(Boie)　產地：河口　野人山

第廿一屬　火頭蛇屬　PSAMMODYNASTES

40 Psammodynastes pulverulentus(Boie)　產地：武定

第五科　眼鏡蛇科　ELAPIDAE

本科爲有毒蛇，上顎前部具有溝狀毒牙一對，故隸屬前溝牙蛇類(Proteroylya)毒性劇烈，人畜被咬多致死亡。

第廿二屬　金甲帶屬　BUNGARUS

41 金甲帶 Bungarus fasciatus(Schneider)　產地：永平　河口

42 Bungarus multienctus wanghaotingi Pope　產地：元江

第廿三屬　眼鏡蛇屬　NAJA

43 Naja naja sputatrix Boie　產地：雲南西南部

第六科　脊高蛇科　AMBLYCEPHALIDAE

頭骨稍可活動，有外翼狀骨，翼狀骨短，方骨不與下顎骨相連接，上顎骨與口蓋骨平行，下顎無鳥喙突，上下顎生有固定齒。

第廿四屬　脊高蛇屬　AMBLYCEPHALUS

44 Amblycephalus niger Pope　產地：昆明

45 Amblycephalus Yunnanensis Vogt。產地：大理

第七科　蝮蛇科　CROTALIDAE

本科上顎骨前方，具有大形的管狀毒牙一對，故隸於管牙蛇類(Solenoglypha)，皆爲有名的毒蛇，頭部概作三角形，尾部短，瞳孔作披裂狀，多屬胎生。

第廿五屬　五步蛇屬　AGKISTRODON

46 五步蛇 Agkistrodon monticola Werner　產地：麗江西北諸山

47 花蛇 Agkistrodon strauchii popei Well。產地：雪山

第廿六屬　蝮蛇科　TRIMERESURUS

48 蝮蛇 Trimeresurus jerdonii Gunther　產地：永平永北之間，昆明東川

49 Trimeresurus monticola Gunther　產地：大理干崖

50 Trimeresurus stejnegeri Yunnanensis Schmidt。產地：大理祿勸昆明騰衝鳳儀龍陵

(四)　雲南蛇類三迤分佈撮要表

雲南產五十種蛇類，依迤東，迤西，迤南三區分布實況，列表如下：(＋示存在，X示雲南特產，※示毒蛇。)

蛇類名稱	滇東	滇西	滇南	雲南特產	有毒蛇	備考
1. 此處省排學名，僅列號碼可向上面查閱。			+			
2.			+			
3.		+				
4.		+		X		
5.	+			X		分佈區廣
6.		+		X		分佈區廣
7.	+					
8.	+	+				
9.	+	+				
10.			+			
11.		+				
12.		+	+	X		
13.		+				
14.	+	+				分佈區廣
15.		+		X		
16.	+	+				分佈區廣
17.	+					
18.		+		X		
19.	+	+				分佈區廣
20.		+		X		
21.		+		X		
22.	+					
23.		+				
24.			+	X		
25.	+	+				分佈區廣
26.		+				
27.	+	+				
28.		+	+			
29.			+			
30.	+	+				
31.	+	+				分佈區廣
32.	+	+				
33.			+			
34.			+			
35.	+	+	+			分佈區廣
36.		+		X		
37.			+	X		
38.	+					
39.		+	+		✲	
40.	+				✲	
41.		+	+		✲	
42.			+	X	✲	
43.		+	+		✲	
44.	+			X		
45.		+		X		
46.		+			✲	
47.		+			✲	
48.	+	+			✲	分佈區廣
49.		+			✲	
50.	+	+		X	✲	分佈區廣

（五）結論

全國蛇類的種類，結果研究已發表者約有一百三十餘種，而雲南產者有五十種，佔全國蛇類總數三分之一強，其中無毒蛇類計四十種，有毒蛇類十種，僅限雲南省特有者十五種，故雲南蛇類在全國種質上佔一重要地位，依蛇類在雲南分佈言，滇西種類繁多，而滇東滇南次之。在大山巨川，人烟稀少之區，蛇類出沒無常，定有尚未發現之種類，自不待言，今以圖書不全，標本不豐，暫作一初步的探討，俟後希望能得到較多之文獻及標本，再作進一步的研究。

（完）

大理石的尋求

曾昭掄

滇西名產，首推大理石。義大利當然是世界上出產大理石最有名的地方，其出品遍銷全球。可是和大理所產相比，義國優點，在於產量遠較豐富。至於從品質上說來，蒼山出品，殊不見弱。若干樣本，其美麗甚至超過歐洲產物。千百年來，大理出產的大理石，在國內久已揚名。用作建築材料以及美術裝飾品，乃是無上珍品。祇因過去交通不便，雲南以外，他省建築，少有使用此項材料者，清末海禁大開，洋貨湧入。在各通商口岸，義產大理石，以其代價較低，遂成我國華廈的一種構造材料，而國產大理石，反被一般人所遺忘。實則顧名思義，「大理石」一名，就影射此石在中國的出產地。我國對此名產，亟宜多加研究。抗戰以來，滇省首當國際交際之衝。滇緬路成，下關大理，一變而成交通便利之處。於是此項特產，又漸得國人注意。今日談遊大理者，如果對大理石出產的地方，未曾一探，頗嫌美中不足。所以此次在大理短短兩星期中，我們也曾特別抽閒，到礎石庫去拜訪過一次。

蒼山東坡地質，大部係由片麻岩所構成。若干部份，麻岩之上，存有大理石層。此項岩石，大約係自原來的石灰岩，於地質變化中，經過變形作用而成。因其位在麻岩上面，發現此石的地點，大都位近峯頂。蒼山十九峯中，至少有四五峯，產有大理石。不過各峯所產，品質不等，最好的一種，普通用以製「水磨石」者，主要地產在三陽峯。別處對於大理石，認爲稀貴，在大理則毫不足奇。據說最初發現此石的時候，不過以之建屋，用來作爲房屋的基礎，所以將其喚作「礎石」。現在此石用途，早已大形改變。次等產品誠然有時仍然用作屋基，大部份却已用作石屏，石盤等等裝飾品，以及墓碑，紀念碑，牌坊，與高貴建築的鑲飾。可是在本地，「礎石」一名，仍然保存。大理人祇知道「礎石」。提起「大理石」，本地老百姓，反而往往不知所指爲何。石既仍存舊名，出產大理石的地方，也就叫做「礎石庫」。

剛到大理的第二天，我們就去爬三陽峯，找礎石庫。同行一共十位。出大理城北門，順着去麗江的公路，往西北去，一路穿蒼山脚下塌田前行，五里到一座大村，名「五里橋」。由此折向正西，兩里

半到「雙元村。」大理城內，居民以漢人爲主體。四周村莊，則住的幾乎全是「民家，」此村亦非例外。一部村民，根本不會說漢話。因爲不甚識路，我們走進村子以後，第一件事，就是找人問路。第一個碰到的，是一位白髮老太婆。我們問，去三陽峯的路，往那裏走？他搖搖頭，連說Chadomo（民家話「不知道」或「不懂」的意思。）再前一點，看見一羣年輕的民家男子，聚在街頭撩天。他們是會說漢話的。我們央他們引路到三陽峯，全都不肯。十二點缺一刻方從大理動身，到此已過正午，時間是十二點半了。本來有點忽忙，天氣又有變壞的樣子。兼以這幾位素未以措礎石爲職業。一看這種情形，他們堅決地說，去礎石廠路程太遠，無論如何當天無法回來。試問出礎石究竟出在何處，遙指西面峯頂披雪處，說道，就在那些白森森的地方。民家人說漢話，大都有點生硬，而且帶有一種特殊的重音。這些特點，往往一生都改不過來。聽聽他們說話，覺得怪有趣的。

最初央求的一位民家人，無論何等代價，絕對不肯領我們去。他說，不但地方太遠，上去後無法當天趕回。而且天氣正在轉變，山上業已下雨下雪。在上面挖石頭的人，全都下來了。根據過去經驗，在這種情形下，往往一陣大雪下來，將路埋沒。如果不事先避下，迷路就有喪命的危險。人家都忙於趕下來，我們何苦送上去。這位朋友的說法，顯然帶着十足的好意。可是我們這一羣人，勇氣過人，無論如何，至少非嘗試一下不可。費了半天口舌，好容易有一位答應做嚮導了。可是附帶着有兩個條件。第一件因路途不熟，一個人不敢去，須有另外一位作伴，一同領路。第二件是每人報酬，要一百元國幣。這些條件，第二條我們嫌太苛，第一件又根本無法滿足。所以結果仍然祇好自己試行摸路上山，離開此村以前，要求村人指上山的路給我們看。這事他們倒欣然從命。引我們到村口後，遙指山腰兩顆大樹，說是路要經過那裏。

從大理出發的時候，天氣並不算壞，祇是太陽業已藏在雲中。往五里橋途中，強烈的山風，從西面刮來，吹得幾乎立脚不住。過五里橋向雙元村前進，一路向正西朝着蒼山走，狂風對面吹來，弄到我們大有舉步維艱的感覺。不久風中帶有小雨，後來繼以冰雹。冰雹彷彿像無數小彈丸一般，重重地打在我們臉上，更行增加旅途的困苦。到雙元村，已感相當疲倦。聽了民家人那番勸我們回去的話，多少不免叫人灰心。可是最後決定，仍是試往上走一下再說。抱定「不到黃河心不死」的决心，我們幾乎以一種宗教式的信念，大胆去做人們認爲不可能的事。

出雙元村西口，業已一點差一刻。由該處徑向正西行，趨上點蒼山脚的緩坡。田地在村附近已完。前行所經，大部是地面滿露石頭（麻岩）的荒草地。一路繼續鬥着風走，沿途仍遇小雨，身上慢慢打濕了。兩里上到兩顆大樹所在的地方，離大理已十華里。動身

時候，未吃過午，到此在樹下一間石屋內，暫避風雨寒冷，并將隨身挾來的燒餅拿出充飢。

路息數分鐘以後，循路繼向前進。路勢初仍上趨，繼頗平坦。如此共行兩里，到達一條溪水的岸邊。陡行下坡，涉過此溪。溪水甚淺，但殊不大。溪床滿積各種大小的漂石及卵石。麻岩以外，並見少數大理石質的漂石。過到彼岸，路旁地上露出一塊大石頭，便是礎石。我們所要尋求的目標，似乎不大遠了。溪邊碰到幾位由山上揹礎石回來的民家男女，每人彎着腰，駝着背，拖着沉重的腳步，一步一步往下走。另外還有揹圓筒形手拍風箱的人，也在下山。由此看來，雙元村人所說的話，果真不錯。大雪將臨，在山上以挖石頭爲生的本地百姓，攜了全副工具，都已走上歸途。問他們採礎石的地方還有多遠，答稱再有十幾里，上面下雨下雪，今天已經去不到，如果勉強上去，當天一定回不來。我們心仍未死。商量以後，掏出表來看，一點半還差幾分鐘。大家決定，繼續上山。無論能到與否，走到三點半鐘，一定折回。

自溪彼岸前進，路向西陡上山坡。適纔小雨，此刻變成大雨，不久便把每個人，從外到裏，淋得滿身透濕。行三里多，爬到一處似近山頂的地方。一路爬上蒼山，沿途所見全是一片荒草皮，到此乃略見有雲南松。同行十人中有三位在此折回。剩下七個人，略事休息以後，繼續往上爬。不遠，松樹又完，所見又祇是棕色荒草。計行三里以後，路改緩平，循羊腸小道左繞山向北走，勢微下趨。此段路上，遇見一批下山的最後一批揹子，也勸我們不必冒險上去。據他們說，由此前去礎石廠，路程不下十里。

平坦繞山行，約兩里不足，走到一座山口，地上始見冰雪。踏雪行一里餘，涉過一道滿積石頭的溪溝。此處溪身甚陡，大約即係蒼山十八溪中一溪之上端。前行路續左繞山頂走，一部上趨，一部頗平。方向初仍向北。嗣改向西，溯另一溪溝而上。里餘又過一座山口，路向下趨。百米不足，即到路的盡頭。自雙元村上到此處，共約十五華里。路盡處即是出產上等大理石的溪溝。到此居然不過下午兩點半鐘，大出初料之外。我們意志堅定，始終不移，終於達到目標。這條溪溝裏，所有石頭，差不多全是大理石。大塊漂石，外面多作深色。剖開以後，却是雪白的，具有美麗花紋的礎石。沿着這條溪溝往上爬。約一刻鐘，達到將近了口的地方。上面一段，許多漂石，業已鑿開。開採痕跡，歷歷可見。石頭中間，大都積雪。到此不禁雙手掬雪嚼之。我們笑着說，這是天然的刨冰。

歸途天氣轉佳。下山一段以後，風息雨停。四點半鐘就回到雙元村。別人認爲危險與不可能的事。我們居然做到。這時候原來那幾位勸阻我們的民家人，也就笑呵呵向我們說：「你們上去又回來啦！」

（完）

憶芒市——邊地文化的素描

田汝康

不知道為了什麼緣故，我總忘不了芒市——這個煙瘴之鄉。幾年來，從荒涼的漠北到炎熱的嶺南，處處都有過我的足跡，但沒有一個地方能夠拴住我的記憶。不論多長時間的逗留，在印像中，總像一朵彩雲似的，當時儘管縹緲動人，倏忽間即隨風而逝，冰消瓦離，以後便毫無蹤影，我常自己反省也許自己心理上有些變態，否則感情何以會這樣的淡薄。後來還自作解釋，認為世事茫茫，隨處多作留戀，無異自尋煩惱，一心毫無牽繫也是一樁幸事，私下又頗引以自豪，不料近來證明實際上並不這樣，走極端的，最容易從這一極端跳到另一極端。我可以忘記了一切，却偏偏忘不了芒市，這好似修道者遇到魔障一樣，以前所有的苦行全在此刻受到了考驗。現在芒市的一切，不祇縈繞在我腦海中，甚而簡直變成一個不可湮沒的意像，一個比實際芒市更完美的輪廓，隨時隨地在記憶中呈現出來。

首先我所不能忘記的是芒市日常生活的情形。擺夷的生活並不像一般傳聞的那樣鬆弛，他們天天都有工作，而且工作得相當緊張，當晨雞初唱，曉色曈曨的時候，四圍竹籬中早已透出婦女們舂米的聲音，這是一天工作開始的信號，最初出門的是趕街子的，接着下田的駝柴的也相繼離寨，最末動身的要算牧牛隊，所以號角嘹亮的聲音常表示全寨煩囂行將結束。此後村寨中便難找到什麼人了，人全分散在山邊水涯田野間辛勤的工作。不過大家工作是有限度的，並不會像這樣的永久工作下去，所以晚飯後的時間他們又另有活動。年老的概聚集到佛寺中聽大和尚講講經書，青燈古佛傍邊，不祇整天的辛苦得以輕鬆一下，就連一生的勞碌到此也會得個寄託。中年人不上佛寺，便留在家裏。一壺菜花茶，幾管火草煙，三五成羣，圍爐閒坐，隨意的談話也照樣可以解除白日的疲勞。至於一般青年男女們，他們活動的空間則又限於室外，通道上可以聚衆打情罵俏，僻靜處則可以約情侶靜坐談心，夷方壩的夜好像全為青年男女們而預備似的。並且依照季節的不同，大家還可以利用拿魚、捕蟬、打黃鱔這些活動，田野間盡情歡樂的機會隨時都可以取得。生活中必須具有的要素，他們全都擁有，同時還配搭得相當的均勻。你想，像這樣的生活且不是人世間最理

想的生活嗎？

其次我不能輕易忘記的是那區域裏面，人的一生應該有些什麼樣的生活也是有條不紊的。芒市人的一生可以分做四個階段，其間包括着個人進入社會和退出社會的整個過程。換言之也就是普通對生命歷程所作幼年，青年，中年，老年的區分。在這四個階段當中，一切規定得相當的嚴整。各階段應盡些什麼義務，該享受些什麼權利，以至於穿着什麼樣的服飾，稱謂什麼樣的名號全有一定的限制。日常生活裏面，各階段的活動彼此不同，一切集合活動當中，各階段所担負的職務也一樣有別。在芒市做一個邊民，實在有加以慶幸的必要，因為在他一生期間，他決用不着再費心思為自己作什麼打算。在他出生以前，社會早已限定了他的活動，安排就他應該做些什麼事情。既然大家所走的道路祇有一條，所以對於這條道路根本就用不着有什麼懷疑；而全社會都走這樣的道路，所以進行上更無須乎有所顧慮。站在客觀的立場上講，這也是人生中最理想的一條道路。幼時家庭個別撫育兒童，繼由社會來加以訓練，使之能擔負社會的一切，使社會得以綿延，最後再退出社會，就後來的關係説，個人對社會所盡的義務，確已算完全做到。而在個人的利益方面看起來，幼時有家庭的養育，青年則在男女社交上盡量的享受一切，尋歡作樂，毫無顧慮，成家立業之後，卻另外還有一個逍遙幸福的來世安排就，現實的歡樂決不致因肉體的消滅而中斷，人生所需要的，其他恐怕再也沒有什麼了。

芒市現實的環境也使我忘記不了，因為這樣的環境是人類在夢寐中纔能看得到。你想，在每平方公里僅有十多個居民的條件下，一年的收穫儘可以具備兩年另九個月的食糧，而水旱蟲荒的饑饉祇有在傳聞中才會被發現。那在芒市塲中個人的溫飽問題，豈不是總屬庸人自擾。不願意辛苦勞動的，可以做點輕鬆的工作，好像每天到佛寺中掃一次地，大和尚也可以養活你一輩子。再不然，坐在家裏讓左鄰右舍親戚朋友來供養也是辦法；反正穀米多，祇要你覺得無所謂，小小的破費，大家也倒滿不在乎。在這兒是看不見乞丐的，因為舉手之間，到處都有飯吃，到處都可以獲得施捨，拋頭露面似乎大可不必，所以大家也不願意這樣做。這兒是沒有偷竊的。夜間睡覺要關鎖門戶從沒有人想到過。因為假若你去求施捨，別人總是有求必應，而且人家給你的，也許比你偷得的還要多些。我試問過一般人：若是在河流兩岸無人照管的水碾上，捉到一個偷米的小偷，大家預計應該如何加以處理。當時所得的答案可出乎我意料之外，大家異口同聲的説，應該到家裏額外再拿點東西給小偷，理由是這個人實在太可憐，家裏的穀米太少，恐怕對他並沒有多大幫助，何妨格外上再加上一些。芒市是用牛糞來作燃料的。檢拾牛糞是大家常看到的事體。但我從沒有看到有某人檢拾已經插有草桿的牛糞。因為插有草桿是表示別人

較你之前看到酒堆牛羹飯——還沒有拿器具來裝盛罷了。過去人類在理像中曾經創造過許多理想國，但是我們在這兒實際所看到的，豈不是較理想國還更加理想。

我最不能忘記的還有芒市的那種稀有的價值觀念，一種不願意在物質上求競爭的價值觀念。在芒市用以衡量物質價值的是施捨而不是獲得。收入多的，施捨應該更多，越是有錢，自己越發感覺自己的施捨不夠。因為別人不像自己富有，而在施捨上卻超過自己若干倍。由於有這種特殊價值的存在，所以在芒市擁有財富並不太可貴，財富更不足以凌人；反而財富愈多，對於所有者愈是一種負担，愈為所有者加上一種責任。對於貧窮的，大家是一種憐恤的看法；至對於富有而不施捨的，大家卻羣出之以譏誚，官由崇拜富有的情形是不會在芒市壩看到的。而且就在施捨上來說，由勞力換來的血汗錢與不勞而獲的財貨價值上也相差得很遠。據說在佛的眼光裏，後者遠不如前者的寶貴。了解這一種價值觀念以後，當看到許許多多特異的事物時，方不致大驚小怪，不然，為什麼土司的母親和家屬竟會出來替老百姓家整天的割穀子，這豈不是一種瘋狂的舉動，而多少貴族老太太竟在通衢上擺小攤出售零食，其動機究又作何解釋。

我永遠忘記不了的，另外還有些瑣碎的印象和些個人特殊的經歷。在那烟瘴鄉裏，我覺得社會是那樣的安靜和平，環境則又是那樣的陶醉迷人，甚而一般人的面貌也都特別的蕭穆雍容，村寨間聽不到爭吵的聲音，生活中難遇着不敬的舉體，似乎覺得這件事從未光臨過這個特殊區域。不過決不可誤會他們的生活衰退，因此會過於隨便，甚而會批評他們麻木不仁，實際上，他們感情的豐盛，心理的坦白，實令我們望塵莫及。弔喪真也許他們不會涕泣，這因於死者與生者間並未建立過什麼感情的聯繫所致，若是彼此間稍有感情的話，為了半年的普通別離，他們很可以抱頭痛哭上個鐘頭。

我走過這樣多的地方，卻從沒有備辦過什麼行李，攜帶過多少隨從，僅有的祇是土司署借給的一匹老馬和自有的一隻手提箱。在炎夏時光，冒暑遠行。中午，人困馬乏，祇要你開一聲口，常有人到幾里外代你燒水解渴。傍晚投宿，向來不曾被人拒絕過，路上碰到誰，誰便是主人。一入家門，立刻便待為上賓，成為闔家擁戴的中心，燒水弄飯，擺榻展被，極盡接待的慇懃。明晨離別的時候，人家還替你預備下人馬半日的食糧。開那木寨寨民前後十個月的接濟，最後闔寨竟集議為我建造一間住屋，撥給我一份稻穀，以便我長期居住，在一次病中看到素馨花的可愛，向房東小姐隨便要上一支，不料下午引動全寨少女集隊的折花相送，使我整個房間到處掛滿了一束幽香嫵媚的素馨花。這些細微的事件，在我心上劃下一條很深的痕跡，留下一個最深刻的印像，尤其是當我離開寨子

的時候，全寨老幼盡遠出相送，一雙雙充滿了濃厚感情的瞳子，至今尚依然在目。像這樣的情景，實使我不能輕易忘却。

不到芒市將近一年了。回憶離別的晚間，我曾在南天門山上，就看見整個壩子捲在燭天的火舌裏，熊熊的烈燄下，隱約有一陣涕泣聲音隨風送來。同車的都傷感不已，我自己更不禁為之淚下。不過，這個壩子中的生活雖已夠人羨慕了，祇是終結總還缺少着一種力量，一種保持幸福歡樂常在的力量，希望這場烈燄會給芒市一個鍛鍊的機會，希望今後芒市的生活會由此更臻於完滿。

窗外依嫋的柳條正在抽芽，此時那才寨佛寺邊的桃花想來又已明媚動人了，却不知大家寨民的心情怎樣。對於去年常在花下彷徨的那個遠方客人，一般人恐怕還不致於忘記罷！

不知道為了什麼緣故，我還忘記不了芒市——這個煙瘴之鄉。有些人說：芒市就是亡市，這話並不算為過份誇大，誰也不能加以反對。不然，為什麼緬滇公路上，每天成千成萬的旅行者，試問有多少人敢在這兒多逗留過一會，「下欄風，龍陵雨，芒市壩子遮放米，」是每一個仰光客所熟悉的。就是在四圍高山上的內地人，除去「窮走夷方餓奔廠」的亡命徒外，同樣也很少人敢仔細對這個壩子正視過幾眼，樹下有毒，草上有瘴，那兒還能夠容足。「要走夷方壩，先把老婆嫁，」很可以對亡市下一個最好的註釋。自然，讚美芒市的並不是沒有，不過讚美她是一回事，親近她又是另一回事，讚美她的卻未必敢親近她。就正如某位姣好的小姐染有痲瘋症一樣，這位小姐的豔姿雖可以傾國傾城，一般人仍舊是望而却步，甚而大家還相戒勿為她的美色所誘惑。芒市所遭遇的也正與此相像。不過我卻不願意對芒市作任何的辯護，因為根本我也就感覺不到她有什麼瑕疵，我像初戀着那樣的狂愛芒市，理智哪兒還能控制我？「情人眼裏出西施」，就且算做我萬不得已時所作的剖白。

我是東方人，我接受了東方文化幾千年來所留下的遺產，一種和平安靜的生活是我心目中所最羨慕的。但我過去始終就沒有享受過這樣的生活，整天的勞碌，僅僅使個人的生命得以維持，生活上永遠是空虛的，不祇空虛，有時還有些迷糊，自己不知道自己應該做些什麼。一閉眼便會想起大學時代，所做過的一個著名的動物心理實驗，使一個白老鼠瘋狂的情形，起初是紅燈下有食物，綠燈下有電的刺激；瞬刻間又是綠燈下有食物，紅燈下有電的刺激。如此驟轉改變的情形與我們現實生活中所碰到的恰恰相彷彿。我想逃避這樣的生活，所以遠投邊荒。兩年多的奔走，在一個內地人甚少履足的鄉寨中居住了將近十個月，無形中認識了邊區文化是什麼一回事。慢慢的我忘記了烟瘴的可怕，漠視了毒蛇猛獸的攻擊；再進一步，且失掉了一般內地人對於文化上所有的

自甘心。我不單感情上羨慕邊民的生活，理智上對於他們的文化而有無限的欽仰。在一本書的末了，我曾經寫過幾句話，認爲「我們[illegible]區，倘羅鑑中還留得一個人類智慧的創作，也許它可以給未來的人們再造世界時，作爲一個取法的藍本」——是我衷心所作的讚詞。

獵頭人祭

得標

卡瓦人性頗慓悍，多居深山中，每屆春耕，（農曆二三月間）必至鄰近村落潛殺一人，取其頭顱，用以舉行祭禮，藉祈豐年。大抵於所居村口，豎立挖有窟窿之木樁一，置頭其中，男女圍之，且歌且舞，歡餘而取頭出，互相擲弄作戲，俄紛紛取飯及肉塞入其口中，兼斟酒以啗，然後仍納入木樁之窟窿內，此時死人之口既滿塞飯肉，已大張欲裂，於是羣相嬉戲撫摩其頰，且笑慰之曰：「你這人還笑得連口都合不攏來，你的家人正在掛念着你呢！呀也難怪！你在這裏，我們待你多末好！飯有的吃，肉也有的吃，還愁什麼呢？你的家人要知道你在這裏過這麼好日子，也不會再掛念你了，你安心吧！」語畢復繼之歌舞，相與預慶豐年。此種「人祭」活劇，秋收時尚須一度重演，傳昔漢諸葛武侯渡瀘征蠻，惟卡瓦人最難馴服，變亂既平，武侯欲盡滅其種，以杜後患，乃給以有五穀之籽最豐，如欲豐收須殺人以祭，卡瓦人信之，遂成風尚。此爲當地民間傳說，亦可藉資作備考究爲伊誰，尚待諸考證也。

舉行祭禮時，人頭下例須置一布袋，參與祭禮者每人放入穀，俟袋滿方止，即持以贈與殺人取頭者作爲酬金。而此殺人勇士，從此遂被全村人士一致認爲富有冒險精神之好漢。亦爲五穀豐收之元勛。其人沾沾自喜，因以紅布一方纏諸頭際，藉示勇敢。卡瓦人之好勇特性，於此可見一斑。惜知識落後，惟知自相殘殺，此風之挽，尚有待於邊區教育之普及耳！

「人祭」之後，仍有繼以「牛祭」者，其法以粗繩繫牛於樹，村人羣集，各以標槍遙擲之，既中，乃各執刀爭割牛肉一臠，返家烹食，牛雖號叫跳動不顧也。有時因爭先下刀，往往中自己之手，已爲他人誤割斷者，其蠻野類如此。一說要以標槍遙擲牢繫之牛，待其遍體中槍而斃，乃解去繩索，[illegible]視所倒方向，以占年歲之豐歉。二說未知孰是。

旅訊

編者

★滇省南盤江工程早經勘測完竣，現在籌備開工。按全部工程經過霑益，陸良，曲靖，三縣。以陸良部份工程經過霑益，陸良，曲靖，辦理霑曲兩縣全部工程，計有活動閘九處，大橋兩座外，石方九萬方，活動閘與大橋均係灌溉工程之部，石方係防洪工程，因中部地勢過高，河床高於平地，每至秋間，易於氾濫，故防洪工作實所必需，此均治本之策，約三年可以全部完工。又農民對於治本工程甚覺迫不及待，因南盤江地低，三處所有園田均於其中掘池蓄水，水漲之時，水不能容，現擬將所有園田中水池儘量設法導出田注入江中，此次疏濬工程比較簡單，亦以開始測量，以便着手疏導，而利民田。

★交通部川陝線驛運處處開人體力車運價，業經商定公佈，今開始實施，私營車馱亦須遵守，日用品及必需品之運價，一律以三等貨收費，一車貨兩方均由該處管理所籌配運，不得私自搭運，貨物之配運，依照暫發水陸載貨通則之規定，抗戰物資佔百分之六十五，生活必需品百分之二十一，生活日用品百分之十，非生活日用品百分之一。

★中印公路已就原定路線，繼續開工與築，前曾一度發生之困難問題已成過去。

★四川公路局客車票價，近經川省務會議決議，所屬各線公路客車票，自二月一日起每公里由一元增為一元五角，渝蓉客車票價改訂為六百七十五元。

★黔省建設廳長葉紀元赴西路各縣視察征實征購及築路情形，返省據談各縣征實征購成績良佳，視察時所經鎮寧兩縣征實已達九成，鎮寧兩縣征購達八成，築路方面三區縣道已築竣千餘公里，與主席「縣必有通省公路」之目的，該區業已完成。

★交通部，公路總局定於三月一日在渝成立。其組織為設總務、財務、工務、機料、運務、材料、等六處，及醫務、稽核兩室，今後該局為劃一管理起見，擬在全國公路線，分別設立公路管理局，而於所築新路工程時，設立工程局云。

★交通部戰後電信建設計劃，已經初步擬訂就緒。該計劃係以人口四萬五千萬計算，預計每人有電話一具，每百人有廣播收音

四七一二四五

機四具，分四期完成，以二十年達到全部目的。

★運輸統制局以公路橋樑建築有年，除永久式外，其餘半永久式及臨時式橋樑木料，難免腐朽，而近來各公路行駛汽車，以油料缺乏之，交通不便，常有逾量載貨情事。該局爲避免行車危險，爰對取締汽車逾限載重辦法，通飭全國各公路檢查所站切實取締，茲誌於下：

一、車輛載重應嚴格限制，貨車絕對不得超過檢定貨車載重噸位辦法第十條之規定，客車載重人數，不得超過行車執照上所塡列之座位。

二、凡橋樑載重量照原設計減低甚多者，應由主管工程機關於橋之兩端樹立顯著之載重及速率限制標誌。

三、通令各路運輸局及交通管理機關，飭司機切實遵守下列各點：

（甲）凡客車經過設有「旅客下車」或「空車過橋」標誌之橋樑時，必須請旅客下車空車過橋，如旅客拒絕下車，司機應卽停止前進，並設法報告交通管理機關核辦。

（乙）貨車經過設有載重限制標誌之橋樑，倘該車連貨物之總重量超過限制時，應將逾重貨物卸下，並減低速率過橋，倘遇設有「空車過橋」標誌之橋樑，則應將全車貨物卸下方得過橋。

★滇省公路管理局組織章程，前經省府報請行政院，請鑒核備案，省府已奉院令，准予備案，並轉呈國民政府，省府奉令後，已轉令公路總局卽日改組，發給關防具報云。

★交通部設立造船處，以夏彥伯爲處長，張喬嗇副之。該處爲原有之西江川江兩造船處合併，充實其設備而成者，此舉在適應後方水運日益頻繁之需要。

★湘省公路局本年計劃發展西南各省交通，擬開闢川湘通車，由湘省車輛行駛川省磐山至綦江，並開駛沅衡直達通車，加班行駛湘贛客運，改善充實各站設備，以溝通西南各省聯絡。

★南平曲江間通車票價原爲九百元，茲據江西公路處通告，自一月二十一日起，南曲直達通車客票改爲一千二百元。

★西蘭公路近以車輛調度困難，由西安至平涼班車暫停行駛，其蘭州班車仍每日照常行駛，旅客至平涼後，須俟蘭州班車有空位始予購票。

★民生實業公司各航線輪船客票票價，業經呈准交通部長江區航政局從新修訂，於本年一月十五日起實行，茲將重慶至各埠間統艙票價列後：

重慶至萬縣	下駛二〇〇元	上駛三九〇元
巴東	三四〇元	五六〇元

滬賠	一〇五元	二二〇元
官價	一七〇元	三〇五元

★中國運輸公司自一月二十日起重行改訂渝筑、筑昆及筑柳、筑桃、綦茶各線客運每人每公里票價為一元二角，茲將各線起訖站間票價核算於左：

筑渝綫	四八八公里	五八五元六角
筑金綫	四四一公里	五二九元二角
筑曲綫	五〇二公里	六〇二元四角
筑桃綫	六二八公里	七五三元六角
綦茶綫	七〇九公里	八五〇元八角

★河南公路局鑒於豫省災情慘重，為救濟災民起見，爰於發售界首至漯河段之公路客票票價內，附加徵收賑捐每公里一角，期以本年六月底止。

★江西公路處通告客運價率，自本年元旦日起，汽油及酒精車價，每公里收費一元二角。木炭車每公里為一元，行李仍以每五公斤為單位，每公里收價一角五分。

★重慶至北碚客票價率原係每公里八角，茲經一月一日起增改為一元二角。計渝碚間八十公里票價為九十六元正。

★前者滇西戰工幹訓團聘請潘光旦、燕樹棠、羅莘田、張印堂、蔡維藩、陶雲逵、費孝通、曾昭掄、孫文淵、孫福熙十數教授往大理講學，已於二月中回昆。本刊將出版紀念冊，記載旅中見聞。

★西北公路局自二月一日起，客票價增改為每公里八角，行李每公斤每公里運費七角，計自西安至蘭州共七一九公里，客票價為五七五元二角。

西蘭公路
里程票價表

公里	站名	票價	
由	長安		
30	咸陽	24	00
64	醴泉	51	20
79	乾縣	63	20
102	監軍鎮	81	60
155	邠縣	124	00
192	長武	153	60
206	窰店	164	80
243	涇川	194	40
278	白水	222	40
308	平涼	246	40
388	隆德	310	40
427	靜寧	341	60
455	界石舖	364	00
508	沙家灣	406	40
538	華家嶺	430	40
577	紅土窰	461	60
603	定西	482	40
657	甘草店	525	60
179	蘭州	[illegible]	20

四七—三四七